



READERS

# 读者®

■ 盖碗茶

■ 美丽的谎言

■ 寒门如何出贵子

■ 生日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 2016·13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18期 七月上

## 美丽富饶——俄罗斯风景油画



白嘴鸟飞来了 [俄] 萨符拉索夫 1871年



春汛 [俄] 列维坦 1897年



深渊 [俄] 列维坦 1892年

风景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绘画体裁，在俄罗斯绘画艺术中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美丽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俄罗斯风景画家，他们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充满情意地表现大自然。通过对大自然的描绘抒发画家的内心激情和思想，正是俄罗斯风景画最可贵之处。

(封面图由视觉中国提供)

## 绕一条比较远的路

◎徐国能

前些日子看了一部极有趣的电影《喜马拉雅》，影片中有发人深省之语。一位喇嘛对他的弟子说：“当你眼前有两条路时，要选择困难的那一条。”这话表面上违背人性与常理，但深思后则觉得其中真有另外一番智慧。

我曾听过一场有关经济学原理的演讲，演讲者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他很有信心地表示：“世界上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譬如，我们每天出门回家，几乎都走同一条路，那就是因为，人们都在避免因为另一条路的陌生所带来的风险，以及要去探索一条新路径所要付出的时间与精神成本。”我听了深以为然。

不过，话虽如此，有时我还是喜欢绕一条平常不走且距离比较远的路。

避开了熟悉的红绿灯，避开了必然经过的那几家小店，一条比较远的路引领着我浏览另一种风景。说是风景，其

实在都市，街巷的样子都大同小异。不过绕一条远路，就能换一种心情，就是刻意让自己去承担经济学家最担心的“风险”，就是很奢侈地浪费经济学家十分在意的“成本”。

于是，我便像一个大富翁般享受着人间的浮华，不计较能否盈利。有了这样的心情，土土的楼房好像活泼了一些，水泥墙也有了一些风情，如果能在这条路上遇见一棵上了年纪的榕树，或是听见某户人家传出悠扬的琴声，那就算收获一笔意外之财了。

去选择一条最困难的道路，这或许需要一些宗教的情怀与勇气，然而能在平凡的日子经常悠闲地绕一条比较远的路回家，那不啻是一种福缘，更需要看透人世的深智广慧。

（黄玉摘自《老年生活报》2016年4月15日）



春日 [俄] 萨符拉索夫 1873年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高翔飞

编辑 李秀娟 韩维善

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颀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煜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13期

文苑

- 【卷首语】 1 / 绕一条比较远的路 徐国能
- 【文苑】 4 / 盖碗茶 肖复兴  
7 / 橙子 陈禹峯  
8 / 绣眼与芙蓉 赵丽宏  
12 / 过河 周 涛  
14 / 胡马依北风 席慕蓉  
30 / 我们的裁缝店 李 娟  
44 / 象牙色毛衣 裘山山  
49 / 一个木头书包 龙应台  
49 / 无题 林徽因  
51 / 拥有你以前 费尔南多·佩索阿  
64 / 胖子和瘦子 契诃夫

- 【书林一叶】 68 / 生日 伊森·坎宁

人物

- 【人物】 58 / 清官之死 押沙龙

社会

- 【杂谈随感】 10 / 木盆盛满漂流声 汪 涵  
16 / 惦念一张画 张天行  
21 / 二一之徒 濮存昕  
26 / 晚睡者的生活态度 李松蔚  
33 / 别活得像个冰箱 吴淡如  
34 / 一棵树一样的大白菜 叶兆言  
42 / 布鲁克林没有膨胀 周 濂

- 【话 题】 40 / 寒门如何出贵子 首席米虫

- 【社会之窗】 24 / 网络社交逆行者 杜梦楠 王 潇

人生

- 【人世间】 18 / 美丽的谎言 谢 樱

- 【人生之旅】 9 / 拿什么拯救自己 莫小米

- 【两代之间】 66 /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汤一介

- 【婚姻家庭】 28 / 相爱一千个春天 潘彩霞

生活

- 【生活之友】 54 / 奥特莱斯的秘密 王晓丹

- 【心理人生】 35 / 处世之道 刘 墉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 (总第618期) 七月(上)

### 生活

- 【经营之道】 56 / 餐馆如何让你花得更多 江 意
- 【乐 活】 32 / 父亲的手艺 朱天衣
- 37 / 抠门是一种理想主义 闫 红
- 50 / 懒人改变世界 孔令龙

### 文明

- 【知 识】 11 / AlphaGo是怎么学会下围棋的 安德鲁·麦卡菲
- 36 / 棘轮效应与荷兰病 岑 嵘
- 52 / 知名商标的来历和含义 佚 名
- 【在 海 外】 46 / 静静的绞刑架 陈丹燕
- 【史海拾贝】 13 / 可怜的皇帝 黄永武

### 悦 读

- 【言 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 像】 22 / 盗梦空间 罗伯特·刚索维斯
- 62 / 书雕

### 点 滴

- 【意 林】 61 / 真正的宽恕 保罗·科埃略
- 61 / 月亮与荣耀 黄小平
- 61 / 看脚下 林清玄
- 61 / 谁骗谁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
- 【点 滴】 7 / 都是临时工 且 庵
- 15 / 老境 凸 凹
- 16 / 鞋匠的祈祷 安东尼·德·梅勒
- 20 / 时光 亦 舒
- 27 / 留白 问 远
- 31 / 月光追过来 刘亮程
- 43 / 时间交易 冯 仑
- 45 / 余数 朱学勤
- 65 / 信仰自白 爱因斯坦

### 互 动

- 【互 动】 72 / 互动

### 艺 术

- 【封 面】 景色四时佳(摄影作品)

###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mailto: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mailto: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购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 盖碗茶

◎肖复兴



老袁头是位小学美术老师，我应该称他袁老师才是，不知为什么，我们大院街坊们都管他叫老袁头。可能是他的妻子平常老是老袁头、老袁头叫他的缘故吧。不管谁叫他，他都鸡啄米似的点头，微笑着，答应着，人显得很和气，街坊四邻都愿意和他家来往。

老袁头有两个孩子，弟弟胖，像他；个头矮，像他妻子。姐姐瘦削，像妻子；个头高，又像他。“这一家人长得有意思！”街坊们这样说，话里面不带有任何贬义，只是觉得有点儿好玩。

我第一次去老袁头的家，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和他的儿子小水已经混得很熟。小水邀请我到他家玩，说他家有成套的小人书《水浒传》和《西游记》。那一阵子，我特别想看《西游记》的小人书，一听说他家有，就迫不及待地跟着小水去了他家。

他家外屋比里屋大好多，小水和他姐一人一张的单人床靠屋的两侧，紧贴在墙边，屋子中间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写意的墨荷图挂轴。不用问，肯定是他爸爸画的。老袁头教我们图画课的时候，曾经教过我们画这种墨荷，说是不着颜色，只用墨色，就能将荷花的千姿百态画出来，这是只有中国水墨画才有的本事。

那天，我和小水挤在他家床头看《西游记》里的《盘丝洞》，老袁头回家来了，看我们两人正在专心看书，冲我们点头笑笑，脱下外衣，一屁股

坐在他家的八仙桌旁，就没再搭理我们。听我们大院的街坊们讲，老袁头这两个孩子，他更喜欢姐姐，因为姐姐爱读书，学习成绩好。他嫌小水太贪玩，一进门看见小水和我在一起看小人书，而不是看课本，心里肯定不高兴，不过是看我在旁边，不好批评小水罢了。

只见小水他妈立刻从里屋出来，端出一杯茶，放到老袁头身边。我瞟了一眼，和我爸喝茶用的玻璃杯不一样，和大院里有的街坊用的大搪瓷茶缸

子更是完全不同，老袁头喝茶用的是那种盖碗，牙白细瓷，碗身和碗盖上都印有一朵小小的墨荷。我心想，这个老袁头，跟墨荷还真干上了。

老袁头一辈子除了画两笔画，没有别的爱好，只是喝茶得用盖碗，这是以后我们大院里街坊们都知道的。尽管茶叶可以不讲究，但沏茶必得用盖碗，而且必得是他的这个印有墨荷的盖碗，好像这盖碗能让茶变香。我去他家次数多了，每次见他喝茶都用这个盖碗，曾经问过小水为什么袁老师偏



爱盖碗茶，小水摇摇头，说他也知道。那时候，我和小水年龄还小。

小水的姐姐比他大两岁，叫小溪，我很少见到她。即便回家，小溪也是整天待在屋子里读书，谁都不理，一副高傲的小公主的样子。

读高二的那年暑假，我和小水经常一起到陶然亭的露天游泳池去游泳。那里的泳池很正规，池子里面和外面都是瓷砖砌的，非常光滑，关键是那里还有可以跳水的跳台，那种10米高的跳台，挺立在蓝天白云下，充满诱惑。那时候，我刚刚看完电影《女跳水队员》，对能够爬到那么高的跳台上跳一回水，充满期待。

只是，跳台在深水池那边，我和小水都没有深水合格证。那个暑假里，我和小水去陶然亭游泳池好几次了，都没有得到溜进深水池的机会。这一次，看门查验深水合格证的那个工作人员，不知因什么事突然离开了，我和小水赶紧泥鳅一样钻到了那边。

说心里话，爬上了10米高的跳台，我心里还真有点怕，望着下面泳池里的水，水波涟涟，好像连跳台都跟着在不住地晃动，腿禁不住哆嗦起来。一想好不容易爬上来了，我闭着眼睛，纵身一跃，什么感觉都没有，只听见“扑通”一声，身子已经进入了水底。等我刚刚过了一把高台“跳冰棍”的瘾，爬上水池，一身的水珠还没有抖落干净，就看见一双大白腿在我的眼前晃。真的，这一辈子我再也没有见过

这么洁白如玉又这么修长的大腿。

我和小水从水池边站了起来，确切地说，我是顺着这双修长的腿，像猴爬杆一样，逐渐站起来的。我看见的是一个被泳衣勾勒出漂亮线条的姑娘，漂亮得让我不敢再看她，却又忍不住瞟了一眼，只听见小水怯生生地叫了声“姐”！

那一次，小水的姐姐小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她那双漂亮的长腿，还因为她那声嘶力竭的声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她厉声把我们两人训斥了一顿，她的声音非常大，语速飞快，话又密集，雨打芭蕉一般，把我们两人骂得狗血淋头。泳池内外的好多人都把头伸向我们这里，大概都非常奇怪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怎么这么粗葫芦大嗓门儿不顾一切地骂人？

我们俩像是犯错的小狗一样，老老实实跟在她的身后回家。有意思的是，“记吃不记打”，很久很久以后，我似乎忘记那天小溪雨打芭蕉骂我们的样子了，她留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穿着泳衣笔直站立在泳池边，露出那两条大长腿，洁白如玉，亭亭玉立。

第二年的夏天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一年，我们大院里发生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而且触目惊心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在号称“红八月”的一个黄昏，小溪带着一群高校的红卫兵，像一群飞炸了的黄蜂一样，闯进了我们大院，没有进别的人家，径直闯进了她自己的家。她把自己的

父亲一把推倒在大院里，把墙上的那幅墨荷拽下来，扔在院子里，踩在了脚下，紧接着又转身回屋，抱出一个红漆木盒，一下子摔在地上。木盒裂开，从里面蹦出几个茶杯，是老袁头最喜欢的那种盖碗——碗身和碗盖上都印着墨荷的盖碗。盖碗原来是一套四个，在那个惨淡黄昏，都碎在小溪那修长的腿下面。每一片碎片上，都反射着夕阳跳跃的光芒，一闪一闪，晃动在老袁头的身上和脸上。

小溪的妈妈和小水惊慌地躲在一旁，老袁头，也就是教过我图画课的袁老师，倒是神情镇定地垂头站在小溪的身旁，好像他早已经料到这样的一幕会发生。

那一天，小溪完成了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之后，还宣读了她和家庭决裂的“革命宣言”。她的声音一下子提高八度，不是响亮，而是像炮仗炸响一样刺耳，比那天在陶然亭游泳池边训斥我和小水的声音，还要让我感到锥心般的难受。

我这才明白盖碗茶对于袁老师的重要意义。原来，新中国成立以前，袁老师在北京一所中学里教美术，学校里的另一位美术老师，是袁老师最好的朋友，这套盖碗就是那位老师送的。那位老师在北京解放前夕到台湾去了，袁老师一直钟情盖碗茶，并存放着这套盖碗，这便成了留恋旧社会、向往台湾的罪证，被自己的女儿大义凛然地揭发出来。

第二年春节刚刚过完，袁



老师被扫地出门，和老伴一起被遣送回乡。一个大好人，立刻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老袁头和老伴被遣送回乡这件事，我们大院里不少街坊不理解，心里面是同情老袁头的。只是，大家私下议论，谁也不敢声张。幸亏小水没有被连带着一起遣送，还住在那两间东屋里，街坊们便把这一份同情给了小水，让小水在父母不在的日子里好过一些。

过了好多天之后，我们大院那些消息灵通人士，不知是从哪里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说老袁头被遣送不是学校的主意，完全是街道办事处那帮小脚侦缉队的主意。她们撇着嘴，意味深长地说：“那四个盖碗不简单呢！送老袁头这四个盖碗的是老袁头的老相好。怪不得人家都跑到台湾去了，老袁头还念念不忘，一直保存着这套盖碗。一喝茶，嘴一碰到碗，就像又和相好的亲嘴了一样呢！”正是因为外加上了这样一层情色因素，老袁头的历史与现行问题加重了。

就在袁老师和老伴被遣送回乡的这一年的夏天，小水去山西插队，我去了北大荒。

流年似水，和小水分别之后，四十多年，我们再未见面。前几年，我重返我们大院好多次，老院旧景，前尘往事，不请自来，我想起了老袁头和他的两个孩子——小水和小溪。

第一次去，我到袁老师曾经住过的东屋前，门上着锁。我问老街坊：“袁老师还住在这里吗？”街坊告诉我：“老袁

头老两口都过世了。现在，小水从山西插队回来后一家人住在这里。”我问小水他姐姐呢？街坊反问我：“你不知道吗？小溪也走了。”我很是惊讶，忙问：“什么时候走的？”街坊摇摇头说：“不清楚，反正走了好多年了。”

第二次去大院，特意选在晚上，我希望小水能在家。那天，他刚下班回家，见到我很高兴，忙要烧水沏茶，我拦他，他说：“这么多年不见，怎么也得喝杯茶吧。”说罢就拧开煤气灶烧水。我说：“喝茶真的不急，先说说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吧。”顺便问起他姐小溪。

他叹口气，对我说：“你可能不知道，我姐是自杀的。”

这让我感到突然，心头不禁一惊。小水却显得很平静，接着对我说：“我爸我妈被遣送回老家的那一年，她正在‘五七干校’。我爸坚决不让我告诉我姐他们被遣送回老家的事情。我爸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沉下脸来对我说这样的狠话。你知道我爸一直偏爱我姐，是我姐伤透了我爸的心，我也就一直没有告诉她。我去山西插队后的那一年春节，她从‘五七干校’休假回北京，回到咱们大院，才知道我爸我妈被遣送回老家的事情。她回到‘五七干校’以后，没多少天，一头扎进了水库里。”

“你姐可真够决绝的。”我感叹道。

“她就是这么个人。前几年，我刚从山西迁回北京，有一个男的来家里找我，说他是

我姐的大学同学，当年一起去的‘五七干校’。他说，他很早就想来了，他来的目的，是想让我更多地了解我姐、理解我姐，也希望我能原谅我姐。”小水忽然有些说不下去了。我静静地等待着，没有打搅他。过去的岁月，在那一刻显得格外沉重、悠长，又近在眼前，触手可及，触目惊心。

“我姐的这个同学说，我姐临走的那天晚上，对他念叨过说她对不起我爸；说送我爸那套盖碗的女人是我爸的相好的这事，是她到街道办事处去揭发的；说如果不是她，我爸也不至于被遣送回家。这个男的说当时他还劝过我姐，但我姐只是哭，第二天早晨，在水库的水面上，他们发现了我姐的尸体。”我听小水讲完这样沉重的往事之后，心里五味杂陈。非常奇怪的是，那一刻，我的眼前出现的，不是小溪那年把袁老师推出家门又摔碎盖碗的样子，也不是她后来浮尸水库水面的样子，而是那年暑假她一身泳衣、亭亭玉立在游泳池边的样子。那时，她刚刚告别中学时代，考上大学，还没有报到。那时，她是多么年轻，多么漂亮。

我和小水都不再说话，屋里很静，煤气灶上的水壶冒着白汽，“吱吱”响着。水开半天了。小水站起身来，为我沏了一杯茶，竟然用的盖碗。依然是牙白细瓷，只是没有了墨荷。



（风吹麦浪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5月6日，李晨图）



我从小就喜欢吃橙子。

然而，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大多数时间里，连橙子都是奢侈品。但是每到年前，父亲就会从单位搬回一箱橙子来，告诉大家，这是今年的年终奖。

在那些冷冽清贫的新年里，一箱橙子往往比任何礼物都来得珍贵。

母亲会把它们拿出来，整齐排列在家里阴凉通风的角落，每天从里面挑两个出来，细细削了给我吃。

母亲削橙子是相当讲究的，因为她不愿意像一般人吃橙子那样，如切西瓜一样简单粗暴地将橙子大卸八块后上嘴啃，所以，她只是拿一把快刀，像削苹果、削梨那样，先把橙子最外层的厚皮仔细地削掉。她削得相当小心，一来怕下手太狠，把橙子削破，汁水洒出来，这样就完全失去了如此削橙子的意义；二来她希望可以尽量连贯地把这层外皮削成一整条，这样削完后，将外皮细细盘起来，再放在阳台上晒干，之后，外公就可以把它们拿去当燃料，让家里在烧煤



## 橙子

◎陈禹峯

的时候多一缕橙香，还可以将橙皮放进冰箱角落，让它成为天然高效的除臭剂。

然而削完这一层皮，还没有结束。母亲还要再用刀尖，一点一点，边掏边撕掉紧紧裹着橙子果肉的那层细皮。这件事很磨人，我坐在一边看她削橙子的时候，往往会不耐烦，除了一个劲儿地催她快点，我还问她：

“妈，这样削橙子多累啊，你就不会烦？”

母亲完全不以为意，她一边继续着手里烦琐的工序，一边笑着回答我：

“我削了是给你吃的，怎么会烦呢？”

我只好安静下来，忍着口水在一边慢慢等。母亲削出来的橙子，往往和剥完皮的川橘一样，晶莹剔透，连一点细皮都找不到。而我通常是囫圇吞枣，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掉了她的劳动成果。

母亲看着我，只是笑，当然，还要叮嘱我慢点吃。

所以，作为一个笨手笨脚、没什么自理能力的人，我却比谁都会削橙子。北京的冬天比老家更冷，然而日子却已经不再艰辛了。但我还是会买一箱橙子，整齐排列在阳台上，在有空的日子里，花半小时坐在茶几前，细细地削上一个。

先将外皮连贯地削掉，然后捡起来放好，然后用刀尖一点一点剥细皮。

那是母亲留给我的味道，亦是她教给我的生活。

（暮春摘，视觉中国供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 都是临时工

◎且庵

捷克总统泽曼到中国访问，在捷克驻华大使馆接受记者采访。一见记者，泽曼先做自我介绍：“我是捷克总统，临时的。”记者们都笑了，气氛也轻松起来。

总统先生的诙谐，其实倒是大实话，天下做官的，有哪一个不是临时的？别说做官，连我们做人也都是临时的呢——就这一辈子，做完就走人。看有人做官做得那么狠，看有人做人那么用尽心机，就好像他们做官做人都有一万年好做似的。说穿了怕要扫人兴，在这世上，我们个个都是临时工呢。

（夜话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





我曾经养过两只鸟，一只绣眼，一只芙蓉。

绣眼体型很小，通体披着翠绿的羽毛，嫩黄的胸脯，红色的小嘴，它黑色的眼睛被一圈白色包围着，像戴着一副秀气的眼镜，“绣眼”之名便由此而得。绣眼是江南的鸣鸟，据说无法人工哺育，一般都是被人从野外捕来笼养。它的动作极其灵敏，虽在小小的笼子里，上下飞跃时却快如闪电。它的叫声并不大，却奇特，就像从树林中远远传来群鸟的齐鸣，回旋起伏，变化万端，妙不可言。

那只芙蓉是橘黄色的，毛色很鲜艳，头顶隆起一簇红色的绒毛，黑眼睛，黄嘴，黄爪，模样很清秀。它的鸣叫婉转多变，如银铃在风中颤动，也如美声女高音，清冷百啭。在晴朗的早晨，它的鸣唱就像一缕缕阳光在空气中飘动。

两只鸟笼，并排挂在阳台上。绣眼和芙蓉能相互看见，却无法站在一起。它们用不同的鸣叫声打着招呼，两种声音，韵律不同，调门也不一样，很难融合成一体，只能各唱各的曲调。它们似乎达成了默契，一只鸣唱时，另一只便静静地站在那里倾听。

一次为芙蓉加食后，我忘

不为所动，依然保持着沉默。芙蓉执着地独自鸣唱着，而且唱得越来越像绣眼的声音。而绣眼不仅停止了鸣叫，还停止了那闪电般的上下飞跃。它只是瞪大了眼睛默默地立在那里，仿佛在回忆，在思考。它是在回想自己昔日的歌声，还是在回忆那遥远的自由时光？

日子一天天过去，芙蓉照旧每天欢歌，已多日无语的绣眼显得更落寞了，它整日在笼中一声不吭，常常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横杆上。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刚进门，就听见阳台上传来很热闹的鸟叫声，那是绣眼的鸣唱，但比它原先的叫声要响亮得多，也丰富得多。我感到惊奇，绣眼重新开口，竟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走近阳台一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鸟笼外，来了另一只绣眼。笼中的绣眼在飞舞鸣叫，笼外的绣眼围着笼子飞舞，不时停落在鸟笼上。那只自由的野绣眼，翠绿色的羽毛要鲜亮得多，相比之下，在笼里的绣眼毛色显得暗淡无光。不过此刻的它一改前些日子的颓丧，变得异常活泼。两只绣眼面对面飞着，叫声激动而急切，仿佛在哀伤地互相倾诉，在快乐地互相询问。

## 绣眼与芙蓉

◎赵丽宏

记了关笼门，发现时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想那笼子可能已经空了，却没想到，芙蓉依然在笼中欢快地高歌，全然无视洞开的笼门。更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绣眼的鸣唱声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阳台上只剩下芙蓉的独唱，时而高亢，时而低回。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芙蓉的叫声似乎有了变化，它一改从前那种清亮高亢的音调，声音变得轻幽飘忽起来。那旋律，分明有点像绣眼的鸣啼。莫非是芙蓉在模仿绣眼的歌声来引导它重新开口？然而绣眼



# 拿什么拯救自己

◎莫小米

她是在37岁时第一次发病的。之前，她是省级劳模，聪明好学，爱动脑子。要说与别人有啥不一样，就是她容易激动。

家人和领导把她送往精神病院，在去医院的车上她突然平静下来，神秘地告诉陪伴者：“我是到医院做卧底的，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

到了医院，她发现了一位也是省级劳模的医生，那人的名字和自己的曾一起登载在报纸上，她的记性出奇地好。医生索性让她当了大组长。

她更加坚定了自己是卧底的信心，管理病人，带头搞卫生，忙得不亦乐乎。

病情时好时坏，之后的几十年里，她住了6次院，搬了数次家，唯一没有丢失的，是一本《雷锋日记》，1962年版的。那时她是少先队的中队长，梳着两条小辫子，走在队伍的前面，举着队旗，意气风发。

50岁那年，她陷入此生最黑暗的处境，相濡以沫几十年的爱人去世了，未过几个月，最疼爱她的母亲也离她而去。

而她又一次出院，回到母亲的老屋里生活。开始，邻居并不知道她的底细，不久听说了，看她的眼神就异样了，背后指指戳戳。

她一度足不出户，开门就害怕，感觉病又要犯了。再进医院吗？她不想进医院，那么，怎么自救？

她找出《雷锋日记》，对，就学雷锋吧。到敬老院去给老人唱越剧，到邻居家送水果、搞卫生、讲笑话。邻居家的小妹智力有缺陷，小妹的哥哥对她说：“几十年来我妹妹不会笑，可是每次你一来她就笑了。”

那两只绣眼此刻的情状，让我看到了“欢呼雀跃”是怎样一种生动的景象。这情景深深震撼了我：从野地捕来笼养的小鸟，它们无奈地进入人类的鸟笼，痛苦地做了人类的囚徒。绣眼的重新开口，应该是

对自由的呼唤吧。想到这里，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还没碰到鸟笼，就惊飞了笼外那只野绣眼。我打开笼门，再退回到屋里。笼里那只绣眼对着打开的笼门迟疑了片刻，便一蹦两跳，飞出了鸟笼，它拍拍翅

膀，飞过楼下的花坛，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一定是飞到了那个郁郁葱葱的鸟的世界。

（田龙华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赵龙宏散文》一书，王青图）



其实助人是她骨子里的习性。师范毕业后，她自愿到贫困山区任教，发现山民的袜子容易破，于是在漫长的冬季，她坐在火炉边帮山民织补袜子，一个冬天补了上百双。贫困学生的学习用品，都是她掏钱买的。

只不过这回，她要用助人来拯救自己。

早晨的公园里，她拿出自己的收录机，邀请姐妹们一起来跳舞。这些姐妹后来都跟着她学雷锋，她们的事迹上了报纸。从头到尾都有人说她有病。做好事，有病；上报纸，更有病。“一个精神病人还想出名，生怕人不知道你有病啊？”有人这样说她。

是的，她有病，几十年来一直坚持服药，但真正使心灵获得拯救，还得靠她自己。不仅是病人，还有所谓的健康人，包括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和风摘自《今晚报》2016年4月11日，李小光图）



# 木盆盛满漂流声

◎汪 涵

如果我有两条命，我一定拿其中一条去做一个快乐的木匠。

听到这个，你会吃惊吗？你一定不明白当木匠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那一天的午后，我在靖港保健街上，看见于爹一摇一摆地走，像只公鸭子般往前面猛赶，旁边打铁的、卖药的、卖茶叶的，还有姚记坛子菜的掌柜，都在和他打招呼，他还使劲往前走，谁也不想理。看见于爹这么自在，我来了兴致，说：“于爹，等一下，我要和你去做木盆。”于爹眯着眼睛，速度一点没减，说：“莫来，莫来，我要困觉。”

这个木匠很会享受啊，我决定去查验一下。从保健街往西走一点，不用过那个石拱桥就到了。我偷偷靠近他的铺

子，看到他真的困了，靠在竹躺椅上，把扇子扔在一边。木器店的门半掩着，午后的阳光晒进铺子里有两尺，都堆在刨花上，还有小虫子在里面飞舞，他就在阳光边睡得很舒服。那些工具散落着，他可以随手把它们拾起来。

我不是木匠！这个事实让我别扭起来，我甚至都有点开始嫉妒了，我挤不进于爹的时间，他的时间只属于他自己，不属于我。

想实现当木匠的愿望，我必须耐心点。等阳光漏进窗子只有三寸的时候，于爹终于醒了，他对我说：“崽伢子，你进来咯。”他算是我的师父吧，我得靠他才能过一点点的木匠瘾。我们终于要开始干活了。这时候天气还燥热得很，于爹的头顶上有一个铁吊扇，

连漆都没有。这电扇其实很老，一直转了20年，这是作坊里唯一的电器了。于爹说，这是飞行牌的，广州生产的，非常好，让人凉快，刨花也不会被吹起来，所以就一直没有舍得换。于是，我和他一起劈木头，刨板子，弄出一大堆板子。第二天，我们要把它们箍成木盆。

有人打电话要来找我，我也说：“莫来，我要做木匠。”

做主持人啦，接受访问啦，这些我统统不记得了，现在的我就是个木匠，别的我都不太愿意记得，谁也打搅不了一个木匠的幸福，可见做木匠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于爹在60年前就开始做木匠，我在60年后追赶于爹。

于爹不太会讲故事，他的话太简单了，我都无法了解他做木匠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偶尔，他会说：“要是手里没有木工，就觉得手里没味。”

60年来，于爹一直活得手里有味，做着各种各样的桶子，有打谷桶、家用的饭桶、米桶、马桶，还有妇人用的坐桶。木工是他生活的胡琴，他咿咿呀呀地拉着，拉到靖港的水变成浑蓝，拉到心爱的姑娘去了远方。他换了几个新墨斗，换了几把新钳子，这些都是让人高兴的事情。不知不觉中，于爹的孩子长大了，湘西的送漆佬不再来了，真不记得，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用铁桶漆，没有人用生漆了。这些琐事，都是他慢慢告诉我





由 Google 的子公司 Deep Mind 创建的人工智能系统 AlphaGo，不久前在一场围棋比赛中以 4:1 的成绩战胜了人类冠军李世石。此事有何重大意义？毕竟，在 1997 年，IBM “深蓝”击败加里·卡斯帕罗夫后，电脑已经在国际象棋上超越了人类。人们为什么要对 AlphaGo 的胜利大惊小怪呢？

和国际象棋一样，围棋也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策略性游戏，不可能靠巧合和运气取胜。两名棋手轮番将黑色或白色的棋子落在纵横 19 道线的网格棋盘上，一旦棋子的四面被另一色棋子包围，就要被从棋盘上捉走，最终在棋盘上留下棋子多的一方获胜。

然而和国际象棋不一样的是，没有人能解释顶尖水平的围棋棋手是怎么下棋的。我们发现，顶级棋手本人也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下得那么好。人类的许

多能力中存在这样的不自知，从在车流中驾驶汽车，到

辨识一张面孔。对于这一怪象，哲学家、科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有精彩的概括，他说：“我们知道的，比我们可言说的多。”这种现象后来就被称为“波兰尼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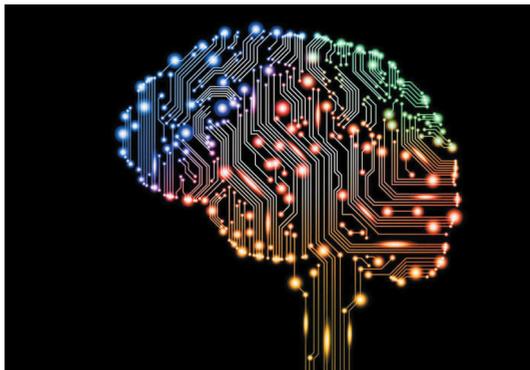
波兰尼悖论并没有阻止我们用电脑完成一些复杂的工作，比如处理工资单、优化航班安排、转送电话信号和计算税单。然而，任何一个写过传统电脑程序的人都会告诉你，要想将这些事务自动化，必须极度缜密地向电脑解释人类要它做什么。

的。经常，我在这里待一个下午，才能听到他讲出一件很小的事情。

于爹干活的样子，照相照出来应该很好看，假如能画成水粉画应该更好看：他站在无边的刨花堆中，建造木头的宫殿。他的血气随着手上的青筋一路奔腾，随着绕锯、推刨、平槽刨、劈蔑刀这些工具，贯通到木工、钓鱼、吃饭这些生

活琐事，贯通到木头的每一个疙瘩、每一丝纹理之中，像个真正的大师。

60 年了，他有很多自己的工作打扮：穿一件衬衫，拿一碗沏茶。他从未使过电锯，闻不得上面的生铁气，或许电锯这玩意儿，只配做电影里的道具吧。他最主要的工具是裂了柄的斧子和刨子，它们把靖港



这样的电脑编程方式是有很大局限的，在很多领域无法应用，比如我们知道但不可言说的围棋，或者对照片中寻常物品的识别、人类语言间的转译和疾病的诊断等——多年来，基于规则的编程方法在这些事务上几无建树。

围棋的可能走法比宇宙间的原子总数还多，即使最快的电脑也只能模拟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更糟的是，我们甚至说不清该从哪一步入手进行探索。

这次有什么不同？AlphaGo 的胜利清晰地呈现了一种新方法的威力，这种方法并不是将聪明的策略编入电脑中，而是建造了一个能学习制胜策略的系统，这种系统在几乎完全自主的情况下，通过观看胜负实例来学习。

由于这种系统并不依赖人类对这项工作的已有知识，故而即使我们知道的比可言说的更多，也不会对它构成限制。

（图 灵摘自《海外文摘》2016 年第 3 期）

## AlphaGo 是怎么学会下围棋的

●安德鲁·麦卡菲

多，即使最快的电脑也只能模拟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更糟的是，我们甚至说不清该从哪一步入手进行探索。

甚至说不清该从哪一步入手进行探索。

这次有什么不同？AlphaGo 的胜利清晰地呈现了一种新方法的威力，这种方法并不是将聪明的策略编入电脑中，而是建造了一个能学习制胜策略的系统，这种系统在几乎完全自主的情况下，通过观看胜负实例来学习。

由于这种系统并不依赖人类对这项工作的已有知识，故而即使我们知道的比可言说的更多，也不会对它构成限制。

（图 灵摘自《海外文摘》2016 年第 3 期）

的时光碎片，在每个年代都裁剪得一样整齐。那些碎片，随时可以箍成一个硕大的木盆，那是他自己的城。

别想在电话里向他推销电锯，因为他根本不想要。他说：“我没得手机、没得电话，你要做盆子，就直接到这里来。”

（张 勇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味》一书）



# 过河

◎周涛

这时我才发现，我骑了一匹极其愚蠢的马。一路走了二十多公里，它都极轻快而平稳，眼看着河对岸的酒厂就要到了，它却在河边突然显示出劣根性：不敢过河。

它是那样怕水。尽管这河水并不深，顶多淹到它的腿根。在冬日的阳光下，河水清澈平缓地流着，波光柔和闪动，而宽度顶多不过十几米，但是它却怕得要死。这匹蠢马，这个貌似矫健的懦夫！它的眼睛惊恐地睁大，前腿劈直，胸颈往后仰，仿佛面前横陈的不是一条可爱的小河，而是一道死亡的界限或无底的深渊！

我怀疑这匹青灰色的马对水一定患有某种神经性恐惧症。也许它在来到世间尚不算很长的岁月里，有过遭受洪水袭击的可怕记忆，因而这愚蠢的畜生总结出了

一条不成功的经验。像一个固执己见被捕的间谍似的，任凭你踢磕鞭打，它就是不使自己的供词跨过头脑中那个界限。

我想了很多办法——用皮帽子蒙住马的眼睛，先在草地上奔驰，然后暗转方向直奔河水，打算趁其不备而奋然驰过。结果它却在河沿上猛地顿住，我反而险些从马上翻下去。不远处恰有一座独木桥，我便把缰绳放长，自己先到对岸，用力从对岸那边拽，它依然劈腿扬颈，一用力，我又差点儿被它拽下水。

面对如此一匹怪马，我只好长叹：吾计穷矣！但今天又必须过河，我必须去酒厂。倘要绕道，大约需再走 20 公里。无奈之下，我只得朝离得最近的一座毡房走去，商量先把马留在这里，步行去办完事再来取。

一掀开毡帐我就暗暗叫苦，里面只有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卧在床上，似有重病。她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她的身躯枯瘦衰老，连自己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看样子，她至少有 80 岁。垂暮之年，枯坐僵卧，谁知哪一刻便灵魂离开躯壳了呢？可是既然进了门，总不好扭头便走，我只好打着手势告诉她我的困难和请求，虽然我自己也觉得等于白说。

她听懂了（其实是看懂了），摆摆手，让我把她从床上挽起来，又让我扶她到外边去。到了河边上，她又示意，让我把她扶上马鞍。我怀疑老太太的神经是不是也不对劲儿了——她连路都走不稳，瘦弱得连躺着都叫人看着累，竟然“狂妄”地要替我骑马过河，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尚且费尽心机、气





清朝的道光皇帝，有一天想吃片儿汤，命令御膳房做好了端来，结果等了一天也没等到片儿汤，却等到了一封奏折，上面写着：“请准予添置御膳房一所，专供应片儿汤，设官员负责管理，计开办费五万金，常年费五千金……”道光三十年，整座皇宫的总务预算不过二十万金，这笔片儿汤的开销要追加四分之一的预算，真是惊人！道光皇帝很精明，就指示说：“不必专设机构，前门外边某饭馆做得最可口，一碗才四十文钱，可命太监去买来。”又等了半天，还是没等到片儿汤，太监回来奏报说：“某饭馆已经关门好几年了！”皇帝无可奈何，恨恨地说：“哼！我决不因口腹之欲浪费这么多钱！”你看，万乘之尊，有时连一碗普通食品都求不到！

明代的熹宗皇帝，年纪轻轻即登上帝位，太监们每到黄昏就点燃一种“淫香”，一会儿就让皇帝心神荡漾，把持不住，要去找枕席间的美女。“淫香”天天熏呀熏，把皇帝熏得短命死

喘吁吁而不能，她，能让这匹患有“神经性恐水症”的马跨进河水？我无论怎样钦佩哈萨克人的马上功夫，也不能相信眼前她这种可笑的打算。

可是当我刚把她扶上马背，我就全信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刚刚落鞍，那马的脊背竟猛然往下一沉，仿佛骑上来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变得威武挺拔、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这马不愚蠢，倒是灵性大得过分了。它当然还是不想过河，使劲想扭回头，可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

了。后来崇祯皇帝即位，只关心国事，不迷恋女色，太监们嫌他深更半夜还在批阅公文，大家都陪着不睡觉太辛苦，又暗地里点燃“淫香”，幸好被皇帝识破，不然他也软绵绵地瘫到脂粉堆去了！你看，万乘之尊，有时连性命都操纵在下人手里呢！

明太祖喜欢把故乡凤阳的父老请到南京来给自己祝寿，像汉高祖与沛城父老欢聚一样。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凤阳父老祝寿的老规矩依然维持着，变成了例行公事，许多父老视之为苦差事而半路脱逃，府县监督差遣的官员严令不许脱逃，仍无效，只好将这些凤阳父老们一一颈项上加木枷，用送犯人的方法押解上京去祝寿，美意僵化成了弊政。你看，万乘之尊连交个朋友也得

用枷锁押解来呢。

你看皇帝不可怜？还相信他们是万能之神吗？

（刘振摘自漓江出版社《爱庐小品·读书》一书，王原图）



## 可怜的皇帝

●黄永武

控住了它，它欲转不能，它四蹄朝后挪蹭的劲儿突然被火烧似的转化为前进的力，马跃进河中，水花劈开，在它胸前分别朝两边喷射。铁蹄踏过河底的卵石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它勇猛地一用力，最后竟一步跃上河岸，湿漉漉地站定。

我把老太太扶下马，又把她从独木桥上扶回对岸，然后在她的视线里牵马挥手告别。我不敢当她的面上马。她的身体很弱，在河对岸吃力地站着，久久目送我。

此事发生在1972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正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牧之摘，李晓林图）



# 胡马依北风

◎ 席慕容

这些年，我似乎慢慢懂得什么叫作“能通人言兽语”了。1992年，有一个关于蒙古文化的会议召开，会上有一位长辈，发表了一篇论文，说蒙古的马对家乡的方向是非常敏感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蒙古向越南赠送马匹。有一次，送了5匹马，用卡车、火车运到越南。5匹马到了越南，第二天早上少了一匹，最后没找到，也就算了。结果，6个月之后，在乌兰巴托的市郊牧场，牧场主人早上起来检查马匹，发现老远的地方有一匹马，像野马一样，可是又不是，有马蹄铁，很瘦。它在那

个牧场的旁边，想进来却不敢进来。主人想，如果是不好、有病的马，得想办法赶紧引走，否则会传染疾病的。可是呢，主人过去以后，看见那匹马站在那里，它的眼睛里流出大滴大滴的眼泪。蒙古牧马人的本事是，就算他有300匹马、500匹马，只要是他的马，每一匹他都认得。主人到近前一看，是他半年前送去越南的那匹好马。主人就抱着马头痛哭，好心疼啊！

中世纪的探险家说，蒙古马出发之前一定会抬起蹄子对着家乡嘶鸣，眼望星象，这样就不会走不回来。但是，20世纪的这匹蒙古马是用卡车、火车运过去的，它是怎么回来

的？它要过多少条河流？不要说长江、黄河了，在越南境内还有那么多条河流，还有那么多山脉，还有那么多村庄，有那么多好奇的人、贪心的人……所以，它看到自己主人的时候，眼泪就大滴大滴地流下来。那主人哭过之后做什么呢？主人大宴宾客，把所有邻居都找来说：“我的马回来了，我的这匹从遥远的地方向着家的方向奔跑的马回来了。从此以后，我不让它干任何活儿，不准任何人骑它，它将永远待在家乡的草原上。我给它养老，不准任何人欺负它。”这匹马又快快乐乐地活了十几年。

我问长辈：“那匹马是怎





我现在不知道自己是阴虚还是阳虚：食凉则泻，啖热则淤；覆薄则寒，盖厚则燥；放言则音渺，耳语则声高；迎来则厌，送往则念……总之是不能折中，不能守恒，既拿不起也放不下，一切都是失措状态。心想，或是年老的缘故。

晚上入眠，似睡似醒，睡而多梦，即便醒而中断，只要再睡，梦境也能接续。在梦中，往日的事与今日的事交织在一起，就像刚刚发生；逝者与生者杂然相处，能够毫无隔阂地交谈，关系亲密，其乐融融；亲者和仇者也能含笑晤对，说着共同的话题，观察与判断都有共



## 老 境

◎ 凸 凹

鸣。言笑晏晏，一派和谐。

醒来，梦境中的一切历

历在目，好像是现实和实际生活。不禁惊异，难道生命渐老，就是这番情境：今昔、亲仇、生死都消泯了边界，进入了一个今昔共在、亲仇平等、生死一体的大同世界？

这很好，让人不愿醒。

由此可见，人老去，并不可怕，它或许正是进入了人生的最高级阶段——逼近了宇宙、自然和生命的本相，让人坦然通透，无禁忌、无算计、无挂碍、无功利，活得平平淡淡、自自然然、和和气和。

（潘光贤摘自《甘肃日报》2016年4月18日，刘树勇图）

么回来的呢？”他说：“可能是因为北方的风吧。北方的气息，马闻得出来。”所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在20世纪仍有证明。马就是闻着北方的气息回来的。我就想，如果人在一个游牧社会里，他绝对能够理解马的感觉、马的心情。人经常说：“你禽兽不如。”这样的话，我是不同意的。禽，有它的心；兽，有它的心；人也有人的心，是一样的。所以，我要讲丰子恺先生为他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写的书里面提到过的故事：“有一个人买了一匹马。这匹马有一个怪毛病，这人找到马的旧主人说：‘你这匹马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怪毛病，它在路上如果看到有白马就停住不动，直到白马离开它的视线，它才听我的话，开始

做事。’”丰子恺先生做注说：“是马也，而有人心焉。”——我以前是同意的，现在我不同意了。

是马也，它的马心本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它要有人心呢？难道马没有心吗？难道马不想家吗？说得人和自然好像绝缘似的——人成为绝缘体的时候，大自然里有很多与我们同样有感情生物在生活着。如果我们能关心这些生灵，关心草原，关心森林，关心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很多禽类、兽类，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为它们着想——我想这才是好的。

马的优劣怎么分呢？有的书上说，第一等的马，主人骑上去，它就动了；第二等的马呢，主人示意一下它才走；主人上去鞭打它，它才走的，是

第三等的马；鞭打它，它也不走的，是第四等的马。我想作者可能没到游牧世界去过，没有和马群在一起的经历——鞭打它，它也不跨步的马，一定是前面有危险，它才不跨步。战场上为了主人的安全、鞭打它却不跨步的马，在史诗里是说不完、写不完的。《江格尔》是英雄史诗，有十几万行、七十多部，其中，很多英雄人物都是和他的战马一起被歌颂的。

当然，主人一上去就走的马，是第一等的马。但主人鞭打也不走的马，一定是有它的原因，你要先去了解这个原因——这与农业社会人们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的。

（大漠摘自《今晚报》2015年12月28日，李晨图）



金岳霖先生晚年回忆：“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在清华教书。我总是头一天晚上就到了学校，遇到这样的时侯，我有一段时间总是到燕京大学去找黄子通先生。我们虽然都是教哲学的，然而谈的不是哲学。他有些中国山水画，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董其昌的，我最喜欢的是谢时臣的。有机会我就要去看看谢时臣的那张画。因此，我同黄先生成了朋友。”



金岳霖

因为喜欢一张画，就想着常去看看。冯友兰先生在悼念金先生的文章中，曾称之为嵇康式的人物。上面所述，也是一个小的侧面，供我们追想金先生的内心及情趣。

陈之藩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在台南教书时，在一位朋友的研究室里看到一张画。画面很简单：浅的蓝像天，略深的蓝一定是海了。看这张画时，就好像经由一扇明净的窗向外望到天与海。“我坐在这位朋友的研究室里等他回来，他回来了，没有与我谈话，我也知道他回来了，两人共同欣赏这画。‘我不解，为什么这张画如此简单，而力量这么大！’我好像自言自语地向他

说，又好像是在问他。而这位既是诗人又是医生的朋友说：‘我不论在外面碰到什么麻烦，回到屋里来，看到这张画，心情就会立时沉静下来。’这类的窗子、这种角度下的风景，在台南是不难找到的，而这张画比真的风景还要真实。”

“画比真的风景还要真实”，这是很高的评价，要画到怎样的水平才当得起这句评语？有机会当找这张画来观赏观赏。

后来，陈之藩先生旅居香

港，常去台南，一来去看这位朋友，聊天；还有，是去看这张画。又过了几年，他无意中知道这张画的作者是俄裔美国画家罗斯科——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

两位名人的轶事，除了给人古朴淡雅的感觉，还有别的方面的启示吗？金先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在中国20世纪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陈先生是电机工程领域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散文名家，在港台地区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跨出专业，对一幅画长久而深情地关注、欣赏，显示了从容的生活态度、较高的艺术修养，这些对他们的人生、学术创造应该发挥了潜在的促进作用。

“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在一篇哲学论文里，金先生曾这样写道。多么高雅的场景！朋友因一张画或一张唱片聚到一起，清茶一杯，欣赏评论，新见迭出，有时各有所好，甚至不免还要争论一番，战罢相视而笑，这也应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啊！

（张利民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25日）

## 惦念一张画

◎张天行

## 鞋匠的祈祷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孙张静 译

一个鞋匠找到吉尔的艾萨克拉比，问道：“请您告诉我该什么时候做晨祷。我的主顾都是穷人，只有一双鞋子。我在深夜拿走他们的鞋子，大半

夜都忙活着修补这些鞋子。黎明时，假如要让主顾们在干活前能穿上鞋子，我就得继续干活。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我该找什么时间来做什么晨祷呢？”

“在这之前，你是怎么做的？”拉比问。

“有时，我匆匆忙忙地祷告一下，然后继续干活——我

不喜欢这样。有时，我错过了祷告的时间，就会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我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叹息：‘不能做晨祷，我是个多么不幸的人啊！’”

拉比说：“其实你的叹息比祷告更珍贵。”

（张建中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另一个上帝》一书）



故乡真小，小得只盛得下，两个字。

——该诗获中国咸宁“金叶·香泉海杯”世界华文诗歌大奖赛一等奖，奖金10万元

像对着消防栓喝水，水虽然又急又大，却喝不到几口，还被冲得头昏脑涨。

——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认为，当下国民阅读真正的敌人不是电子书，而是朋友圈。因为信息不是知识，信息要经思考才能变为知识。而随着手指划过屏幕，朋友圈的大量信息涌向脑部，知识无法从信息中兑现，却损耗了本就稀缺的专注力

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

——贾平凹在新书《极花》后记中如是说

言寡、体勤、心静。

——靠谱人生的特征

可以追求财富，不能挥霍无度；可以发表歧见，不能搬弄是非；可以没有学位，不能没有品位；可以不说感谢，不能不懂感恩。

——做人的底线

风来了，猪都会飞。

——这是互联网领域很普遍的说法，但是猪飞起来会有什么结果？你是头猪，飞到天上去，是疯狂了十几秒，但摔下来死得更快。京东 CEO 刘



强东这样解释这句话

与普通人相比，性格忧郁、感情不外露的“癌症性格”者患癌症的概率要高15倍。

——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肺癌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建议，要远离“癌症性格”，适度调整生活和工作节奏，保持愉快的心情

差钱也差命。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蒂研究发现，收入最高的1%群体中的男性比收入垫底的1%群体中的男性平均多活15年，相对应的女性群体寿命差距为10年。值得注意的是，对富人而言，不论住哪里，寿命都长；而对贫穷群体而言，地域对寿命的影响却显而易见

农药残留最严重的果蔬排行榜，草莓居首位。

——美国非营利环保组织“环境工作组”自2004年以来，每年都会发布“十二大污

染果蔬”名单。在2016年的这份名单里，除草莓外，上榜的还有苹果、油桃、蜜桃、芹菜、葡萄、樱桃、菠菜、西红柿、甜椒、圣女果和黄瓜

所谓成熟，就是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讨厌的东西依旧讨厌，但可以忍受；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面对；以前觉得不可理喻的事情，变得理所当然。

——成熟的标志

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不乱交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得失望。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七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

——五月天《如烟》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宫崎骏《千与千寻》

这世上很多事注定只能浅尝辄止，陷得深了心就会疼。

——独木舟

等待，并非执拗。只是我也很好奇，想看一下，我是有多喜欢你。

——李宫俊《李宫俊的诗》



(余长生等摘)



## 美丽的谎言

◎谢 樱

7年前，黄小勇的儿子因病离世，黄小勇忍痛向82岁的老母亲隐瞒了儿子的死讯。

7年来，他只能以一个又一个谎言，面对日夜挂念孙子的老母亲。

7年后，黄小勇推着久违的轮椅，轮椅上坐着他“招聘”来扮演已故儿子的志愿者，忐忑地向老母亲走去……这是许多人共同编织的美丽谎言，它架起了一道跨越生死的亲情之桥。

7岁那年，黄小勇的儿子黄舸被确诊为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为了对曾经帮助、鼓励过自己的人们道声“谢谢”，黄舸18岁时，与父亲开始了为期3年的感恩之旅，他们走过数十座城市，行程1.3万多公里，寻访帮助过他们的人。2006年，18岁的黄舸入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09年，21岁的黄舸因病离世，捐出了眼角膜。

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对几乎看不见、听不见的89岁老人（黄舸的奶奶）而言，却有截然不同的版本。

“一直以来，奶奶只知道孙子得了病要坐轮椅，但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她根本不清楚黄舸曾多么辛苦地与病魔斗争，更不清楚患上这样的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黄小勇说。

黄舸去世的那段时间，电视里经常播放他的新闻。家人想尽了一切办法，比如谎称电视机坏了、报纸卖完了，向老人瞒住噩耗。

“广州天气好，利于治疗，黄舸过去治病了。”黄小勇总是这样向母亲解释。7年来，年迈的老人挂念着孙子，总想看看他，黄小勇却只能“用一个谎去圆另一个谎”。

吃年夜饭时，黄小勇和家人串通好，拿着没有拨通的电话说“孙子打电话来了”。虽

然奶奶听不见电话里说什么，但每次都大声地说“要注意身体，好好养病”……这几年，奶奶的身体越发不好了，多年未见孙子，让她产生疑虑：“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给我看看？你们是不是在骗我？”

“过完年天气暖和点，我带黄舸回来见您。”黄小勇说，母亲也许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见孙子的心情更加急切了。

和家人商量后，黄小勇决定向媒体求助，征募一名身高、体形与黄舸相似的志愿者来扮演黄舸，与奶奶见面。

“黄舸13岁时就跟我说过，如果他‘走’了，一定不要告诉奶奶，怕她伤心。”黄小勇相信，现在寻找“替身”与奶奶见面，不仅是帮自己“圆谎”，更是帮奶奶、黄舸“圆梦”，圆一个家庭美满、儿孙孝顺的梦。

“2006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黄舸去世已7年，但家人对八旬奶奶隐瞒了消息，奶奶至今念叨着想见孙子。黄舸的父亲决定征募一名志愿者，扮演一次黄舸，帮老人完成心愿。你愿意给这位奶奶当一天孙子吗？”2016年3月9日，这则独特的“替身招聘”信息在微博平台发布。“年龄26岁至28岁，身高1.70米左右，体重110斤以下。”受病痛折磨的黄舸，生前极瘦，他独特的体形在正常人中并不多见。“招聘”信息发布不到一天，数十名类似体形的“应聘者”主动与黄小勇取得联系。在最终见面的30



余名“应聘者”中，黄小勇选了王峰。

“奶奶看不见、听不见，和黄舸的交流要靠触摸，替身不仅要和黄舸体形相似，而且骨骼触感也要相似，不然会被识破。”黄小勇说，“王峰很瘦，手指长，骨骼明显，触摸起来很像。”

然而，做这个替身，远没有王峰想象的容易。剪指甲、剃平头、坐轮椅、拄拐杖……不仅外形方面要做很大的改变，这个健康的年轻人甚至还要装扮出因肌肉无力而产生的一系列病理症状。

“手指因为无力无法伸直，但肌肉不能紧张，要放松……”黄小勇认真纠正着王峰的动作，王峰一遍遍练习，“遇到复杂的问题就在奶奶手心写字，力度要轻、动作要慢……”

为了让自己的“表演”少一点破绽，王峰回家后一直在练。他一遍遍看黄舸生前的视频、照片，“手都练酸了”。

王峰说：“我这个替身的表现，关系到一个老人7年的心愿，我担心自己表现不好。”

为了不让嗅觉灵敏的奶奶

闻出异样，黄小勇给王峰抹上了红花油药水；因为肌肉无力，黄舸手指的温度低于常人，王峰在见奶奶前，将双手浸泡在冷水里降温……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黄小勇工作的养老院。这是一场许多人共同编织的美丽谎言——想尽了一千种方法、一万种可能，只为见面能圆满。“旁人看着好像挺容易，可模仿得像不像，谁都说不清，连我都不能确定。”黄小勇心里仍在打鼓。

2016年3月17日上午，长沙市岳麓区红枫康乐养老中心，一楼大厅一切如常。这是王峰和奶奶见面的地点。

此时，大厅里，26名医生、护士、志愿者等工作人员随时待命，以防奶奶身体出现特殊情况，同时也努力为这次见面提供便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奶奶营造一个‘正常’的见面环境，但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工作人员邓桂香说。30多名媒体记者渐渐聚集到二楼，在一个相对远的距离，很有默契地不开闪光灯、不靠近询问，安静地记录这一场相见。而在彼此彼刻，不计其数的网民正通过媒体直播的

视频、图片和文字，共同见证着这场“爱的谎言”。

9点58分，王峰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尽管气温只有12℃，他却脱下了羽绒服，换上一身单衣。他说：“这样会更接近黄舸生前消瘦的感觉。”

10点40分，黄小勇带着老母亲来到这里。他轻手轻脚地将母亲扶下车，扶上轮椅。

奶奶被家人搀扶着进入大厅。在等待孙子的时间里，尽管看不见，她却不时往入口方向张望。

王峰坐上轮椅，黄小勇推着他，一步步缓缓地走向奶奶。

大厅里，不少人屏住了呼吸，却努力神色如常。

老母亲的目光里凝聚着整整7年的渴望，这让黄小勇鼻子发酸。

“我好久没看见你了……”一双苍老的手缓缓地触摸着年轻人的双肩、手臂。

让王峰觉得“惊险”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奶奶用手轻轻触摸王峰，然后问了一句：“你是不是长高了？”

“我心里一阵紧张，想着奶奶是不是发现了，也不知道



在被确定为黄舸替身后，王峰开始了紧张的练习



2016年3月17日，黄舸的奶奶与黄舸的替身王峰正式相见



该怎么答，只能点点头。”在谎称上洗手间的间隙，王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黄舸现在能拄拐杖走路了，你看。”黄小勇一边说，一边示意。王峰在黄小勇的搀扶下，拿起双拐，颤颤巍巍地在奶奶面前走了几步。

王峰的手指，一直保持着肌无力的弯曲状态。奶奶偶尔离开时，他就赶紧活动活动身体。

黄小勇提议看一看养老院的环境。奶奶立刻起身，尽管看不见路，却主动握着“孙儿”轮椅的把手，在众人的引导下，慢慢推着轮椅，带“黄舸”到处走走。

到了午饭时间，王峰怕露馅，不敢动手吃饭。在黄小勇的提示下，王峰才拿起勺子缓慢地喝着汤。“多吃菜啊”“吃饱了没有”……奶奶坐在王峰身边，不时地询问。

“奶奶‘看’到我时有一种由衷的开心，她很想抓住我的手，但动作又很轻，那种爱护我感受得到。”王峰事后回忆。

家人告诉奶奶，饭后“黄舸”就要坐飞机去美国治疗了。奶奶握着王峰的手反复唠叨：“你去美国那么久，治好了早点回来。还记得吗，奶奶家住在六楼，要回来看我……”

见面结束，一直紧张着的王峰轻松了。“看到奶奶那么开心，我觉得好值得。”王峰说，“遗憾的是没有太多机会在奶奶手心写字，其实我很想在她手心写个‘奶奶’，叫她

一声。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继续当黄舸的替身，常来看望奶奶，只要她开心。”

然而，一直坚强的黄小勇，却含泪拒绝了王峰。“不知情的奶奶越开心，知情的我心情其实越沉重。或许，从今天之后，黄舸去美国治疗就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也不希望‘绑架’志愿者太久，这样已经很圆满了。”黄小勇说。

“虽然只当了几个小时的黄舸，但我身上会一直留着他的影子。”王峰说，他查看了那么多黄舸的资料，自己已经“入了戏”。“他坚强、善良、乐观，遭遇不幸却始终感恩自己所得，尽可能回报身边的人，这会让我一生受用、铭记。”

时光回到 10 年前，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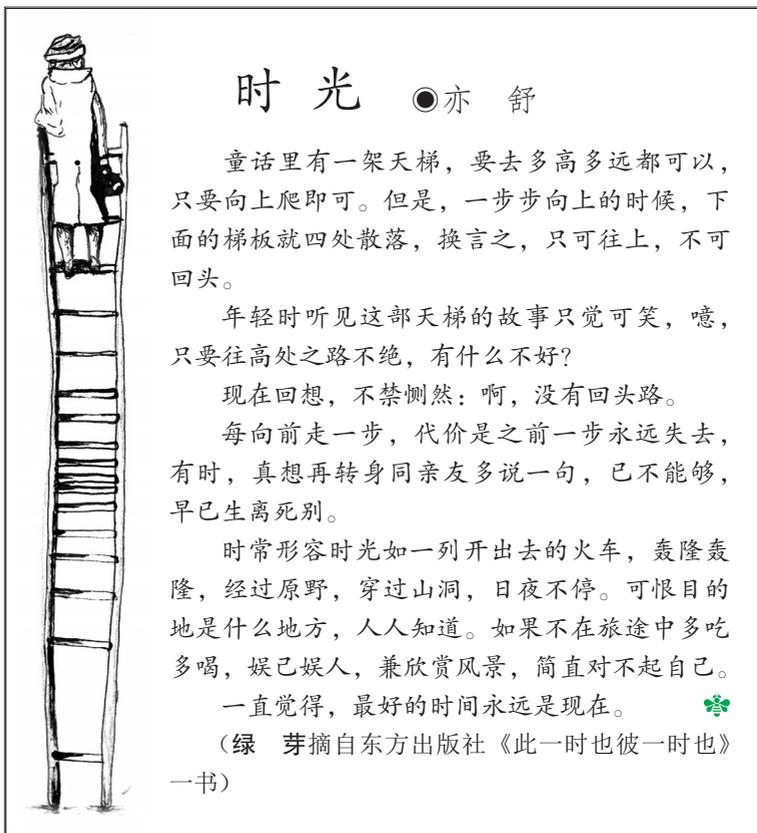
动人的巧合在上演——

2006 年，脑部患肿瘤的长春盲童小欣月，唯一的愿望是去天安门看升旗。为了帮她圆梦，长春市 2000 多位市民为她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在长春公共关系学校，为小欣月模拟了一场“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

那一年 8 月，黄舸和父亲专程赶到长春，见到了小欣月。

“黄舸当时看到小欣月的新闻，特别感动。”黄小勇说，“如果儿子知道，10 年后，这么多人也为他、为奶奶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一定很开心。”

（岩 寺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6 年 3 月 18 日，李 尔摄，新华社供图）



## 时光 ● 亦 舒

童话里有一架天梯，要去多高多远都可以，只要向上爬即可。但是，一步步向上的时候，下面的梯板就四处散落，换言之，只可往上，不可回头。

年轻时听见这部天梯的故事只觉可笑，噫，只要往高处之路不绝，有什么不好？

现在回想，不禁惘然：啊，没有回头路。

每向前走一步，代价是之前一步永远失去，有时，真想再转身同亲友多说一句，已不能够，早已生离死别。

时常形容时光如一系列开出去的火车，轰隆轰隆，经过原野，穿过山洞，日夜不停。可恨目的地是什么地方，人人知道。如果不在旅途中多吃多喝，娱己娱人，兼欣赏风景，简直对不起自己。

一直觉得，最好的时间永远是现在。

（绿 芽摘自东方出版社《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书）



电影《鲁迅》拍摄现场

## 二一之徒

● 濮存昕

我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这病也叫脊髓灰质炎。上小学时，有些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濮瘸子”，这给小时候的我造成了心理阴影，所以我当时特别盼望毕业。还好在9岁那年，大概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之后不用再拄拐，叫我“濮瘸子”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我从自己的处世哲学中总结出一句话，是我从两个朋友的名字中提取的，叫“博观约取，求冠居亚”。所有成功都来自厚积薄发，标准可以高，但一定不能锋芒毕露。这是我用50年的人生积累悟出的道理。

这一点，我媳妇看得最明白。她说：“亏你小时候腿有病，否则指不定狂成什么样。”如果我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肯定会受宠，但偏偏有点缺陷，所以，有点自卑，这样挺好。

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个人的志向和努力、命运和机缘的巧合，这三点对我来说都重要，缺一不可。我是在剧院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似懂非懂地看过戏，早就知道“戏比天大”的道理。我也喜欢用生命里最真实的直觉去表现新艺术、新戏剧。

演一个角色，就要向角色靠近。当讲述弘一法师生平的《一轮明月》演完时，我给自己取了个号叫“二一之徒”，意思是“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名利全都摆平，清凉极了，自己也进入了一个不为名利所扰的境界。

就这样，我演的角色和我的人生之间仿佛有了一种关系。《鲁迅》和《一轮明月》演完了，我突然间明白，演戏实际上就是阐述人生的态度，也是展示对生命本身的态度。

在演一个故事、塑造一个角色时，要注意在台上的言谈举止，能把故事讲明白不算完，想要得到更深层次和更高品位的观众的认可，一定要感悟生命，感悟个人和角色的关系。

我想达到演艺的高水准，所以我演鲁迅。我只是普通人、当代演员，但我必须演得像鲁迅。怎么像呢？除了化妆上的效果外，我的眼睛里、我的呼吸中都要有鲁迅的气息。

心情放松到什么程度，就能演到什么程度。放松是什么东西？是走向一个远离世俗的我，把自己埋起来，个人消失了。所以在拍《一轮明月》和《鲁迅》这两部作品的时候，我要脱离世俗的生活方式，必须和自己的世俗生命拉开距离，甚至是诀别。

人生什么最重要？有太多重要的事了，什么理想、责任、社会义务，等等，但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乐趣。你的一生是不是充满了乐趣，有没有结交一些有趣的人，是不是听过一些有趣的话和故事？

在人生充满乐趣之后，碰到什么艰难困苦都不会觉得苦。这是我的人生体验。

（林冬冬摘自译林出版社《书香似故人》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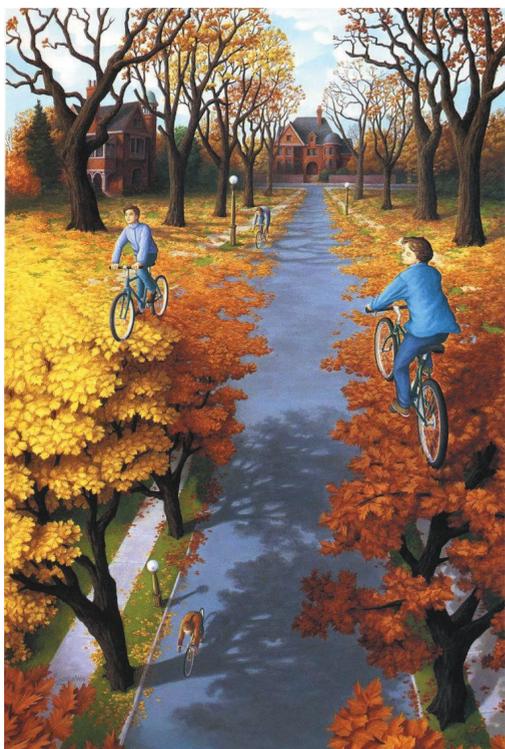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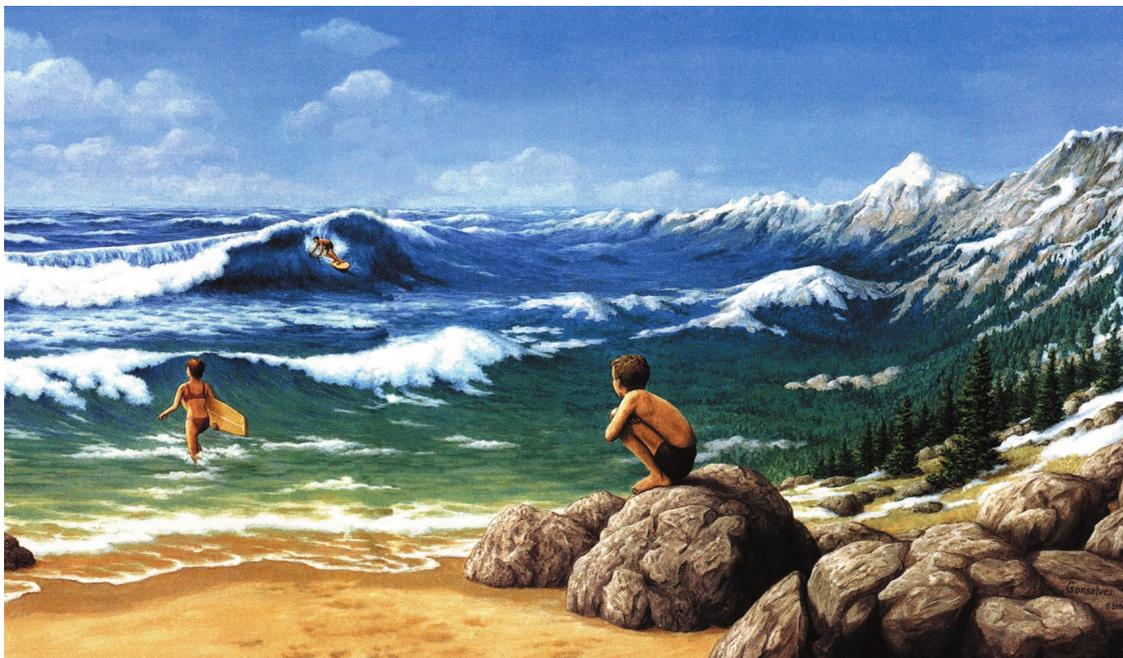
我打开了百叶窗，阳光强烈得如同一场爱情。我被耀花了眼，心情愉悦，不只是因为这天气温暖明丽，而是因为自然从来不算计什么。没有人需要这么多阳光，也没有人需要干旱、火山、季风、龙卷风，但我们得到了它们，因为我们的世界极为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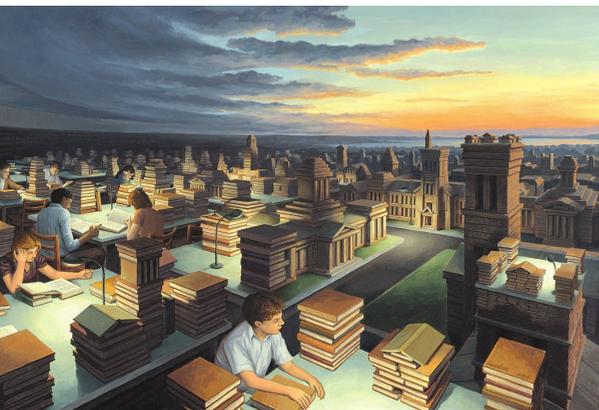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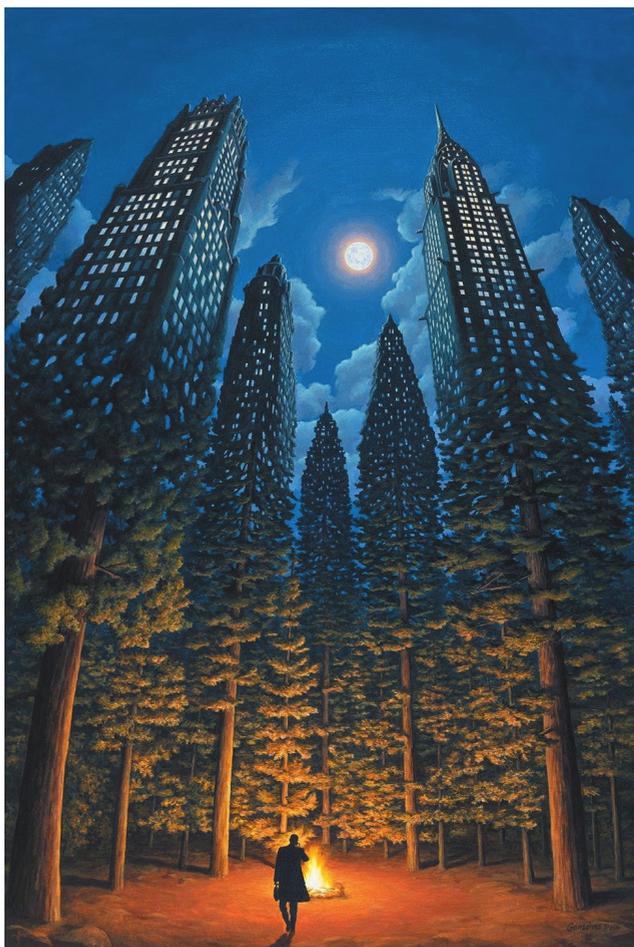
——詹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



## 盗梦空间 ● [加拿大] 罗伯特·刚索维斯

罗伯特·刚索维斯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有时会令你十分费解。开始浏览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些插画简直是绘画界中的“盗梦空间”！你不禁怀疑这些插画的内容是否是真实的存在。







# 网络社交逆行者

●杜梦楠 王 潇

“社交软件不再使用，有事请电话或邮箱联系。”大二学生杨青铜在短信编辑框里一字一句打完这些字，默念一遍后，郑重地点下“确定”，群发。

几秒之后，有人回了他一条：“是不是又犯病了？”

“我其实好了。”杨青铜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他心想：“谁有病还不一定呢。”一天打开社交软件几十次，他受够了那种“强迫症+神经质”的感觉。

当大量用户涌入网络社交平台，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杨青铜想做一个逆行者。而想做逆行者的不止他一人。

## “逃离”或“回归”

“为什么最近没有更新朋友圈？”

“因为最近生活太丰富。”

李晓峰是东北师范大学大二的学生，卸载微信近两个月。

她介绍了她的变化——她曾想把和母亲相关的回忆都写下来，落笔不到两

行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但自从卸载微信后，她爱上了写作，表达欲在回归，有时一整个下午坐在桌前不动弹，一直写到晚上不得不睡觉。她的“触觉”也开始变得敏锐，身边小事、课堂上的点滴收获，都能引发她的思考。不到两个月，那本两厘米厚的16开日记本已经被用去了1/3。

李晓峰曾疯狂地热爱网络社交平台。直到某一天，她情绪低落，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想得到朋友的安慰。但从中午发完一直“刷”到晚上，都没得到任何回复。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身上发生了什么。”这让她警醒，自己的生活好像已被强大的“魔鬼”牵着走。那天之后，她卸载了微信。

高中生丁丁的“逃离”缘于一次偶发事件。

一个月前的一天，她的手机通讯录突然出了问题，联系人全部消失，几经尝试不知问题在哪里。她一度担心会因此

失去与朋友的联系。但实际上，需要联系的人很快就能找到，而丢掉的，本来就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她随后进行了一个两星期无网络社交实验，期间把手机里的社交软件都放到一个文件夹中，关掉消息通知，不打开文件夹，没想到竟也能坚持下来。高中生的社交生活并不丰富，丁丁说，自己和爷爷奶奶的沟通已经明显改善，她以前觉得和长辈没什么话说，但现在有不少话聊。

## 我真的需要它吗

“过多的信息刺激不是好事。”钟春玖也不用微信。他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是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虽已被身边人说过多次，但他更擅长用自己熟悉的知识体系为自己“辩护”：

人对刺激的反应有接受信息、传导信息、处理信息、做出反应的连续过程。虽然人的认知过程还存在未知领域，但

就目前所知，信息的刺激输入过多或





不足，都会影响人的神经兴奋水平。

钟春玖曾对朋友宣布，自己若无法取得一个研究成果的临床批文，就决不使用微信。几个月前，他已取得批文，但依然没有使用微信。

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曾指出，每个人最紧密的交际圈子其实只有三五个人，次紧密交际圈子是12人到15人，再次是50人，个人能支配的、最多的稳定社交人数不过是150人左右。

现在，有的微信群已有好几百人，从联系人的数量来讲，已经超过了能稳定联系人数的上限。这些社交，你真的需要吗？

### 选择的权利

要做逆行者并不容易。尤其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如果希望维持基本的社交，就不得使用大多数人习惯的方式。

李晓峰刚开始远离社交软件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常常是，微信、QQ早上刚刚装上，晚上又卸载，过了几天要收信息，又不得不重新装上。这样的循环戏码，反复上演过多次。因为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环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康德最近也遇到了难处——他去进行个税申报，必须填手机号，可他不用手机。

64岁的他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文章都是手写后，请年轻的老师帮他录入。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几本书和一个布袋，别无他物。

刘康德不是逆行者，而是坚守者。“我现在的感觉是落后就要挨打，好像处于改朝换代时期的人，前朝的痕迹还没有完全去掉，新的东西却不断地加在身上。还好我是在哲学学院，有这样一个‘纵容我’的空间。”刘康德197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至今。“搞哲学的，能更客观地看待自然和人为的关系。”

刘康德曾经也是时代浪潮的追随者，1991年，他是上海最早一批排队花几千块钱装电话的人，21世纪初手机刚开始普及的时候，他也买过手机。

“但我感到它（手机）不是必需品。和别人有约，我都是事先讲好时间、地点，这么多年，我没有一次爽约。不像有手机的人，觉得不要紧，‘我们到时候联系’，我看地铁上面，人们一直问‘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乱得不得了。看起来自由，其实反而不自由。”

但今年他去报税时遇到难处了，以往自己去填单子即可，可今年开始网上报税，要他留下手机号；去银行买理财产品，也需要提供手机号，因为“国家有规定”。“现在把所有人都纳入到（用手机的）行列里面去，我感到这是痛苦的。这种感觉就是你想选择传统自然的生活方式，但这个环境让你无法选择。”

“科技先进了，但是人本身的一套生活方式不能也跟着彻底改变。机器跟人的关系，

实际上是哲学问题。机器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

### “是我使用它，不是它掌控我”

事实上，更多逆行者始终强调的是，不是绝对不使用社交工具，而是“我使用它，不是它掌控我”。

为了方便联系“女神”（喜欢的女生），杨青铜还是装上了微信。他采用了一个中和的处理方式，安装微信保证必要的联系，但不开通数据流量。每天晚上回寝室之后用Wi-Fi联网，花10分钟到半小时的时间处理网络上的信息，不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

李晓峰后来也“被迫”重装了微信，因为学校和班里有消息都用微信通知。

事实上，在卸载微信的一段时间里，她与一位朋友分道扬镳。因为在那位朋友看来，李晓峰不用社交软件，是对友谊的一种“抛弃”。

但这次重装微信，李晓峰的朋友圈依然被设置为关闭状态。她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让她更加认清了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友谊。“对朋友不重视，并不一定要通过那几个‘赞’或者几句评论表现出来，那些不过是徒增虚荣心。”

现在的她不会刻意去仇视微信，而是把微信看作普通的通讯软件。她说，现在她是掌控“魔鬼”的人。

（文中杨青铜为化名）

（逸尘摘自《解放日报》2016年4月18日，王青图）



## 晚睡者的生活态度 ●李松蔚

“晚睡强迫症”这个词，一被发明出来就有流行的趋势——实在是太有群众基础了。

我在一所大学工作。现在的学生几乎没有0点前就安心入睡的，他们未必是在熬夜用功，更多的是磨蹭，比如，躺在床上玩手机。他们并不愿意睡这么晚，也不觉得手机好玩，甚至不记得玩过什么，事后回想起来，懊恼悔恨的居多。有的学生急着写论文，实在写不出来，打定主意：“今天早点休息算了，明天起床精力充沛，好好大干一天。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一下就“轻松”了，忽然对什么事都来了兴致，看看闲书，打打游戏，要么迟迟不肯洗漱，要么躺在床上举着手机到凌晨。第二天别说精力充沛了，就连正常起床都难。即使再三自责，一到晚上又会故态复萌。

这种生活状态，跟网络的

发展脱不开关系。从前就算晚睡，半夜也没有那么多电视节目可看，一到电视屏幕全是雪花的时候，就知道该睡觉了。等到能上网了，就有了全天候的“杀时间”法宝。我庆幸自己是十几年前上的大学，那时还只有一台笨重的台式电脑可以上网，一到晚上11点，宿舍楼统一断电，这就是一个半强迫的入睡信号。晚睡的人要么点应急灯看书，要么到校外的小吃店借光自习，当然也有呼朋引伴吃夜宵到后半夜的，但无论如何，都有一点“专事专办”的意味，不至于让时间过于轻易甚至毫无知觉地溜走。而比我晚几届的同学，换笔记本电脑了，熄灯之后还可以在宿舍上网，睡觉时间就只能推迟到电池的电量耗尽以后。

等人类可以通宵达旦地拿手机娱乐自己了，我们就再也

不受限制了，想玩到多晚都行。这样一来，何时睡觉就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意志。

这增加了我们的快乐，快乐往往用来掩藏痛苦。

有一段时间我也每天晚睡。下班回家照顾女儿，忙碌一整晚，等到女儿睡觉了，我才能开始加班工作。工作到0点，原本可以睡觉了，心里总是有点不甘，觉得这意味着一天的结束。“这样就可以了吗？从早忙到晚，都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不免觉得有点不值。无论如何都要找几件事情做做，哪怕是无聊地上上网呢，也觉得这一天总算是没白过。

不用说，第二天我头昏脑涨，哈欠连天，从清早起床就疲乏，做什么都没有精神，有点像体内住了一个“破坏分子”——明知道第二天的日程很重要，偏偏要捣点小乱。从



有一个彩陶盆，名叫留白。好怪的名字。不过，看了东西后，就释然了。

一进彩陶艺术博物馆，留白就被摆放在一隅。不大，宽边，折口，腹上圆而下敛，好像一顶安全帽。

留白腹内是旋涡纹图案。旋涡纹在盆腹部的下方，一个旋涡，慢慢旋转，向左右上方扩散发展，变成两个旋涡。两个旋涡，继续扩散，形成三个旋涡。没有出现第四排旋涡，就戛然而止，留下了一半空白，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旋涡纹是马家窑文化彩陶器的典型特征。《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理五千多年前的马家窑人就懂。这里面也包含了留白的价值。



## 留白

◎ 问 远

难道是半成品？不像，这件陶器画工精细，笔力娴熟、老到，怎会是半成品？留白本是后来人在书法、绘画、文章中常用的技巧，没想到先民们不仅掌握了这项技巧，还用得如此娴熟、大胆。

留白是几年前在甘肃临洮某施工现场被发现的，发现者见它是一个只画了一半的彩陶盆，曾认为它是一件还未完工的次品，因而并不重视。收藏家讲究品相，器形完整、画工精美的物品才是首选，怎么会将一个只画了一半的彩陶盆看在眼里？但这件彩陶盆的价值，最终还是被有识之士发现了。

其实，留白是一种智慧。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即为此意。世间懂得留白的人多，识得留白的人少，会用者更是寥寥。周一早上，同事驾车上班路上发生剐蹭，烦恼好几日，都是距离太近惹的祸。在我看来，保持距离便是为生活留白。有距离，则产生美。🌿

（木秀摘自《广州日报》2016年4月20日）

这个角度来看，晚睡其实是一种隐性的、对“正常生活”的抵抗。晨昏交替，代表着生活的周而复始，入睡是对第二天的等待和祝福，一个人一再推迟入睡的时间，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他对生活有挫败感与怀疑：“这一天天地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的大脑已经被驯化得很好了，可以给自己一个大义凛然的答案：“有意义！”但人其实又很难欺骗自己。所以理智告诉我们，早点睡觉才是正确的，但我们的身体会消极怠工。晚睡可以看成这么一个提醒，它告诉我们：“注意！你

的生活态度出现了某种问题，你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喜欢现在的生活。”

我很快意识到，我在照顾孩子这件事上给自己附加了太多的压力，这使得我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相当糟糕。当我调整了心态之后，我开始期待每天晚上陪伴孩子玩耍的时光。那一天圆满的收尾，然后我就会心满意足地入睡。

我有一个来访者，三十多岁，他对我说：“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候。”他事业有成，身体健康，一切都很顺利。他说：“我有时候坐在家里，觉得，这应该就是我期待已久的

生活吧？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开车回来，都在车里坐着，不想回家，回到家不想吃饭，吃完饭不想睡觉。”

我问：“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开心的吗？”

他想想，忽然低下头，说：“我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就是挣钱。”

挣钱原本是为了生计，但他那时已经不愁生计，这使得他的生活失去了继续奋斗的意义——对于这一点，他的睡眠比他的理智更早发现。🌿

（春眠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4期，小黑孩图）



## 相爱一千个春天

◎潘彩霞

“时光一去不复还，命运对每一个人的安排都有说不出的奥妙。”在美国华盛顿第30街1049号“陈纳德楼”，90岁高龄的陈香梅身穿饰有蕾丝花边的桃红色便装，眉弯唇红，尽管早已是美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尽管陈纳德已经去世近六十年，但往事无法忘怀，在她心里，她是永远的“陈纳德夫人”。

### 一同吃杯茶，好吗

1943年，昆明的初冬温暖而晴朗，那年，陈香梅只有18岁，凭借出色的英语能力和良好的素质，她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央通讯社”的战地女记者，被派驻昆明分社。到昆明仅仅两天，主编便要她参加一个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我希望你将陈纳德少将和他的部下们予以人性化的呈现。人们都称他‘飞虎’。你的英文已经够好了，我想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困难。”

“午安，先生们！”陈纳德用带有美国南方腔的男中音向记者们致意，当视线触到陈香梅时，他马上补充道，“以及女士！”她微微一笑表示感谢。

整个记者招待会，陈香梅很少做笔录，除了注视和倾听，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住了。她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做不了，陈纳德那与生俱来的不凡气质像磁石一般吸引着

意外的，会议结束后，陈纳德迎面向她走来。“是陈小姐吗？你的父亲最近有信给我，问及令姊静宜的近况，并提到我可能不久就会见到他的另一位千金。”

陈香梅在旧金山任领事的父亲与陈纳德是故交，姐姐静宜就在航空队当护士。他彬彬有礼地低下头来，说：“假如你不急于回去赶稿，一同吃杯茶，好吗？”

首次见面如晨曦乍现，一缕奇异的情绪油然而生，他像春风一样，吹来了崭新的希望与期待。那天回到寓所，陈香

梅迫不及待地告诉姐姐静宜：“我见到他啦！”当她兴奋地描述陈纳德的伟大时，静宜冷静地打断她：“安娜，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爱上了他。”陈香梅猛一惊，且不说他是有妇之夫，抛开国籍、信仰，单是32岁的年龄差距，怎么可能呢？然而爱情常常就是这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 我爱你，我要你嫁给我

航空队司令部成了陈香梅最常去的地方，关于航空队的报道、专访开始频频出现在昆明、重庆的报刊上，两人工作性的关系日渐发展成私人间的友谊，他们偶尔聊聊生活，甚至说些不着边际的笑话。

1945年夏，因为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陈纳德毅然辞职回国。“明天我会到机场为你送行的，将军！”“可那里也许不是最好的道别处。”





他拥抱她，弯下腰，不顾众人在这场，与她热烈地吻别。在从未有过的激动中，陈香梅顺从地接受了这一西式道别。在她耳边，他的话语轻声却坚定：“我会回来的！”

抗战胜利后，陈香梅离开昆明到上海工作，平时就住在外公家。直到那天，一条简短的美联社电讯让她的心狂跳不已：克莱尔·陈纳德少将已在旧金山搭机前往中国上海，他拒绝谈论此行的目的。

3天后，走出机舱的陈纳德一眼就看到了记者群中的陈香梅，他热烈地呼喊着“安娜”。共进晚餐时，他突然说：“安娜，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我离婚了，我和她早就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顿了顿，他抓起她的手，继续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而且我想你也一定知道，我爱你，我要你嫁给我。”

陈香梅愣住了，尽管她崇拜他，甚至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他，可这突如其来的求婚还是令她不知所措。她希望他能够快乐、不再孤独，可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基督教徒；一个21岁，一个53岁——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她需要考虑。

他送给她一瓶法国香水，盒子里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给我最亲爱的人。”她因胃病住院，他每天派司机送花篮，面对满室鲜花，他故意问：“是谁送了这么多花？”她撒娇地开玩笑：“是你的司机呀，我还未死，他就想以花葬

我。”他一直在向她传递一个信念：他们在一起一定会非常快乐。

然而，真正的爱情之路不会是一条平坦的大道。阻力首先来自陈香梅当过外交官的外祖父：“我们家族中还从来没有人与外国人结婚，我不希望你在这方面成为第一个。”对于好友打算娶自己的女儿，父亲也坚决反对，当他以年龄为由苦苦相劝时，陈香梅动情地说：“我宁愿和一个我爱的人共度5年或10年的日子，也不愿跟一个我不感兴趣的人相处终生。”

### 我相信爱将永垂于死后

1947年12月21日，54岁的陈纳德与22岁的陈香梅携手走上了红毯，一个以千朵玫瑰做成的花钟出现在婚礼现场，象征着真爱永恒。婚礼上，连蒋介石和宋美龄也送来了特别的祝福。不久，他们凭窗而立、相拥热吻的蜜月照刊登在《新闻天地》杂志的封面上，英雄与美人，像极了好莱坞电影的宣传剧照。他说：“我活了数十年，如今才尝到真正的快乐。”她则说：“只要我们在一起，我就满足了，我们共同的生命正在开始。”甜蜜的爱情充溢在两人心中，这是生命最大的财富。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1956年夏天，陈香梅接到一个来自华盛顿的电话：“陈纳德夫人，我是希顿将军，陆军总医院院长……”

肺癌，需要马上开刀。第二天，陈纳德进了手术室，陈

香梅在床头发现了她前一晚写给她的信：“最亲爱的小东西，我并不怀疑明天手术后我仍会活着，然而，你是明白的，一切事情都掌握在上帝手中。倘若一旦我不能再见你或与你同在，在精神上我将永久伴随着你和孩子们。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垂于死后。”

上天眷顾，他活着出来了，然而情况并不乐观。他戒掉了烟，嘴边常叼着那个石楠根做的空烟斗。他不愿住在医院里“延长痛苦”，宁愿陪着她和孩子们在窗前看雪花飘落。他发着低烧，无法吞咽食物，却挣扎着带她和女儿们种花种菜——“全是为安娜栽植的”。

1958年7月27日，相伴近十一个寒暑之后，他离开了她。从此，春残，花落，人杳杳。那一年，她33岁，两个女儿都不满10岁。

不幸吗？也许常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她说：“我应该感谢上帝，我比许多人有福，因为我曾经有过爱。和陈纳德共度的这些年，我们深爱着对方。”

以泪蘸墨，她深情地写下《一千个春天》，爱情延续，永恒不朽。她谢绝了别人伸来的爱的橄榄枝，因为“爱情不会因为死亡而中断的”。而他的墓旁，她亲手栽种的红豆也在为他作证：“如果上帝容我选择，我会在死后更加爱你！”

（沈燕摘自《人民周刊》2016年第8期，李晨图）



## 我们的裁缝店

◎李娟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米，中间拉个布帘子隔开，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吃饭时就全部挤到外间，紧紧围绕着缝纫机上的一盘菜。

我们有两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还有一张占去整个“工作间”1/4面积的裁衣服的大案板，案板下面堆着做衣服需要的小配件，案板一侧挂着我们仅有的两匹布。房间的空白墙壁上则挂满了我们做的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是做出来卖的，更多的是别人订做后一时没有来取的。

我们的店面虽然小，但这样的话，炉子烧起来的时候，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是晚春吧，外面狂风呼啸，昏天黑地，树木隐约的影子在蒙着雾气的窗玻璃外剧烈摇动，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窗

玻璃上，“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房子里却温暖平和得让人没法不深感幸福——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滚一滚地波动，墙皮似乎都给香气酥掉了，很久以后会突然掉下来一块。至于炉板上烤的馍片的香气，虽然被羊肉的味道盖过了，闻不到，却看得到——它的颜色金黄灿烂，还泛着诱人的淡红。小录音机里的磁带慢慢地转，每一首反复听过的歌的歌词都已经失去它自己的意思，只剩一片舒适安逸。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腼腆地跟在后面，提个塑料袋子，宽容地笑着。我们给她量完尺寸之后，让她先付点订金，这个灵巧敏捷的漂亮女人二话不说，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3只鸡来：“3只鸡嘛，换一条裙

子，够不够？”她要订的是我们最新进的一块布料，这块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一挂出来，村子里几乎所有洋气一点的媳妇都来订做了裙子，她是落在后面的一个了——这是我们这个小地方能追赶的为数不多的时髦之一。

她说：“不要让我公公知道啊！公公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揽过旁边那个又矮又小的老妇人，拼命拥抱她，“叭”地亲一口，又说：“等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地，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地嘟囔了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甚至有些骄傲地看着眼前这个高挑苗条的年轻儿媳。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是我们这一带最出众的两三个漂亮女人之一，她有着猫一样明艳的容颜，目光像猫的目光一般抓人。她的举止也像只猫，敏捷优雅，无声无息。长年粗重的劳动和寒酸的衣着似乎一点也没有磨损她青春的灵气，反倒令她滋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新鲜的野气——虽然她修长匀称的手指总是那么粗糙，布满了伤痕；脚上拖着的那双干活时才穿的、还没来得及换下来的球鞋，鞋帮子早垮得没个形状了，脚指头也顶出来一个。

库尔马罕的儿子也是一个俊美明朗的年轻人，但一和妻子站到一起，就会很奇怪地逊色一大截子。



## 月光追过来

◎刘亮程

夜晚，我穿过村子，走进那排矮土屋中的一间，我关好门，静静蹲着。

那排旧房子一直没有拆掉，那时我有一间自己的小房子，我夜夜回到那里，孤单、害怕。门薄薄的，风一吹就能破。窗户在高高的后墙上，总是半开着，我够不着。我打开锁，锁孔有点锈了，老半天打不开，一阵一阵的风从后面追来，我不敢往后看，门终于打开了，我又不敢一下进去，开一个小缝，朝里望，黑黑的。“有人吗？”我在心里问。

一坨月光落在地上，我一侧身进去，赶紧关门，用一根木棍牢牢顶住门，再用一根木棍顶在下面，这时我听见风涌到门口，月光也追

过来，透进门缝的月光都会吓我一跳。我恐惧地坐在里面，穿过村子的那条路晾在月色里，我能看清路的拐角，一棵歪柳树的影子趴在地上。刚才，我匆忙走过时，没敢往那边看，我觉得那像一个东西，在地上蠕动，有时它爬到路中间，我远远绕过去，仿佛它会吃掉我。过了那个拐角是一个芦苇坑，路弯弯地向里倾斜着，我也不敢向芦苇坑看，那些苇梢一摇一摇，招魂似的，风一大就朝路上扑，我总感觉后面有东西追过来，是一阵风还是一缕月光，还是别的什么。我不敢往后看，我偷偷摸摸的，好像穿过村子时被谁看见了，我甚至害怕被房子和树看见了。

我至今记得我在村庄的夜晚行走的模样，我小小的，拖着一条大人的影子，我趴在别人的窗口倾听，有时趴在自家的窗口倾听，家里没有一丝声音，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别人家也没人。院门紧闭，门窗关着，梯子趴在墙上，我静悄悄爬上房，看见一个大人的影子也在爬墙，他在我下面，我上去时他已经在房顶，我想我的劲真大，把一个大人的影子拖到了房顶。

夏天的夜晚，天窗口敞开，白白的一坨月光落在屋里，有时在地上，照见一只鞋，另一只不知被谁穿走了；有时照见两只，一大一小，仿佛所有人穿着一只鞋走在梦中，另一只留在炕头，等人回来。月光移过炕头时，照见一张脸，那么陌生，像谁的父亲或兄弟。

（一叶知秋摘自春风文艺出版社《虚土》一书，杜凤宝图）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3只鸡和她那因年轻而放肆的美梦。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家里鸡少了，公公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

“家里鸡很多吗？”

“多得很。”

“50只？100只？”

“7只。”

“啊——”太不可思议

了，“7只鸡少了3只，你公公还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当地男人不过问家务——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来这里做衣服的女人们，一个比一个可爱，可爱得简直让我们都不忍心收她们的钱了。哪怕是五六十岁的老妇人，撒起娇来也跟小姑娘一样动人。她会像念诗一样哀叹自己的青春，满脸难过，眼睛却

狡猾地笑。

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的价格不得不降了一个档次——实在是没有办法呀……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意就更好了，我们也就更忙了，每天天快亮了才睡下。整个喀吾图小镇上，我们家窗子的灯光总是亮到最后。

（若子摘自万卷出版公司《阿勒泰的角落》一书，沈璐图）



从小到大，家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母亲掌厨，若平日远庖厨的君子父亲卷起袖子做起羹汤来，那必是有特殊食材入门（如螃蟹、臭豆腐），要不就是大宴宾客时。父亲的刀工是出了名地细腻，请客必备的卤味拼盘一定得由他来操刀：牛肠、海带、豆干做底，牛腱肉切成薄片呈半透明状整齐铺排在最上层，盘边则是以卤蛋瓣为装饰，最后再以西红柿雕花作画龙点睛之妙。

每当父亲在做这份细活时，我总会扒着桌边看他一步步完成这件大事——除了贪图父亲把零星的食材塞入我的嘴里，我更喜欢看他似变魔术般把浑圆的卤蛋分割成一片片的花瓣。他以嘴含着棉线的一端，用手把线在蛋上绕一圈，换个角度再绕一圈，如此转个四回，八瓣蛋花就这么绽开了，即便我后来接管了家里的厨房，这门绝活却始终没学会。

在我们姊妹仨还一口乳牙时，每当要吃甘蔗，父亲都会不厌其烦地将那咬不动的甘蔗节梗去掉，再把甘蔗切成大小适中的一块块，放在碗里让我们享用。夏天热到不行时，父亲会骑脚踏车从外面搬回一块冰砖，随即用锉刀锉出一脸盆的碎冰，里面添加了些什么料已不记得，但那冰凉的好滋味却让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吃凉面时，父亲会先把煮熟的肉块切细，连那小黄瓜也不用刨刀将就，仍是以刀工慢慢切出丝来，那份青

绿鲜脆的口感就是不一样。饭后从水缸里抱出来西瓜，他会先把那猪尾巴般的一段藤蔓连瓜皮一起片下来抹拭刀刃，随即切出一片片大小均等、厚度一致、像帆船一般的绿皮红肉瓜。若吃的是苹果、水梨，我也会在旁边等着接收父亲以小刀削下的如蛇状的果皮，好挂在脖子上当项链。

那时节，美援的面粉忒多，村子里的妈妈门便会变换着花样做出各式各样的面食点心，满足一家大小的口腹之欲。我们家也常做面点，每当

包饺子时，都由父亲和面、擀皮，当他卷起衣袖要大展身手时总会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一旁只会按剂子的我，还没吃上饺子便已开心起来。若是做馒头或包子，那么父亲一定会为我们姊妹仨各做一只小白兔，我也总会耐心地守候在蒸笼旁，等着那用红豆点缀双眼的小兔子出炉。

父亲不仅厨艺精湛，在美术、女红上也常是我们的靠山。我永远记得父亲和大姊联手制作的那个枕头套，绘制的是海底世界，那栩栩如生的水

## 父亲的手艺

●朱天衣





◎吴淡如

小燕是个拿高薪的女性经理人，负责跨国采购，好不容易有3天假期，能回家休息。不过，每次回家，她反而都伤痕累累地回来。

她的母亲看到女儿回来很高兴，很想多花一点时间陪她一下。不过，母亲的有些话会把小燕成长过程中的不愉快记忆在刹那间勾回来。小燕很累，到附近做SPA按摩，痛得哇哇叫。母亲忽然进来，坐在她旁边，说：“唉，都是你自己活该，谁叫你要那么累，老是飞来飞去！”

小燕形容听了这句话的感觉，仿佛被天上掉下来的砖块硬生生砸中了。她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了两天。她很想对妈妈说：“你以为我是自己喜欢累啊？这是工作！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怎么会有佣人伺候你？”小燕自知此话不可出口。

爸爸去世后，小燕挑起了家庭的经济重担，供养母亲和高龄祖母，以及外祖母。爸爸一直让家人过得不错，只不过，在他去世后，她才发现爸爸的公司已经有10年经营不善，举债度日。被爸爸养在“深宫”中的、从小只需动动嘴就有人服务的母亲对此是完全不清楚的。

让小燕觉得委屈的不只这些，她成长过程中那些微小却沉重的孤独，这一刻又全被唤了回来。“你考不好活该，谁叫你昨天晚上看电视。”考不好，因为妈妈的标准是100分。不小心丢了东西，妈妈说：“是你自己不小心，谁叫你那么粗心。”

在学校组织的旅行中受伤了，妈妈说：“都



## 别活得像个冰箱

是你自己找的，谁叫你出去玩。”失恋了真的很难过，妈妈说：“是你自己活该，那个男的本来就不是好东西。”虽然现在工作做得不错，但她刚入社会时也碰到过大裁员，妈妈说：“当时叫你当老师你不当，现在你知道了吧。”

小燕上次回家也很累，一脸倦容。妈妈说：“干吗弄得那么累？那么爱钱做什么？”唉，没有一声安慰，不是冷水，就是冰水。只能说或许妈妈的本意善良，只是不善表达吧。

或者就是因为没有一声安慰，小燕才变成了一个万事难不倒的女人。她碰到什么事，都会警告自己，不要回家说，免得二次受伤。对此，小燕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或许这也应该感谢母亲吧？但是，如果她将来有孩子，她绝对不要当“冰箱妈妈”。

刀子嘴有两种，一种可归于诙谐，一种归于讽刺。有刀子嘴的人未必有豆腐心，他们可以不带一句脏话、重话，却让人伤痕累累。

一个家庭中，当一个男人越来越不想回家说自己的心事，或女人越来越不想跟某个朋友联络，都是怕自讨没趣。泼冰水的人都不自觉，会说：“我又没说什么。”正因为不自觉，所以数十年可能未曾反省。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打破一缸爱。“你辛苦了”会比“谁叫你这么辛苦”话少且具同理心。

（潘光贤摘自《广州日报》2016年4月16日）

草，那五彩斑斓的热带鱼，简直如梦境般美到不可方物，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涂鸦之作便是绕着那水草和热带鱼转，它们已似图腾般烙在我的脑海中了。当同学们头终于铅笔素描或水墨国画时，我却自在在，一点也不担忧，因为

回到家父亲三两笔就为我解决了——但也就止于这些无关学业成绩的习作，其他功课乃至作文，我们都很识趣地决不劳烦他。

父亲一向不说什么大道理，总以身教示我们。虽则我是到了一个年纪才享受到写作

及慢工出细活的意趣，但他常年伏在案上写作的身影以及那陪伴我成长的细腻手艺，早已潜移默化，成为我生命的底蕴了。

（孤山夜雨摘自《中国妇女报》2016年4月17日，何保全、于泉滢图）



# 一棵树一样的大白菜

●叶兆言

现在，某些保健产品营销的对象是像我母亲一样的老太太，她们年龄已经过了七十岁，身体依然硬朗，经济条件不错，容易轻信，心软，想多活些日子，被骗点钱也无所谓。我常劝母亲不要相信推销员的话，什么东西一旦被吹得神乎其神，那一定有问题。尤其吃的东西，千万不要乱买，不要相信广告，否则花了钱舍不得不吃，吃下去，没什么用还好，真有什么副作用，麻烦就大了。母亲总是相信说明书上的话，她戴着老花镜，找来找去，寻章摘句，终于找到一行小字：“本产品绝对没有副作用。”于是，她把这句话反复念给我听，既想证明我的担心多余，同时也坚定了自己大胆服用的信心。

这些保健品的价格，大都是几百块钱，这是一个离退休老人心理上能够接受的价位。太高了，心疼；太低了，怕没效果。“便宜无好货”早已深入人心，太廉价反而蒙不了群众，几百块正好买一个心理安慰，花钱买平安——有时候，非要花些钱，心里才会踏实。花了钱，觉得它是个好东西，自然而然就有了效果。说是治头疼，服了之后，脑袋立刻

不疼；说是治高血压，也是立竿见影。什么气功神掌，什么这个丸、那个灵，类似的花样没完没了，旧的东西不灵了，新玩意儿立刻登场。

有人向母亲推销一张 1.5 万元的床垫，说是有什么磁，还有红外线，反正睡了之后，百病都治，有病治病，没病养生。因为是熟人，母亲婉言谢绝，介绍人却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坐出租车带母亲去看货，说是可以免费睡一睡。于是就去了，母亲躺上去，睡了没几分钟，熟人反复问有没有效，母亲出于客气，说了一声“有”，熟人就缠着她，让她赶快掏钱买。母亲说，一万五一张的床垫，太贵了，她买不起。熟人说：“笑话，你要真买不起，我也不会找你了。”母亲很狼狈，心里承受不了这

个价位，回家后又觉得对不起人家，毕竟人家花了出租车钱，她不买这个床垫，岂不是让人白花钱了。

国外有个典故，叫作“一棵树一样的大白菜”，说的是一桩本来不存在的事情，有人随口扯了一个弥天大谎，结果很多人上当，淘金一样去寻找这棵大白菜，最后当然找不到。这个典故颇有些像我们所说的吹牛吹过了头，它牵涉到了说谎的技巧问题。很多骗子都相信谎言说千遍便成真理，但是对于我母亲这样的老太太来说，把谎言说成真理没什么太大意义。一个离退休的老人，对真理已不怎么执着，到了一定岁数，人越老，心理年龄就越小。譬如我母亲，和她有一棵树一样的大白菜，她通常是不会相信的，就好像不会相信一张 1.5 万元的床垫可以包治百病。如果换一种说法，说某种白菜是用特殊肥料培育的，含有特殊元素，能治心脏病，能改善心脑血管系统——说不定就把人给蒙住了。不离谱不是吹牛，太离谱了却是浪费口舌，别人绝不会上当。

母亲因为这包治百病的床垫，渐渐还真悟出了一些道理。人在不肯上当的时候，会显得特别清醒，1.5 万元数额巨大，突破了心理底线，母亲反而成了哲





## 处世之道

●刘 墉

### 一

送礼，有个原则，就是看对象。

生活短缺的朋友，你最好送他实用的礼物；生活充裕的人，你可以送他个有趣的东西。送礼给前者，你的“姿势”要低，才不伤人；送礼给后者，你的“姿势”要平，才不显得谄媚。

### 二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每个人都有得意时，也有失意时。

老朋友发了，不见了，要想：“他忙。”老朋友垮了，避不见面，要想：“他难。”如果你不得意，千万别猜朋友因此躲着你，否则你只可能更孤立。如果你很得意，遇到以前的朋

友，千万少谈眼前，多谈过去，别人才会觉得你仍然念旧。

### 三

人最不能承受的重量，不是有形的重量，而是“无形的情”。

没有人希望欠人情，没有人希望背负“人情债”。有些男女，甚至会因为受不了爱人对他（她）太多情，而离开。

### 四

一个真正的人才，必然不会妒才。

因为他自己若有独特的才能与自信，何必去嫉妒别人的才能？反而因为发现了你的不同光彩，而乐于与你结交。即使他不得不与你竞争，仿佛变成了敌人，他仍然会尊重你的才能。因为你如果没有分量，又哪里配做他的对手？

### 五

不敢说不的人，往往缺乏实力。

他们只怕不顺着对方的意，自己就要吃亏。岂知愈是想讨好每个人的，最后可能谁也没讨好，因为没有人珍视他的“好”，却要加倍地责备他可能的不周到。

愈是想对得起每一个人的人，愈可能对不起人，因为精神、时间、财力有限，不可能处处顾及，结果服务的水准下降，还是对不起人。就算是他拼了老命地应付每个人，至少对不起他自己。

### 六

你在批评任何人之前，都应该想想。

是他这个人与你对立，还是因为他今天的职位和立场，使他不得不与你对立？进一步想，如果有一天，他卸下这份工作，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

（宁静姿涵摘自东方出版社《没有成功是偶然》一书，刘春杰图）

学家，花几百块钱的时候常犯糊涂，要掏一万多时，陡然变聪明了。她终于想明白熟人愿意付出租车的车费，不可能一点私心也没有，联想到社会上拿回扣的种种传言，母亲一下

子明白了一些人暴富的秘密。母亲给我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在电话里，她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觉得厂家推销1.5万元一张的床垫，实在愚不可及。我不愿意扫母亲的兴，其

实有人花一万多块钱，就像她花几百元钱，要上当也是非常可能的，厂家这一次不过是找错了对象。

（木又寸摘自重庆出版社《动物的意志》一书，刘宏图）



## 棘轮效应 与 荷兰病

● 岑 嵘

英国人凯思·高尔本是一个幸运儿。他和妻子曾喜中彩票头奖，获得 900 万英镑（约合 0.85 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奖金。然而高尔中奖后挥霍无度，还和结发妻子离了婚。2010 年，穷困潦倒的高尔因心脏病发作在孤独中去世，时年 58 岁。如果有后悔药，他一定会把那张中奖彩票丢到阴沟里。

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调查显示，近 20 年来，欧美的彩票头奖得主在中奖后的 5 年内，大多会因挥霍无度等原因而变得穷困潦倒。该项调查同时显示，美国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每年高达 75%：每年，12 名中奖者当中就有 9 名破产。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提出了“心理账户”这一概念。经济学家解释说，人们在获得收入或进行消费时，总是会把各种不同

的收入和支出列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心理账户会造成认知偏差，让我们不能理性地管理自己的财富。比如我们会把中奖收入列入“意外之财”账户，对这种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人们往往不会太珍惜，从而任意挥霍使用。

同时，经济学上还存在着一种“棘轮效应”。所谓棘轮效应，是指人的消费习惯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并且，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

根据这种效应，当中大奖者习惯大把花钱后，即使日后再没有收入进账，他们依旧会沿袭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导致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中大奖者会有如此高的破产率。

有趣的是，不单是个人一夜暴富可能会带来恶劣影响，突发横财的国家也同样如此。

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统治西班牙期间，来自秘鲁的白银源源不断地送到西班牙，传说秘鲁曾经的主人阿兹特克国王蒙特祖马曾立下誓言，说掠夺他王国领地和财富的人必将受到诅咒。大量白银的流入居然引发了西班牙的经济衰退。从这以后，这种被称为“资源诅咒”的现象开始折磨许多突发横财的国家。

塞拉利昂发现了价值惊人的钻石，接踵而来的是这个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乱；几内亚发现了储量世界第一的铝土矿，但是这丝毫没有帮它摆脱贫困，财阀和军事强人为矿产资源展开的争斗持续了几十年。

有些突然发现石油的国家也同样遭受着“资源诅咒”。比如伊拉克、尼日利亚，尽管获得了意外之财，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远低于依靠贸易和科技发展的国家。

17 世纪最典型的创业家荷兰人，在 20 世纪发现了本国储有大量天然气，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让荷兰坐享能源价格高涨的红利。然而随着出口增加，荷兰盾汇率随之上升，劳动力成本上涨，工农业国际竞争力急速下滑，最终造成荷兰的经济恶化。

所以，经济学家也把这种“资源诅咒”现象叫作“荷兰病”。



（张秋伟摘自《深圳商报》2016 年 3 月 30 日，邝 颢图）



我同学的老公是个典型的金领，年薪将近百万，家中已置下七八套房子。但他很抠门，夏天不到最热的那几天，决不开空调，有时他老婆受不了，坚持开了空调，他老人家也会苦等老婆睡着了，再悄悄地关了。可怜我的女同学常常半夜被热醒，坐在汗湿了一大片的凉席上大发脾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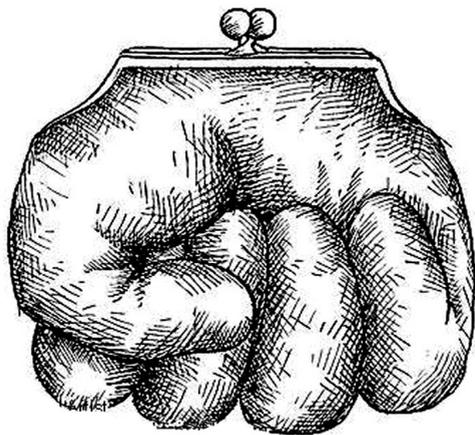
他对自己更抠，出差到外地，中午吃路边摊，一碗小馄饨下肚，觉得没饱，问老板能不能再下半碗，老板说：“没有这种下法。”他掉头就走，到超市里买了个最基本款的面包垫垫肚子拉倒。

在外面喝可乐剩下的瓶子，是要带回家卖钱的，为了避免老婆大人随手扔进垃圾箱里，金领同志冥思苦想想出一招——让老婆不要在外面喝完，留那么1/3到家再喝，这样就不大会在路上扔掉了。最后，我的女同学开玩笑地总结说，她感觉啊，如果她在外遇到坏人了，她老公宁可她被劫色，也不愿意被劫财。

第一次听到这些时，我被大大地震惊了，不但震惊，还义愤填膺——百万年薪算啥？七八套房子算啥？在蒸笼般的房间里，在饥肠

辘辘的路途上，背负着这些又有什么意思？我甚至油然而生出一种优越感来：咱们虽然没钱，但小日子过得舒畅滋润啊。

后来又跟那位女同学见了几次面，又听她讲了些她老公的抠门轶事，听着听着，竟然在抱怨的背后，听出点赞扬的意思，而且，听得我也有点肃然起敬了。劫色劫财的话自是笑谈，除此



## 抠门是一种理想主义

◎ 闫 红

之外，抠门没有太多的坏处啊。被热醒是有点难受，但热醒那么几回也就习惯了，还环保了；假如一个面包也能吃饱，又何必为了面子要一碗必然要剩下一半的小馄饨？把可乐瓶带回家说起来有点寒碜，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他们家七八套房子里，起码有一个小户型的卫生间的瓷砖，是那些被不远数里地带回家的饮料

瓶换回来的吧。

这么一想，我觉得在一个抠门的人身上是有一种理想主义光辉的。他们目标远大、坚忍、执着，不容易被诱惑，也不轻易妥协。他们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实现宏大的目标。他们的人生既规整又简约，时常还很有创意。日本江户时代的作家井原西鹤写过一本《日本致富宝鉴》，就把节俭当成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来写，说有一个人立志要做大家的榜样，年轻时不小心置了件染色的软布料衣服，到老了还在后悔。他是该后悔，说起来一件染色的软布料衣服花不了多少钱，可要是蛋生鸡、鸡生蛋地循环下去，焉知不是一大笔财富，不是他的财富金字塔上那个闪闪发光的塔尖儿？相对于这份紧凑紧张，

我们活得未免太松垮垮，将整个人生都当作一笔小零钱，零敲碎打地花出去了。这样的我们，有什么资格看不起那些抠门的人呢？也许是出于嫉妒吧，当我们把他们描述成“奇怪的一类”时，自己内心的压力也顿时缓解了许多。

（心香一瓣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彼年此时》一书）



### 赶紧减肥

7岁的儿子特爱恐龙，昨天他看了一部纪录片后对我说：“妈妈，你赶紧减肥啊。”我说：“咋了？”他说：“鲨鱼龙爱吃30公斤以上的食物，要是恐龙复活，你就完了！”

### 鼓励

有一次，我考试得了0分，老妈看后大发脾气，说：“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不会有出息了！”

老爸听到后，马上对老妈说：“小孩是要鼓励的，不能骂！”然后，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儿子，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下辈子可一定要努力啊！”

### 洗发液

我妈把洗发液弄洒在自己手上了，从卫生间狂奔到我的房间，我以为她要找纸，然而，她把洗发液全抹在我头上了……然后她说：“快去洗澡吧。”

### 改变

昨天下班路过一家发廊，见一个小伙子站在门口冲我喊：“妹子，进来烫个头啊！”

我想着自己已很长时间没打理过头发了，就走进发廊把头发烫了。烫完头，结完账，准备离开时，站在门口的小伙子帮我打开门，然后喊道：“阿姨，下次再来啊！”

### 凌云之志

A：“今天我和女神表白了。”



B：“她怎么说？”

A：“她说她实在是配不上我这样一个有着凌云之志的男人。”

B：“你有什么凌云之志？”

A：“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推销电话

今天接了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电话。接通后，推销员说：“先生，你出门一般使用什么交通工具？”我说：“你们不都是先问姓吗？”推销员说：“先生，您贵姓？”我说：“我姓孙。”推销员说：“孙先生，您好！”我说：“我习惯别人叫我孙大圣！”推销员说：“孙大圣您好，请问您出门都用什么交通工具？”我说：“废话，当然是筋斗云咯！”

### 中计了

终于要去爬长城了，打扮利索后准备出发，发现老婆穿着一双高跟鞋，我就对她说：“穿高跟鞋爬长城会很累的，走，我陪你买一双运动鞋

吧！”“好的，还是你细心。”结果我陪她逛了一天街。

### 人生缩影

在餐馆吃自助餐，忽然有个奇怪的联想，觉得很多人吃自助餐的过程仿佛人生之缩影：开始时饥肠辘辘，大鱼大肉，仿佛青年之血气方刚；渐渐不饿了，开始精挑细品，仿佛中年之沉稳老练；最后饱了，开始打嗝剔牙，仿佛老年之迟暮。

正联想着，猛然惊觉邻桌的人不见了，两位服务生正在把他们留下的东西清理掉……

### 生日礼物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生日过后第二天才想起前一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去问我妈，为啥我过生日她没表示。我妈说：“昨天不是给你煎了鸡蛋吗？还有，你没发现我昨天一整天都没骂你吗？”

### 比打针还疼

我在医院急诊室偶遇一对父子，爸爸带着儿子来打针，儿子大哭：“好疼啊……”爸爸心疼儿子，和蔼可亲地劝道：“乖啊，听话，不然一会儿挨揍比这还要疼。”

### 停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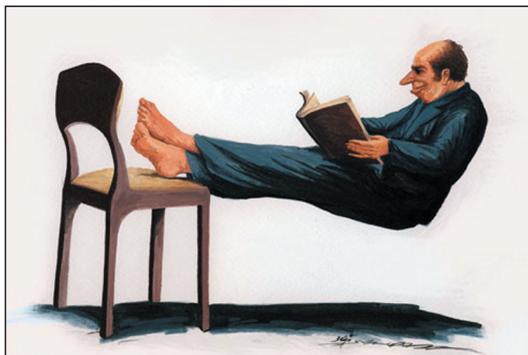
早上突然停电了，老妈让我去看一下是只有我家停电还是整个小区都停电。我在被窝里拿出手机，打开Wi-Fi，列表里空荡荡的。

“妈！是小区停电！”

（赵世英等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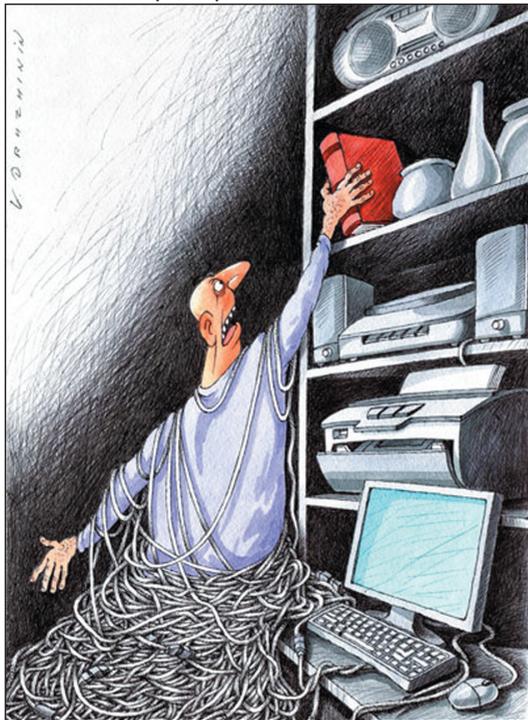
# 书的幽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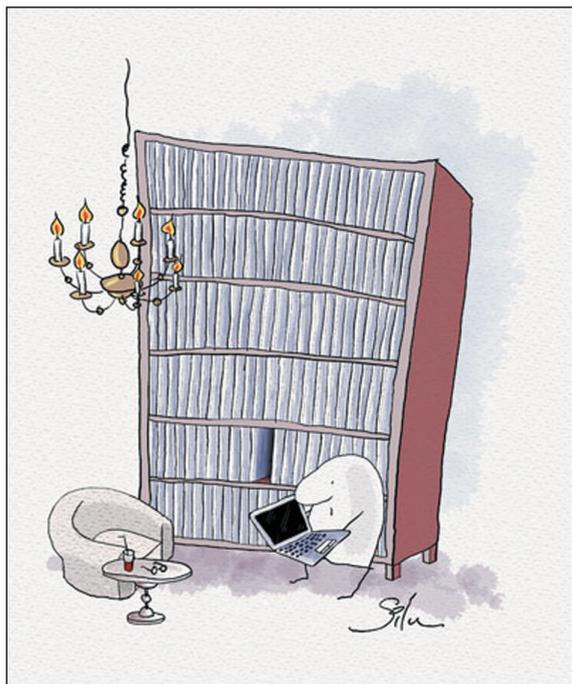
〔伊朗〕Shahram Reza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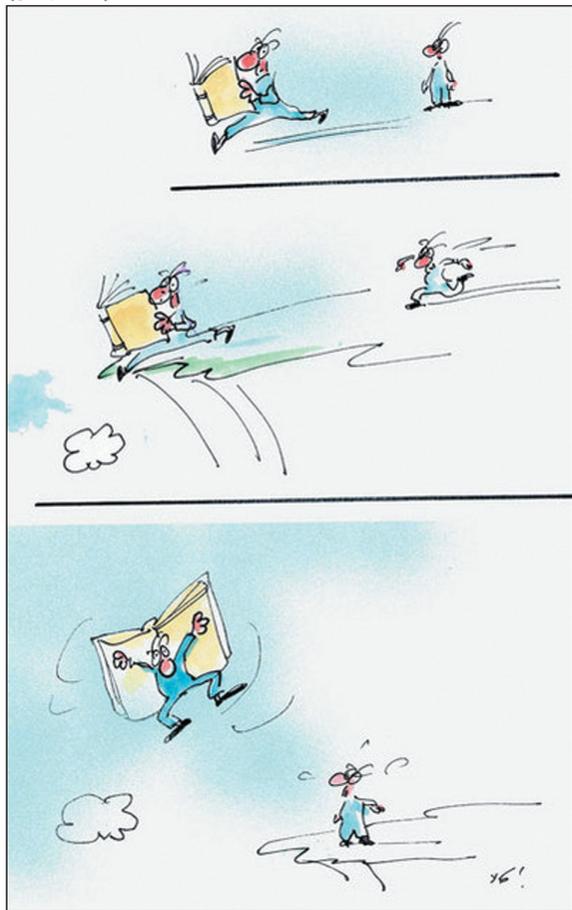
〔乌克兰〕Valeriy Chmyriov



〔俄罗斯〕Valentin Druzhinin



〔罗马尼亚〕Vasile Pascuta



〔塞尔维亚〕Ubovic Nedeljko



# 寒门如何出贵子

●首席米虫

## 一

多少次，我们在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论调：“寒门再难出贵子。”他们给我们举了很多例子，看起来似乎的确如此。

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从1964年开始，选取来自英国不同地区和具有不同家庭背景的14个7岁的孩子，用纪录片手法拍摄他们的生活、言谈和想法。到2012年，一共拍了8集，当年的孩子们也到了55岁，纪录片基本上展示了他们一生的变化。

穷人家的孩子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照料，大部分没有读大学就去打工，19岁或20岁结婚、生育，在孩子到来后生活愈加困难，无力同时照顾孩子和坚守工作岗位，从而导致更容易失业；孩子不断增加，因为缺乏知识和能力，导致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而不断变换工作又导致没有职业技能、经验和人脉积累，继而无法提升收入和社会地位。步入老年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抱怨政府不理解、不支持他们，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难过。他们的孩子们通常也是早早退学打工，早早结婚、生子，找不到工作，进入了与父辈同样的循环。

而精英阶层的孩子，从小对未来的路径有明确的认识：去哪里读初中，去哪里读高中，去哪里读大学，大学读什

么专业，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然后一步步完成这些计划。他们在遇到了合适的人之后结婚，生育孩子，给孩子良好的教育，并珍惜陪伴孩子长大的时光。而他们的孩子，也进入了接受优秀的教育、获得优质的工作这一良性循环。

结论依然是：出身背景决定了生命的轨迹，跨越阶层晋级，14个孩子中只有1个人做到了，12个人留在了自己的原有阶层，剩下的1人甚至因为没有考上目标学校而自暴自弃，落入了下一个阶层。

## 二

出身背景和环境给了人不同的选择机会，同时让人在选择的时候有了不同视角，从而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人生曲线，便是把这一个个选择点连接起来。

人生中最大的几个选择，依次是教育、婚姻、生育、工作，以及为意外所做的准备。

### 1. 教育

精英阶层的律师安德鲁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人无法确定留给下一代什么财产，但起码要保证让他们得到最好的教育，知识是抢不走的。”而大部分穷人，因为自己本身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所以对孩子中学没读完就去打工赚钱习以为常。因此，他们无法享受教育带来的3个基本好处：掌握更成熟的价值

观、世界观，获取更多的知识，结交优秀的人。

### 2. 婚姻、生育

婚姻是人的第二次生命，你可以因为另外一个人获得进入新世界的机会。

大部分穷人家的孩子草率地对待了这次机会。

后遗症是，过早地生育，自己还未成熟便要承担养育孩子的重任，经济条件变得越来越窘迫；年少冲动时完成的婚姻，在家庭琐事和经济压力的影响下变得愈发脆弱，离婚变得常见。破碎的婚姻、变动的家庭，以及不断增加的小孩，这些成了穷人不断要面临的生活难题，成为他们奔向更好生活的拦路虎。

而在精英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挑选另一半时，明显更加谨慎，因此也会有更加稳定而幸福的婚姻。他们一般在有准备的情况下抚养下一代，确保在能力范围内给下一代良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为家族的良性循环创造条件。

更有幸运的人，所爱并结婚的对象拥有更好的家庭环境，从而通过婚姻进入了新的阶层，相当于给生活“开了挂”，进入了新跑道。

### 3. 工作

由于缺乏教育、家庭经济压力大，穷人的孩子长大后不得不在各类门槛低、需求不稳定、替代性强的工作之间不断变换。缺乏成长的机会，缺乏



晋升的空间，他们基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穷人家的孩子为了自己过早出生的孩子到处打零工时，精英家的孩子还在读大学，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当穷人家的孩子在一个又一个临时工作中消耗自己最盛年的20岁至50岁时，精英家的孩子逐渐走上计划中的工作岗位，积累经验、人脉，逐步承担重要角色；当穷人家的孩子逐渐老去，抱怨经济不好，失业，还要为孙辈打算时，精英家的孩子却在考虑如何更进一步，成为能影响规则甚至制定规则的人。

#### 4. 意外

重大疾病及工作能力丧失等意外是让穷人变得更穷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于意外，精英一般早早做好了保险计划，来保障自己的家庭不会因此受到太大的经济影响。而穷人更愿意事后花钱，而不是事先做好准备。

现实生活中，为了给亲人治病倾家荡产的例子，因为经济支柱发生意外致使整个家庭陷入困境的例子，数不胜数。

因为穷，不愿意花钱买保

险，而意外一旦发生，穷人则被打入了更穷的深渊。

### 三

然而，寒门虽然难出贵子，却总有例外，这些例外让我们看到希望。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出身决定论”，会发现它的本质是出身对心智的局限——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找不到更优选项，以及在面临选择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受此启发，我们整理了“成为寒门贵子”的9条攻略：

1. 不要被“出生决定论”打倒。想想《阿甘正传》，智商儿也能把事情一件一件做成，何况智力高于平均线的你？

2. 渴望成功，这种渴望应超越对未知的恐惧，超越对要拉下颜面的担心。

3. 珍视教育、婚姻、工作、进修等机会，它们能改变你现有的生活。

4. 不断学习进取。看书，

和更优秀的人交朋友，以及从历史和之前的成败中学习。

查理·芒格曾说：“有一个相关的道理非常重要，那就是你们必须坚持终身学习……我不断地看到有些人在生活中越过越好，他们不是最聪明的，甚至不是最勤奋的，但他们是学习机器，他们每天夜里睡觉时都比那天早晨聪明一点点。”

5. 多问为什么。通常问5个为什么能帮你挖到事情的真相。

6. 尽可能去旅行，这会拓宽你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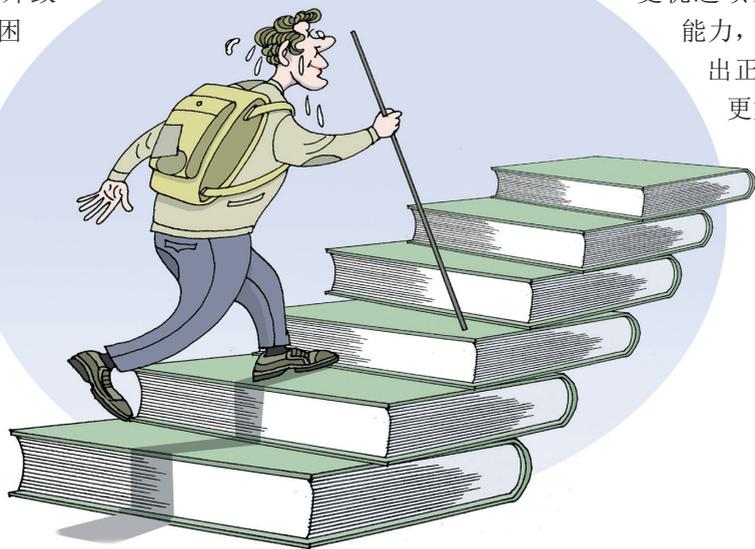
7. 学会销售，不论你在哪个行业。这样你才能让自己的想法被更多人接受，让自己被更多人接受，才能撬动更多资源为你服务。

8. 总是交出超出预期的答卷。这样机会来临时，你才有机会获得。

9. 提前做好保障，这样意外来临时，你不至于被打入深渊。

简而言之，我们要主动去寻找更广阔的世界，去认识更优选项，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获得更好的结果。🌱

（多多摘自简书，黎青图）





# 布鲁克林没有膨胀

◎周 濂

“二战”期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郁郁寡欢的男孩被他的妈妈带去看心理医生，他的妈妈说：“他最近情绪很低落，突如其来地，他不想做任何事情。”

“你为什么会情绪低落呢，艾尔维？”医生问男孩。

“宇宙正在膨胀，宇宙代表着世间万物，如果它正在膨胀，那么总有一天，它会四分五裂的，那将会是世界末日。”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妈妈一边对艾尔维大声吼着，一边向医生抱怨，“他为此不再做作业了！”

艾尔维瓮声瓮气地说：“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宇宙和作业有什么关系啊？”妈妈的声音从怒吼变成了尖叫，“你现在是在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没有膨胀！”

好吧，我承认这不是真实的故事，而是伍迪·艾伦《安妮·霍尔》中的一个桥段。伍迪·艾伦不是我最爱的导演，《安妮·霍尔》也不是我最中意的电影，但是这些丝毫不妨碍我把这部片子翻来覆去看了许多遍，而且每回看到这段对话时我都会放声大笑。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宇宙和作业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就像一个无限遥远的目标不是目标，而是一个欺骗；一

个无限遥远的理由不是理由，而是一个借口。

艾尔维应该去写作业，因为艾尔维在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没有膨胀，布鲁克林也没有被轰炸。

1940年9月7日，德国空军第2航空队出动1000架次飞机空袭伦敦，长达10个月的不列颠战役就此拉开序幕。据统计，这期间伦敦被轰炸超过76个昼夜，逾4.3万名市民死亡，约10万幢房屋被摧毁。有时候，我忍不住替艾尔维惋惜，因为和宇宙在膨

胀相比，德国人的炸弹显然是一个更好的理由。当然，问题在于，没有谁会为了不写作业而选择德军的炸弹，问题还在于，当死亡的威胁真的近在咫尺时，人们也许才会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读书写字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上。

比方说那张著名的《在废墟中读书》的老照片：在德军炸弹刚刚“问候”过的图书馆里，硝烟仍未散去，遍地都是瓦砾和断梁，3位头戴礼帽的伦敦市民安静地伫立在尚未倾圮的书架前，浑然忘我地凝神寻找书籍。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画面能比这张照片更好地阐释了人类文明和尊严的“败而不溃”。

昨天，我读到这么一段话：

“清晨，塞林格登上奥马哈海滩，他的背包里装着写了6个章节的未完成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下午，伊夫林·沃因在伞兵训练中因腿部受伤而在德文郡养伤，在那里，他完成了小说《旧地重游》的最后一章。”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在“一战”前线顶着协约国炮火埋头撰写《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想起在战火纷飞的波黑，某间地下室里一遍一遍挥动球拍的德约科维奇；想起





时间这个东西特别有趣，它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消费资料，它既是资本品（投资品），也是消费品。

比如说，我们到欧洲去，看到欧洲人很悠闲，凭一瓶啤酒就能坐在那儿待一下午，对这些人来说，时间就是消费品。人家已经活到那个份儿上了，生活质量高到可以消费时间了。但对我们来说，每天加班加点，那时间就是资本品，相当于是一种资本，我们是要靠这个时间来换取金钱的。在这个过程中，消耗时间就是生产。

所以，在人有限的一生当中，有一个互相排挤的效应。时间作为消费品和作为资本品是互相排挤的，也就是说，你在生产上用了多少



## 时间交易

◎冯 仑

时间，就挤掉了你多少消费时间。你有这个就没那个，有那个就没这个。

在时间的投资上，你可

能得到的回报是金钱，但也可能就是时间本身。当温饱不成问题的时候，时间本身就变成了特殊的消费品，甚至是奢侈品。

如果你能时刻看见自己还剩多少时间，如果我们在有效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去做好一件专业的事情，用持久、专注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事业，我们可能会得到很多的金钱，同时我们又能省出很多的时间来。而省下的那些时间，就相当于投资的回报，我们可以拿出来消费，很好地去支配，享受生活。我们可以去度假，可以去画画，去满足个人的其他兴趣。

（王树芳摘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Matt Leyen图）

2000年在英国一家二手书店重见天日的那张“二战”旧海报：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行）。据史学家考证，这份海报印于1939年春天，为了迎接必将到来的对德战争，英国政府印刷了3款海报用来鼓舞士气，其他两款在战争初期被广泛印发，唯独这一款虽然印了250万份，却始终没有派上用场，原因是英国本土没有沦陷，而英国政府原定在本土沦陷之后才发放它。就这样，这张海报被尘封了整整61年。2013年8月17日的《经济学人》评论说，这个标语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英国人自我期许的人格形

象：“不事声张的勇敢，稍许的刻板，以及在轰炸中照常煮茶的镇定自若。”

这应该就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心向往之的“德性”吧。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问道：“如果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如果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生活得更好，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正义的人？”我始终相信，黑暗的力量不足以控制生活的所有方面，哪怕是在一个普遍不正义的时代，仍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去承担生活的责任以及政治的责任，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推诿的理由或借

口。

自我感动是件让人生厌的事情，我很清楚“在废墟中读书”以及“Keep Calm and Carry On”一不留神就会跌入“刻奇”（讨好自己，迎合自己）的陷阱。维特根斯坦说，哪怕你意识到生活在根本上的不安全，意识到根基随时会垮掉，也“决不可因此戏剧化，对此你必须提防”。

宇宙正在膨胀，世界末日总有一天会来临，但是在此之前，请让我们牢记，布鲁克林没有膨胀。

（山 高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正义的可能》一书，勾犇图）



# 象牙色毛衣

● 裘山山

他是她丈夫的老朋友。

她和他相识也有些年头了。

谈恋爱时，他是他们的“保镖”“信使”乃至闹矛盾以后的“说客”；结婚时，他们为他布置新房——他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连他们出门旅行，都是他接送。

她很感激他，总是对丈夫说，在众多的朋友里，他是最热心帮助他们并不求回报的一个。丈夫亦点头称是。

然而，这么一个活泼、乐于助人的人，自己的感情生活却十分不幸。他谈了一次又一次恋爱，都以失败告终。偏偏他又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所以每次感情失败，他都要沮丧许久。

他没有姐妹，母亲早已故去，这使他的生活缺少女性的关爱，显露出一种十分明显的

窘迫。

在又一次和女朋友闹僵后，他来到她家。她并不劝慰他——那没用，她只是静静地织着毛衣，听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讲着他和那个女孩子的事。他忽然苦笑着举起双肘说：“你瞧，我毛衣破成这样了，她也不肯替我织。你知道我这个人，感情上总希望得到别人更多的付出。我孤独得太久了。”

她心中生出无限怜悯，但依旧什么也没说。后来他走了，胳膊肘毛衣磨破的地方露出红运动衣的颜色，十分刺眼。

晚上，她对丈夫说起这些，丈夫也叹气。于是她说：“我给他织一件毛衣吧！”

丈夫沉吟半晌，说：“以后吧。”

她便不再提。

终于有一天，他结婚了。

那是很神速的。他几个月没来，她还以为他外出了。然而，突然有一天，他带了一个女孩子来，进门就说：“这是我爱人。”

她由衷地为他高兴。丈夫也乐呵呵地跟他开玩笑。她赶紧上街购回一块非常漂亮的挂毯送给他，补作结婚礼物。

新房布置得很漂亮，一看就是出自他的设计，那块挂毯挂在客厅里，很有点艺术品的味道。

然而，挂毯还没落上灰，他们就离异了。

这一回他彻底绝望了。他对她和她丈夫说：“看来我只能过单身生活了。”他没有说那女孩子一句不是。

他依旧穿着那件旧毛衣，只是两只破袖子被拆掉后补织了一段不伦不类的颜色。

“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纪念。”他苦笑走了。

她决意要为他织一件毛衣。

丈夫说：“这家伙对色彩挑剔得很，你得先问问。”

她就去问他。他呆呆地怔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给我织毛衣？”

“怎么啦？”她尽量把口气放平淡，“不相信我的手艺？”





## 余数

◎朱学勤

面对自然，人生永远是一堆偶然的沙粒。因此，人生永远留有一幸：人身难得。

那么，人身最难得的是什么？是余数，是经过社会

整合，剩下的最后那一点儿加减乘除后除不尽的余数，小数点后的余数。

面对宇宙，人身是余数；面对历史，艺术是余数；面对白昼，夜梦是余

数；面对成人，孩子是余数；面对你自己，你的记忆是余数。

应该经常清点的就是这些除不尽的东西，这才是最后剩给你的财富，这才是提醒你还有具人身的证据。

（夕梦若林摘自《经典美文》2016年第4期）

“不不不。”他笑了，“我哪能挑剔你的手艺。我只是……其实也没什么。”

“那就告诉我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他认认真真的想了很久，说：“象牙色。”

她想不出象牙色是什么样的颜色，但还是点点头。打这以后，她见商店就进去问，但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

这样一耽搁，3个月过去了。

后来，她终于托人从上海买到了，那是一种似淡黄又似浅灰的颜色，透出几丝温馨。

她设计了几种样式，去问丈夫。丈夫说：“我怎么都行。”

“又不是给你织。”她嗔怪道，但心却莫名地动了一下，“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丈夫“噢噢”地应着，随便指了个花样。

不知怎的，她把已经绕成团的线塞进了箱子，重新买线给丈夫织了一件，尽管丈夫早已有了好几件。

这样一耽搁，3个月又过去了。

到了秋天。她觉得他已经

很久没有来了。她想织好毛衣后再和丈夫一起去看他。

起了头，但总是织织停停，进展很慢。并且丈夫晚上在家时，她会自然而然地将“象牙色”放下，拿起别的毛线活儿。那时她已有了身孕。

织到一半时，她生产了。

孩子一出世，便有千万件事情从地下冒出来。她和丈夫都忙得不可开交，丈夫胡子拉碴，头发如乱草，让她看着心疼。

光阴似箭，似弹指，似流水。

孩子已经蹒跚学步了。有一次，那只小手不知从哪里扯出一团线来，越拉越长，最后带出了那件织了一半的象牙色毛衣。

她心生歉疚，同时也想起，他已经很久没过来了。她赶紧拿出来织，又赶紧向朋友打听他的近况。朋友说，他早于几个月前申请调到甘肃敦煌去了。

她惊愕，他居然不辞而别。问丈夫，丈夫说，他曾到他单位跟他告别过。

“为什么不跟我说？”她

问。

“这家伙，是不是误会了你给他织毛衣？”丈夫半开玩笑地说。

于是她和丈夫很久不再谈到他。

突然有一天，他死了。丈夫告诉她时，眼睛红红的，连续抽了两包烟。

他夜里行路时，掉进了荒原上的一口枯井里。

在他留下的遗物中，有一封写给她和她丈夫的信。其中有一段是专门写给她的——

我知道你一定早已将毛衣织好，可我不愿来拿，每次见到你，我最怕的就是你告诉我：“毛衣织好了，拿去吧！”为了这个，我索性不再来，也为了这个，我才不辞而别。自从你对我说，你要为我织一件毛衣，我就一直感到一种温情萦绕在心头。我总是想，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人在为我织毛衣。我不愿让这温暖的感觉中断。我最需要的不是毛衣……

她和丈夫赶去参加他的葬礼，带着那件不再能温暖他的象牙色毛衣。

（丁香清幽摘，沈璐图）



普劳森湖监狱

## 静静的绞刑架

◎陈丹燕

“你是说要去普劳森湖监狱？”我的德国老友翻起她灰色的眼睛向我确认。见我点头，她说：“那好，我们去。”

从十字山出发，经过梯尔园，看到一家一户的土耳其人在湖边草地上野餐，依稀传来的，是他们家乡那种缠绵的音乐。经过被烧过的国会大厦，看到旅游者排着长龙，等待上国会大厦的玻璃圆顶去看柏林市容。经过六月阳光下静静的住宅、小花园、星期天关门歇业的商店，星期天柏林真正住人的地方，通常都静得像没有一个人一样。我们的白色老捷达车在阳光下的大街上开着，远远地，还在一座桥上，就见到绿树下面红砖的大房子，是19世纪中叶柏林流行的那种样子，红砖头砌的，听说是为

了好看又省钱。那就是在柏林有名的普劳森湖监狱了。在纳粹德国时代，这里关押着反对希特勒的人，这里的监狱行刑室处死了2500个犯人，用绞架和断头台。当时在行刑室工作的职业刽子手是个壮汉，听说他总是叼着香烟，他处死一个犯人，可以拿到60马克的津贴。在1944年9月普劳森湖监狱的“血腥之夜”，他靠津贴就可以发财，那一夜，他参与处死了186个普劳森湖犯人，8个犯人一队，上绞刑架。如今我们要去的，是在原来的行刑室里建立的纪念馆。

那是几间红砖的平房，因为年代久了，墙上的红砖已经有点发黑。不像德国别处的老砖房，墙上常常爬满了常青藤，这房子四周什么也不长。

院子里倒是长着高高的树和草，难得的，在六月的院落里没有看到玫瑰花树。但是看到了一个石头做的骨灰罐，里面装着1945年苏联军队到柏林时，从德国各地的监狱里清理出来的犯人骨灰。但我想，那个石头罐子里面肯定不会有普劳森湖监狱犯人的骨灰，因为他们被处死后，尸体都被马上送到医学院去，当了那里的教具。他们大概不会有骨灰留下来的。因为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已经见到过用骨灰粉做的沙漏，所以经过石头骨灰罐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很大的震动，但是也想，犹太人集中营里有骨灰，德国的监狱里也有同样的东西啊。

一条平常的小路绕着房子，我们向小路导引的地方走去。这房子看上去更像一间锅炉房，或者放园艺工具的工具间，或者小仓库。我们能听到自己的鞋底擦着平地的声音，还有外面远远的大街上车轮经过的沙沙声。四周就像柏林的星期天那么静。

我看到了高墙对面的楼房，一时不能确定那栋房子是否就是从前的死亡屋。在英国飞机轰炸柏林以前，那栋靠行刑室最近的牢房里，关着的是第二天清晨要被处决的犯人，他们在那里的小牢房里度过自己的最后一夜。整夜，他们都被绑着双手。监狱里的人把那栋房子叫作“死亡屋”。在1944年9月，这房子在晚上的空袭中被炸毁，当时，里面有300个人正在等待接受绞刑。在空袭来临的夜里，也是



普劳森湖监狱加快处决犯人的夜里，犯人们在死亡屋和行刑室中间的空地上等着。有一次飞机就在附近投炸弹，刽子手暂停了绞刑，把等待在外面的犯人都送回死亡屋里去，等待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重新开始工作。那天工作得晚了，刽子手到第二天早上8点才结束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了一扇打开的木门，于是我们走过去。突然就到了行刑室内。室内很昏暗，而且冷。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条结实的钢梁，上面吊着6个粗大的铁环，然后我意识到，那大概就是绞刑架上的钩子，用来拴绞索的。它们后面有两扇圆圆的长窗，窗外的阳光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叶也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那树十分高大，该在这里长了几十年了，当它还是棵细细的小树时，它大概就从窗外见识过行刑室里的情形吧。它在窗外的风里轻轻摇动，但是奇怪，站在室内，听不到一点树叶的声音，寂静像一只有力的大手那样紧紧将人按住了。好像能听到一个带着柏林口音的、阴沉的、一丝不苟的声音，在宣读法庭的死刑判决书。反对希特勒的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共产党员、在火车上对人说“希特勒是蠢猪”的毛头小伙子、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的修女、因为太饿而偷了商店东西的法国少年、想要谋杀希特勒以结束

战争的军官们——通通由柏林的法庭经过3名法官的审理，签发死刑判决书，由行刑室的职业刽子手执行死刑，执行死刑的过程被写成文件，上报给法庭备案。通常他们是被绞死的，也有人上了断头台。在房间中间的水泥地上，我看见一个大大的下水口，用结实的铁网罩着，要是用断头台杀人的话，那些喷薄而出的鲜血大概要顺着这个下水道流下去吧。那个柏林的修女艾米·莱登，帮助青年逃避当兵，被发现了，被送到这里，在监狱的劳



动营里工作了几年以后，等来了法庭对她的死刑判决。1944年6月9日，柏林春天中的一天，她死在行刑室的断头台上。我在墙上的陈列物里见到了她的行刑报告，她很安静，刽子手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工作。她的尸体也被送到柏林的医学院去当实验品了。

现在，这里什么血迹也看不到了，没有断头台陈列，也看不到绞索，闻不到血的腥气，也闻不到那个职业刽子手爱抽的香烟的气味。光光的地上，放着一个鲜花做的花圈。

地上到底还有一些看上去可疑的痕迹，还有我们的影子，被大门外的阳光长长地投到行刑室纪念地的地上。

这里没有别人。

当年在普劳森湖监狱工作的天主教神父，为每一个将要去行刑室的犯人做最后的祈祷，后来他回忆说，在三百多个犯人被处决的“血腥之夜”，犯人们无声地站在行刑室和死亡屋之间的空地上等待，什么声音也没有，只能听到两个神父在犯人中的祈祷声。我相信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总是这样静的，那

是一种酷厉的静。墙上的文件里总是说，绞刑和砍头，通常是在几分钟内安静、有秩序地完成的。绞死86个参加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政变的那些陆军中将和上将的时候，过程很安静；绞死刚满18岁的法国少年的时候，也很安静。马

丁·尼尔缪勒也在这里被安静地处死了，他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当纳粹带走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带走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我又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他们带走犹太人的时候，我还是保持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现在，当他们带走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对此提出抗议的人来了。”那是他在普劳森湖监狱里发出的最后的布道声。我的朋友在为我翻译他的话的



时候，突然热泪盈眶。“每次重复他的话，我的心都很难过。”她说。

普劳森湖监狱发信给死刑犯的家人，通知他们执行了死刑，同时寄给家属的是两张清单。

一张是死刑犯留在监狱里的遗物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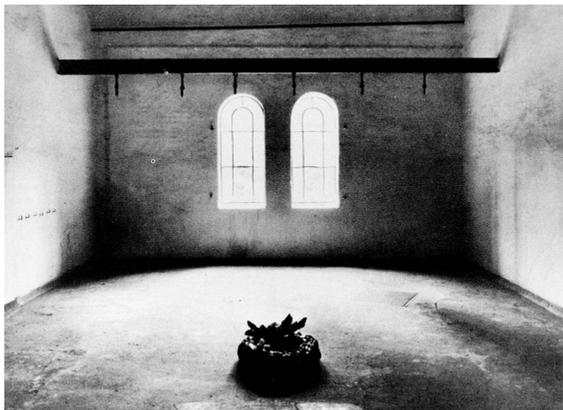
另一张清单，是家属必须支付的死刑费用。基本费用包括：死刑判决费用 300 帝国马克，将判决书递到家的邮资 2.70 帝国马克，给检察官付的费用 81.60 帝国马克，被关押在监狱等待判决的住宿费一天 1.50 帝国马克，被关押在死亡屋的看守费用一天 1.50 帝国马克，还有执行死刑时的费用 158.18 帝国马克，最后一项，是把付费通知和清单寄到家里的邮局收费 0.12 帝国马克。一张陈列在行刑室墙上的死亡清单表明，那位家属一共要向监狱支付 766.80 帝国马克。

说起来，也真的是一丝不苟的秩序。在“血腥之夜”的第二天，监狱就发现，因为死刑判决书改用电话口头传达出现了错误，有些名字相近的人被误杀。于是，普劳森湖监狱正式向下达死刑判决书的部门要求不再用电话通知，恢复书面的死亡令，免得再出现类似错误。

我和我的朋友望着那些白纸黑字上的文件和申诉，惊异地笑出来。“哈！”那突然响起

的短促笑声，像受惊的麻雀一样惊恐而迅疾地飞上行刑室寂静的屋顶。不晓得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件更荒谬。

行刑室纪念地看不到一张照片，不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墙上，满满的都是犯人进死亡营时的照片，到处都是明知屠杀逼近时大睁的眼睛和雪亮的眼神。我也在原来的德国陆军司令部 7 月 20 日政变指挥部原址的纪念馆里见到过许多照片，那些都是参加政变的德国人的照片，也用了满满的一面墙。那都是些德国人严肃的



脸，是诚实、阴郁而骄傲的灰蓝色的眼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处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行刑的过程，被拍成纪录片，在德国军队中播放。那次政变中军衔最高的是隆美尔元帅，他率领的德国军队曾经是最英勇善战的。政变失败以后，他在希特勒的劝说之下自杀，以维护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信任。自杀的还有贝克上将，在 7 月 20 日晚上，知道了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他打算在陆军司令部的办公室里自杀，但是他没有死

成，他听到院子里盖世太保枪杀他的下属的枪声。然后他被严刑审讯，之后死于普劳森湖的绞刑架下。他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同样寂静的纪念 7 月 20 日政变的纪念馆，他和他的同僚的照片静静地挂在墙上，望着来参观的人。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军服，但没有戴帽子，轻松地笑着，抱着自己的金发小孩，肩上靠着穿了花连衣裙的年轻妻子，那也是幸福的一家人，在树林里过自己的假日。

而那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日夜赶往奥斯维辛赴死，成千上万的圣彼得堡人正死于被德军围困九百天的大饥荒中，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正死在欧洲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德国建筑和德国人被日夜不停的英国轰炸机炸成碎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这些。

我的思想变得混乱了，我应该普劳森湖监狱行刑室的寂静中想到这些吗？

那地方是那样寂静，像一只大手紧紧将人的心按住一样的静，像要捏碎一只小鸟一样的静，像一个没有开始解开的死结那样静，像一个从来没有被猜出来的谜语那样静。

2500 个人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了。

（李金锋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木已成舟》一书）





## 懒人改变世界

●孔令龙

懒人改变世界，是这样吗？从改变生活的发明看，似乎有道理：懒人们在不断提供更加简易的解决方案。比如，想交流点什么，却又懒得跑过千山万水去聊天，所以琢磨出了邮政系统；再到后来，连鸡毛信都不想去寄的贝尔发明了电话这种沟通“神器”；而约30年前出现的手机，则让人们躺在床上或者在公园里晒着太阳都能和想找的人交流无阻。

从信封、邮票到电话、手机，这只是懒人改变世界的一个缩影，在更大的维度上，大家可以发现生活中处处留下了懒人发明的印记。

### 懒人“神器”层出不穷

如果列一个最勤劳民族榜单的话，那么中国人的排名肯定不低，邻居日本人估计也榜上有名，因为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日本社会就像一个“蜂巢社会”：在井井有条的秩序中，每个成员都在勤奋劳作。

因此，乍看起来如工蜂一样勤劳的日本人，和懒并不沾边，但事实上，日本经常出现一些

令人瞠目结舌的“黑科技”，让人们能够在方方面面偷闲。

俗话说“舒服不过倒着”，如果能一直躺在床上，是不是很舒服呢？虽说这种想法本身就带有腐化和堕落的负面属性，但素有勤劳之名的日本人还真的就此进行了发明创造，将这种类似“米虫”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现实。

两年前，日本的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集睡觉、吃饭、上网、储物等功能于一体的懒人床。该床配有电脑桌，可以容纳零食、杂志、书籍、纸巾等各种杂物，甚至还配有洗衣机和垃圾桶。从理论上讲，除了洗漱、出恭之外，有了这张神奇的床之后，几乎不用下地就可以完成生活中的所有事。

貌似洗漱、出恭在懒人眼里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因此，日本人在这两方面也有神奇的发明。

日本人发明出一款自动洗澡机。从外观上来看，它就像一个有盖子的大浴缸，使用时只要躺进去，机器就会自动为用户涂沐浴露、擦拭身体并进行冲洗，洗完还会涂抹身体乳。更让人省心的是，这款机器还可以自行对内部进行清洁和消毒。

也有人“吐槽”说，躺在床上看书，那不是从小被师长批评的不健康的用眼方式吗，这简直是在通往近视的大道上疾行嘛。

贴心的懒人神器是不会忽略这个问题的，有人开发出一种专门适合躺在床上看书和看电视的眼镜。它将三棱镜的一面进行特殊的真空蒸镀处理，通过光线折射原理使物体清晰地映入使用者眼中。

当懒人神器发展到这个阶段，唯一的难题就剩下如何出恭了。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在技术上并不困难，或许最大的障碍在于心理——毕竟绝大多数人虽然很懒，但多少还是有底线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德国人也是不输于日本人的勤劳民族人民。可有趣的是，在开发起懒人神器方面，德国人一点也不落后，比如大家经常看到的各种令人赞叹的小厨具，就是德国人的发明创造。

从怎么优雅地取出苹果核到将一个煮鸡蛋平均分成6份，德国人总能拿出各类工具来解



拥有你以前  
我热爱自然，就像安静的  
修道士热爱基督。

现在我热爱自然，  
就像安静的修道士热爱圣  
母玛利亚，

我的虔诚一如既往，  
但显得更诚挚更亲密。

穿过田野来到河畔  
和你走在一起时，我看到  
的河流更美丽；

坐在你身边看云，  
我看得更清楚。

你不曾把自然从我这里带  
走，

你不曾改变自然对我的意

## 拥有你以前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程一身 译

义，

你使自然离我更近了。

因为你的存在，我看见它

更美好，

但它是同一个自然，

因为你爱我，我同样爱  
它，但是我更爱它，

因为你选择了我，让我拥  
有你爱你，

我的眼睛在凝视万物时停  
留得更久。

我不为以前的我而后悔，  
因为我还是同一个人。

我只遗憾以前不曾爱你。

把你的手放在我手里，

让我们保持安静，被生活  
环绕。

（丁 强摘自湖南文艺出版

社《读首诗再睡觉》一书）

决厨房里的的问题，甚至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剁葱  
花这件事，德国人也发明了专门的剪刀来搞定。

最神奇的是，德国人还研制出一款自动系  
带鞋。穿上该款鞋，踏上安置在鞋内的传感  
器，鞋底的小电机就会开始工作，束紧鞋带。  
脱鞋时，将两个鞋跟轻碰两次，触及鞋跟部位  
的“多萝西”传感器，鞋舌处就会释放弹簧以  
松开鞋带，帮你脱下鞋子。该款自动系带鞋更  
“高大上”的一点是，走路即可产生能量，不  
需要充电，因为鞋内安装有能量收集系统，可  
以把使用者运动时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电力。

### 创造闲暇时光

各种懒人神器的精髓，其实是将人从繁重  
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能够有更多的时  
间来享受闲暇时光。

在一个由于数字化而变得浮躁的社会里，  
不少人都需要慢下来，留出思考的时间和空  
间，而懒人神器则在为实现这种理想状态而努  
力。

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上一次独  
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不看电视、不听音乐  
或者不玩手机——是什么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找不到答案或许是因为健  
忘，但更有可能的是，那样的场景确实已经有

太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甚至久到人们已经遗忘  
了。

目前，人们生活的常态是各种信息排山倒  
海般涌来，大脑能分给每条信息的精力越来越  
少。过去常给我们提供指引、帮助我们镇定心  
神的界限——工作日和周末、8小时和下班、  
公共与私人、此地与彼地——已经不复存在。

大家都逐渐遇到这样的困局：交流方式越  
来越多，要说的话却越来越少。部分原因就是  
人们忙于交流。而正是因为忙碌，所以懒人精  
神成了遥不可及的信仰。

这种懒人精神有时甚至会带来一些反技术  
的倾向，认为以前的产品才是天生的“懒人神  
器”。比如，不久前，著名演员埃迪·雷德梅尼  
加入了拒绝使用智能手机者的行列。他转而使  
用只能打电话的老式“傻瓜手机”。“傻瓜手  
机”能给用户留下更多的空闲，因而重新成为  
懒人的选择，这估计是手机产品经理没有预料  
到的。

从懒人床到傻瓜手机，种种懒人发明都努  
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至少是让用户认为世  
界更加美好。

（艾 斯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第16  
期，Noma Bar 图）



# 知名商标的来历和含义

## ◎ 佚 名

### 1. 耐 克



耐克标志“Swoosh”的本意是“嗖的一声”。1971年，28岁的平面设计专业学生卡罗琳·戴维森设计了这个标志，它代表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尼姬的翅膀。

现在，耐克标志甚至已经成为设计行业术语：这样的弧形线条代表着动感和速度。而卡罗琳·戴维森当时仅得到35美元的报酬。

### 2. 星 巴 克



星巴克的标志可能是咖啡行业中最知名的商标。商标上的女子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传说，海妖通过妩媚的身姿和迷人的歌声引诱过往船只上的水手，然后将他们杀掉。成立于西雅图的星巴克公司认为，海妖是将咖啡海运历史与西雅图海港完美结合的理想主题。

在星巴克40多年的历史上，商标有过几次改动：最开

始，海妖有赤裸的乳房，并将两条腿抱在手中；后来，海妖的乳房被长发遮挡，但仍露出肚脐；直到1992年公司上市，商标才变成类似现在的样子；2011年，星巴克的商标继续简化，使用至今。

### 3. 苹 果



平面设计师罗布·亚诺夫显然很容易就找到了设计灵感。他于1977年为苹果公司设计了商标。

但为什么这家公司取名为“苹果”，至今没有官方解释。常见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认为，麦金塔电脑的开发之一杰夫·拉斯金最喜欢吃麦金塔品种的苹果，他不仅用“麦金塔”命名了自己开发的电脑，也将“苹果”用于公司名称；第二种说法是，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公司成立前是果食主义者，即只吃水果，当时为新公司起名已经耗时3个月，因此乔布斯威胁说，如果当天没人能给出好建议，公司干脆就起名为“苹果”。显然，好建议最终也没出现，因此公司被命名为“苹果”。

对商标上的苹果为何被

“咬掉”一口的解释倒是很明确：设计师只是为了避免人们将苹果和樱桃混淆。此外，这里还有个微妙的文字游戏：“咬”的英语说法为“bite”，与计算机术语中的单位“byte”（字节）的发音相同。

### 4. 奔 驰



奔驰的三叉星标志被认为是世界最知名的商标之一。它的三个尖角分别象征水、陆、空的机械化。这也是奔驰公司曾经追求的目标：为船舶、汽车和飞机制造发动机。

过去，几乎所有梅赛德斯车型的引擎盖上都立有这一可折叠标志。而如今，只有少数豪华轿车和旅行车仍立有三叉星，因为它们经常被人折断。

### 5. 德意志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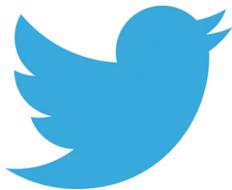
德意志银行支付给商标设



计者的酬金远高于 35 美元。1974 年，来自斯图加特的通信设计师安东·斯坦科夫斯基获得了 10 万马克报酬，因为他画了“5 条线”。不过斯坦科夫斯基为设计这一标志花了两年时间。

正方形代表安全，中间的斜线代表富有活力地向上发展。因此，该标志是对德意志银行口号的再现：“在稳定环境下增长。”

## 6. 推特



社交平台推特也追求增长。其“小鸟”标志代表传播。毕竟小鸟通过“啾啾”的叫声相互交流，而“啾啾地叫”在英语口语里也是“传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尽管公司成立时间不长，但“小鸟”标志已经有过一些改动。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从 2012 年开始，蓝色小鸟不再是水平飞翔，而是向右上方飞——这是对公司增长目标的又一比喻。

## 7. 亚马逊



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互联

网公司之一——这或许也得益于一个容易记住的标志。

不过亚马逊商标成功的秘密并不在于黑色拼写的字母 amazon，而是下方的黄色箭头。箭头从字母 a 指向字母 z，代表的含义是：亚马逊提供从 a 到 z 的全品类商品。亚马逊网站上没有的东西，其他地方也买不到——至少亚马逊的目标是这样的。

## 8. 谷歌



谷歌公司也使用简单的字母拼写作为公司标志。商标设计者、斯坦福大学教授露丝·凯达尔选择彩虹色作为字母的底色。前三个字母的颜色顺序是蓝色、红色和黄色，但之后的字母 l 使用了绿色，而非黄色。这一“意外改变”要带给人们这样一种感觉：在谷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公司不会墨守成规。

## 9. 麦当劳



麦当劳公司的“金色 M”早已成为与众不同的标志。但最初这个“M”其实根本不存

在。20 世纪 60 年代，这家汉堡快餐店的所有分店都长得一模一样：门前都有两个金黄色拱形。

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说，直到有一次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入口的拱形，并意外地觉得它们像字母“M”后，两人才萌发了将拱形作为公司标志的想法。

1962 年，他们委托工程师和设计师吉姆·辛德勒将“M”设计成公司标志，并在没有大幅改动的情况下沿用至今。

## 10. 必胜客



与麦当劳一样，必胜客的标志也源于其门店的建筑外观。因此，必胜客标志并非一顶帽子，而是一间小房子的屋顶。因为 hut 一词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小房子。

必胜客公司也知道很多人误以为标志上是一顶帽子。但公司在几年前的一份声明中说，要改变人们的误解可能需要花费重金，因为，如此一来，要改变的不仅是店铺的房顶，还包括产品包装和其他很多方面。反正一个经常被谈起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名字也是一种不错的营销策略，索性不作变动。

(阿 建摘自参考消息网)



# 奥特莱斯秘密

●王晓丹

“回国前要带礼物，去趟奥特莱斯吧。”

这是现在很多中国朋友到纽约后一定要有的旅游项目，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刚移居美国时，一定要被早来的朋友带去两个地方见识资本主义的面貌：一个是大西洋赌城，另一个便是这个叫奥特莱斯的地方。最开始，我以为奥特莱斯是一个地名，后来才知道它其实是一种商业模式，朋友将之解说为“工厂直销店卖场”，东西跟曼哈顿岛上的相同品牌一样，价格却便宜不少。

去奥特莱斯买礼物当然是最容易皆大欢喜的。尤其在 21 世纪以后，欧洲大品牌纷纷涌入美国，人们的奥特莱斯一日行就总是以手上拎满大大小小印着各种 logo 的购物袋结束。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商业模式，购物的心理治疗功效在奥特莱斯总能发挥到极致。商家也欢喜，因为卖场离城镇单程距离通常在 48 公里至 129 公里，开车起码要 54 分钟（据说这是经过科学计算的），于是商家每天碰到的就净是些好容易来一趟、不买点什么怎么能甘心的游客，

还不用担心他们因不满意而回来退换货。

不过，抱着那些购物袋沾沾自喜的游客，有没有仔细看过自己手上的货跟第五大道上的是否一样？那些得到这些礼物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件商品跟他们惯常在时尚杂志上看到的商品有什么不同？

17 年前，我第一次去奥特莱斯便买了一件夹克，售价五十多美元，比曼哈顿第五大道上旗舰店里的同款夹克几乎便宜一半。那时我还是穷学生，看到这么好的价钱不禁动

了心。

只是将那件夹克买回家后我又犹豫起来，于是拿到第五大道旗舰店里去退。美国的退换货规则一贯偏向消费者，只要是同一品牌的产品，即使购之于佛罗里达也可在阿拉斯加退换。可没料到，客户服务部的工作人员翻看了夹克一眼却说退不了：“你这是在奥特莱斯买的吧？”我十分诧异于他的眼力，他犹豫再三好像不愿伤害我的自尊，但还是拿过一件正在销售的夹克对我解释说：“你比着看看就知道了，我们这里的夹克与奥特莱斯里的终究是不同的。”是吗？我半明白半糊涂地理解着，难道奥特莱斯不像宣传的那样，卖的是与正规店一样的东西，只是因为缺少了中间环节价格才低了下来？

这一疑问在我工作后很快得到了答案。

我供职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已有上百年的内衣品牌生产商，它的最大部分订单是棉布绣花睡衣。在美国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里——无论是高档的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还是低档的好市多——都设有销售专区。我跟很多朋友吹嘘说：“你们马上就能看到我设计的作品了。”可第一季过后，我找遍全岛也没能找到我设计的睡衣的影子。问老





板才知道，原来我设计的睡衣只在奥特莱斯店销售，也就是说，它们根本不会出现在正规店里。原来奥特莱斯店卖的果真并不全部是“工厂直销货”。

几年后，我入职一家为纽约某著名内衣设计师品牌提供设计和生产的公司。这位设计师常常带来的合作项目是：一组专为萨克斯第五大道奥特莱斯店定制的设计产品。她通常对这组设计有这样的要求：要与其卖给萨克斯第五大道正规店的设计呼应，即从颜色到材料都具有其当季品牌的辨识度，但又不能一模一样；当然更重要的是，零售价要比正规店里的便宜。总而言之，她的希望是：让奥特莱斯的顾客既能辨认出她的品牌，又能因为价格低于正规店而产生购买欲望。原来，这才是奥特莱斯的真相：它有着跟正规店平行的采买程序，跟“直销”并无多少关系。因此，当看到一些有影响的中文网站将奥特莱斯定义成“在零售商业中专指由销售名牌过季、下架、断码商品的商店组成的购物中心，因此也被称为‘品牌直销购物中心’”时，我知道这并不符合事实。虽然它偶尔的确会销售少量正规店的下架货。

根据奥特莱斯研究者的说法，美国奥特莱斯最初的确是生产商直销实体店，第一批店铺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其员工销售有破损或厂里积压的产品。传统上，这种店铺通常建在工厂厂房或仓库的旁边，有时还允许顾客观看其生产过

程。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初，奥特莱斯消化积压产品的经营目的一直没有变，只是顾客渐渐不再局限于员工。

1974年，“名利场”公司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将多家直销店集中起来，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了第一家奥特莱斯销售中心。最初其性质没变，仍然是工厂直销。这一商业模式显然颇受欢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迅速成长，卖场的平均面积从1万至2万平方米扩增至5万至6万平方米。到2003年，全美国已有260家奥特莱斯，年收入达到150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卖场对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工厂积压产品或者正规品牌店过季、下架、断码商品已无法满足供货需求，于是，采买符合卖场价格标准的产品的做法便悄然成了气候，只是对外，资本家并不想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十七八年前我刚到纽约时，附近的奥特莱斯卖场里只有美国本土品牌，凡是曼哈顿岛上有的，奥特莱斯卖场里都有，有些曼哈顿岛上没有的，卖场里也有。总之，一站即可把美国几乎所有的品牌看遍。

欧洲名牌的大量涌入，发生在新旧世纪之交。这个节奏契合着全球奢侈品品牌“民主化复兴”的节奏。这个民主化，被欧洲一些大财团解释为：“让人人都有享受奢侈品的权利和可能。”在这个旗号下，他们买下或侵吞欧洲几乎所有古老的家庭式小作坊，然后通过各种宣传和营销手段，

把原来小众的奢侈品工业多层次化甚至低层次化，下线品牌一下再下，次线品牌一次再下，从而获得巨额利润。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原先靠酒业发财的LVMH集团，陆续买下了迪奥、芬迪等十几个奢侈品品牌，然后把它们铺到从巴黎香榭丽舍到纽约唐人街的各种商铺，从而做成了年销售额近390亿美元的庞然大物。不得不说，美国的奥特莱斯卖场真是给这个“民主化”过程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土壤。奥特莱斯利用人们追求名牌又喜欢占便宜的心理玩着商业游戏，帮助那些欧洲大财团轻易地占领了本该属于中小公司的市场空间。

可是，市场就那么大，被几个醒目的logo霸占的空间越多，我们可以享受百花齐放的自由就越少，最终牺牲的，其实还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让欧洲那些古老的家庭式小作坊丧失了它们传统上一贯坚守的独立、个性和高级品质，于是我们能享受的只有趋同、单调和平庸；是我们把很多独立设计师、手艺人的生存空间挤压到几乎为零，于是我们再也没有了接触创新的机会，甚至丧失了感知创新的能力。

不过，一个真相总是伴随另一个真相存在：当从高级会所到农贸市场，到处都看得见挂着同一个logo的爱马仕包时，离奢侈品牌的神话自行破灭、资本家玩的花招被拆穿也就不远了。

（张秋伟摘自中信出版社《说穿》一书，邱 颺图）



## 餐馆如何让你花得更多

●江 意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有一家非常有名和奇怪的餐馆，它并不是根据客人点的菜单来结算费用，而是根据顾客就餐的时间长短来收费，每分钟 8 欧元。因为这家餐馆的老板认为：时间就是金钱，而吃饭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不必追求享受。所以他制定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来敦促人们节省时间。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如此有压力和急促的环境下，人们仍然会到这家餐馆就餐，虽然客人们大多都行色匆匆。

如果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位老板无疑是位高手，他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猎奇和逆反心理。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每一个经营有道的餐馆老

板都必然是一个高明的心理学专家，他们善于使用这些操控人心的小把戏，让我们乐在其中而不自知。

### 第一位魔法师

说起这些令我们甘心多掏腰包的高超技法，必然要说到一位“魔法师”。据法国“美食圣经”《法国美食百科全书》记载，餐馆这行在巴黎的开山鼻祖是一个名叫马蒂兰·罗兹·德·尚图瓦索的人，他在 18 世纪开办的伦敦大饭店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家巴黎餐厅”。而且根据很多历史学家和营销学教授的研究，也是他一手缔造了欧洲现代餐厅的经营模式。

在 18 世纪 60 年代以前，

欧洲是没有独立餐馆概念的，人们在外面获得食物的途径只能是旅馆为住客准备的公共餐或者街边的食物售卖摊点。在 1765 年，这一切都因为马蒂兰先生而发生了改变。

一开始，他和其他摊点一样只卖烤肉和烤面包，然而对那些急于去工作的人来说，这些食物都太干，难以下咽。于是他开始加卖一种羊脚汤，但是顾客们只能站着或蹲着在大街边享用。后来，他采纳客人的建议，开办了一家专门提供午餐和晚餐的店铺。或许是从从来没有这种先例，餐馆的生意并不好，几经尝试后，马蒂兰将他的羊脚汤定为主打产品，并给它附加了丰富的含义，他将之称为“圣汤”，声称这种汤可以让人恢复精力和活力，还具有增进健康的功效。

马蒂兰的羊脚汤味道真的很诱人，他将羊脚炖成白色浓汤，这种特别的烹饪方法在当时显得格外突出，烹饪行业终于迎来了追求美味与精致的变革。

这还不是马蒂兰最伟大的发明，他还创造了花样繁多的菜单，其中一种在菜名的下面配有手绘的成品画，十分形象而且诱人。另一种则配有描述性极强的话，比如菜单对一道蛋黄羊肉是这样描述的：“酥软的小羊腿肉搭配慢炖 5 小时的蛋黄酱，加上秘制调味料，以及营养丰富的新鲜蔬菜。”仅仅阅读就给人以极大的感官享受。

菜单上的描述性语言能帮助销售是有科学依据的，美国



康奈尔大学曾经有项研究，结论是描述菜品时语言更加优美会使菜品在顾客中更具吸引力、更受欢迎。而根据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进一步的研究，与没有描述性语言的菜品相比，被描述的菜品增加了27%的销售额。事实证明，早在两百多年前，无师自通的马蒂兰先生早就熟练地运用这个小把戏来为他的餐馆带来更多盈利了。

还有一些关于菜单的魔法马蒂兰没能发掘出，却被他后来的同行们充分利用。首先，钱的符号是最不应该在菜单上出现的东西之一。因为它将直接提醒顾客他们在花钱。根据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的调查，拿到没有标价菜单的顾客明显比那些拿到标有价格菜单的顾客消费得更多。

菜单上标价 9.99 永远比标价 10.00 好卖，而以 0.95 结尾的价格比以 0.99 结尾的价格更受欢迎，因为这样被认为对顾客更“仁慈”。

### 不要轻易相信眼睛看到的

到如今，关于如何经营餐馆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它甚至融合了社会、营销和心理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人们将之细化分析，不断发掘出更多的、蛊惑人心的小把戏。

比如人们发现，在餐具的大小和颜色的搭配上能做的文章就很多。2012年，法国的一家研究所进行了一项关于盘子大小和颜色的研究，他们发现，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如果

餐盘与食物搭配得相得益彰，用餐者会多吃20%的意大利面。另外，他们还发现，虽然白盘里装盛食物令人感觉“又少又精致”，但结果是用这种白色盘子时，顾客的进食量最多会增加40%。

美国康奈尔大学还发现，菜品的搭配也非常重要。他们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主菜的旁边有蔬菜作为搭配，人们会觉得主菜本身更加美味。如同一份鸡肉，加了蔬菜作为配菜的鸡肉获得的评价普遍更高，烹饪它的人被认为“善良，有情趣，会享受生活，为人着想”；而没有搭配蔬菜的鸡肉烹饪者则被认为“无聊，自私”。而且蔬菜的奇妙之处还在于，如果用其他配菜（如面包、土豆泥和甜点等）代替蔬菜来搭配主菜，人们对主菜的评价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有蔬菜，能够明显改变顾客对主菜的喜好程度。

照明同样不能忽视。一项研究称，当食客在黑暗的环境中用餐时，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吃了多少东西：那些得到超大份食物的人比其他人吃得更多，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没有觉得更饱，所以，他们像平时一样还要点甜点。

### 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的也要注意

鼓励用餐者留下来也是研究的重点，策略之一是：播放莫扎特的音乐。根据莱斯特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当餐馆播放古典音乐而不是流行音乐时，

用餐者会掏更多的钱，因为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更富有。同时，不太精致的流行乐则会导致人们在用餐上的消费减少10%，而快节奏音乐则会让用餐者更快地离开。

如果你在餐馆看到他们提供免费开胃菜时，一定要注意了，这是狡猾的经营者们正将手伸向你钱包的先兆，因为开胃菜真的很开胃。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最近的研究发现，好吃的前菜会提高人们对下一道菜的期待，以致影响到对下一道菜的评估，这是一种愉悦感对比。许多餐馆会让前后两道菜口味区别开——如一道偏酸，一道偏咸鲜，再一道偏甜；或者在主菜之前加一道味道平淡的免费小菜，这让你在吃主菜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而我们会愿意为这道“惊艳”的菜多次大掏腰包。

此外，餐厅里特殊的气味也有影响：与弥漫着柠檬味或者没有任何香味的餐厅相比，闻到薰衣草香味的客人在餐厅滞留的时间会更长，花费也更多。

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一位研究小费的研究者发现，如果服务员是一头金发，或者在请用餐者点餐时俯身面向顾客，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小费。而如果是女服务员在账单上画一个笑脸，小费就可以增加大约20%。对于最后的这一点，男性顾客们一定会会心一笑，皆大欢喜的结局不正是魔法的最高境界吗？

（王文华摘自《世界博览》2015年第16期，喻梁图）

## 死亡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死了。

这真是一个清官，而且是整个大明朝最有名的一个清官。大家都知道，明朝官员的俸禄非常低，比如海瑞当县令时，月薪只有七八石大米，而且还不能全额发放，即便全额发放，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也不过是一千元出头。别的县令有灰色收入，不指着工资过日子。海瑞什么灰色收入都不要，就老老实实拿这份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海瑞还曾经辞过职，赋闲在家，那段时间连一个月一千多元的工资也断了，他就靠给人写墓志铭、赠序之类的文章勉强维持生计。

不光自己不要灰色收入，海瑞要求下属也要廉洁自律。

他当淳安县令的时候，就把下属的各种津贴都取消了，同时严禁收取好处费。一下子，淳安县的“公务员”生计都成了问题。海瑞给他们出主意说：“你们的收入可能确实不够吃饭，这个我理解。好在平时衙门里事情也不多，大家可以找时间外出打工，或者做点小本买卖以贴补家用。”海瑞自己以身作则，在家属院旁边弄了块菜地，没事了就去种菜。

这样一个大清官，自然得到了群众的爱戴。据《明史》记载，海瑞的死讯传出后，南

京市民罢市，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挤满了江边，流着眼泪祭奠他的人“百里不绝”。此外，朝廷也很给面子，赠了他“太子太保”的荣誉，还送了一个“忠介”的谥号。

但这样一位声名显赫、备极哀荣的清官，却是在孤独中满怀怨恨地死去的。

在死前的一年，他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就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有点类似于他的“尸谏”，写得毫无顾忌。海瑞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变好，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大臣们说什么朝廷对士大夫要以礼相待，若对他们以礼相待，那又拿什么对待无辜的百姓？

这位大明朝头号清官提出了建议：恢复洪武帝朱元璋的规矩，枉法八十贯的一律绞死，贪官污吏剥皮囊草！

这份恶狠狠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几十年的怨恨——对官僚集团的怨恨，虽然他就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

## 虎狼

海瑞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种叫“应票”的东西。南京官员到商店里买东西，往往不付钱，而是直接给商家打白条。这个白条就叫应票。理论上说，日后政府有钱了会兑现应票。但实际上，它们从没被兑现过。

海瑞是个清官，名声在外。所以，他一上任，商家就送来了300多张应票，希望海大人主持公道。海瑞拿着一厚

## 清官之死

◎押沙龙





查子白条，大吃一惊。但经过调查以后，海瑞更加吃惊了：各级政府开出的应票远远不止此数。商家曾经向政府上交了很多应票，要求兑现，结果不但没有兑现，连应票都被没收了。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海瑞勃然大怒，发了一个告示，洋洋洒洒痛斥道：我收到了兵马司的应票 89 张，其他衙门的应票 220 张。这还都是漏下的，其他被收缴的应票还不知道有多少。他质问道：大明祖制和律法里，哪一条规定了官员可以打白条？

虎狼。这就是海瑞对大明朝官僚集团的评价。十几年前，他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也曾这么说过：“我担任应天巡抚才几个月，收到的‘乡官夺产’的诉讼竟有几万件。他们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虎狼，百姓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肥肉。”

而他也有对付虎狼的武器，那就是祖制。

按照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制度，官员不能打白条、不能霸占民田、不能行贿受贿。但是在现实中，大明朝的官员就是在打白条，就是在霸占民田，就是在行贿受贿。在海瑞看来，现实如此黑暗，其原因就是大家不遵守祖制。

## 祖 制

平心而论，朱元璋定下的规定本身确实也有诸多行不通之处。比方说，朱元璋定下的制度禁止放高利贷，海瑞当巡抚时也就按此执行。但是高利贷产生的根源是银根紧，老百

姓借贷困难。不解决货币供应问题，光禁止高利贷，老百姓又到哪里去借钱呢？祖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海瑞也就拒绝考虑。

但这些技术困难并非根本问题。我们要理解海瑞的困境，还要考虑更大的时代背景。

海瑞挂在嘴上的祖制，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大权独揽，对官僚集团施行严刑峻法，让官员严格遵守规则，不敢侵害百姓。但这套东西在当时已经无法操作了。

理论上，官员是为朝廷和人民服务的。他们心里头应该首先装着人民，然后才装着自己。儒家经书上是这么教导的，祖制也是这么规定的，当然，个别官员也确实这么做了，比如海瑞。但是作为个人，官员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心里头首先装着自己，如果还有富余的地方，那就顺便再装点人民——如果太挤那就算了。这不一个人两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普遍的人性。

官员和人民的利益并不一定吻合。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官员也许会得到一点好处。但这点好处虚无缥缈，哪里有贪污受贿来得快、来得多？如果贪污受贿没人管，那你海瑞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不贪污，不受贿？

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皇帝来管。既然全体老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生杀予夺都由着皇

上，那老百姓和皇上总是利益吻合的吧？他们偷老百姓的，不就等于偷皇上的吗？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很屈辱的解决方案。但光是屈辱也就罢了，问题是它往往并不顶用。

首先，很多皇帝并不称职。他们可能昏庸暴虐，可能麻木不仁。海瑞骂皇帝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我不再赘述。海瑞之所以对嘉靖皇帝如此痛心疾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皇帝寄望过高。在那份著名的《治安疏》里，他充满信心地说：“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此则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海瑞实在高估了嘉靖皇帝的力量。王朝开创时，以前的小团体被暴力横扫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团还是个雏儿，皇帝们往往能操纵它。随着时间推移，官僚集团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腐败，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朋比胶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诛杀官僚集团中的成员，但无法改变其运转模式。一般来说，到了王朝中期以后，这个集团就已牢不可破。独裁政治最终演变为寡头政治。一旦寡头控制了社会，却不拥有这个社会，也不必为后果承担责任，它一定会腐化堕落，因为它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吻合。社会这个蛋糕做大，它从中得到的好处，远远没有多切一块蛋糕来得实在，它一定会选择切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嘉靖皇帝即便“一振作”，拍案而起直奔朝堂而



去，他又有什么能力去扭转颓势？他可以杀几个官员，但大明朝地大物博，官员众多，如何杀得绝？杀绝了政府如何运转？再说，官员们可以联手欺骗皇上，被推出去杀头的倒可能是称职的清官。顾炎武就悲观地说过：“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即便尧舜复活也无可奈何，何况一个生长于深宫的皇帝。

这是大一统王朝的死结。

## 道 德

除了祖制，海瑞的另一样武器就是道德。

他事君以忠，事母以孝，居官以廉，待人以直，几乎就像一个道德完人。就像《海忠介公行状》里说的：“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但这个“古今真男子”的个人生活却黑暗阴郁。

海瑞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跟官场作对，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怪别人。举一个例子，海瑞骂皇帝被逮捕后，户部司务何以尚上疏救援，结果被捕入狱。海瑞在监狱里没怎么受刑，何以尚却被日夜拷打，遍体鳞伤。后来，等海瑞出任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正巧是他的属下。两人相见，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问：“咱们当年是同生共死的交情，难道你不能以客礼相待？”海瑞说朝廷礼制如此。何以尚和他当场绝交，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海瑞的家庭生活更加糟糕。他的第一个太太许氏，因为生了两个女儿，被海瑞休了。他的第二个太太过门刚一个月，和婆婆发生了矛盾，海瑞又毫不犹豫地休了她。在海瑞 53 岁的时候，发生了更黑暗的事情：他的妾韩氏忽然上吊自尽，11 天后，海瑞的太太跟着自杀了，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海瑞对此悲痛不已，他提到此事时，说自己“每一思及，百念灰矣”。

他的女儿也死得扑朔迷离。海瑞的政敌在奏疏里指责他“无故而缢其女”，说得真是惊心动魄。明人姚叔祥在《见只编》里记载了另一种说法：海瑞的女儿那时只有 5 岁，从男僮那儿接了一个饼吃。海瑞看见了勃然大怒，说：“男女授受不亲，你不是我的女儿！你要是能饿死，才配是我的女儿！”于是小姑娘啼哭不止，不肯进食，家人怎么劝也没用，最后活活饿死。即便在古代，大家也认为海瑞这么做实在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这个故事过于夸张，怎么听都觉得不靠谱。真相如何已经很难还原了，但当时舆论似乎普遍认为海瑞要为女儿之死负责任。

我写海瑞这些私生活中的事情，并不是要挑剔海瑞，虽然他是很容易被挑剔的。我只是想表达一个怀疑：一个如此有道德的人，却断绝了朋友关系，伤害了亲人，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搞得自己百念俱灰，那这个道德到底有多可靠？这个道德所渴望的黄金

世界又有多可靠？

## 遗 产

海瑞留下了什么？

海瑞为官多年，做得最大的一项工程是疏通吴淞江、白茆河。海瑞的传记对此大书特书。据说他坐着小船往来河上，亲自带着铁锨、簸箕，监督施工。不过几个月，这个工程就多快好省地完成了。有官员惊叹说：“万世之功被他搞定了！”但如果我们翻翻顾炎武的书就会发现这个“万世之功”的后续。顾炎武记载了一位县令的抱怨：“海瑞大人的工程，花了四万多两银子，不到三年就又堵了。”

这个工程就是海瑞一生辛苦的缩影。海瑞辛苦一生，却没有给明朝带来任何永久性的改变。明朝官员继续打白条，继续占土地，直到帝国崩溃。海瑞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处处碰壁，处处受掣肘，所做之事，无一不难。海瑞痛骂过：“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而千般心绪、万般牢骚，汇聚成他辞职前说的一句话：

“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海瑞知道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无数的中国人并不相信。他们为他哭泣，为他建庙，为他立碑，而且相信：只要再多出几个海瑞这样的清官，太平盛世就会到来。

我觉得，他们不是真的相信，他们只是没有别的办法。



（金子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黎青图）



## 真正的宽恕

◎〔巴西〕保罗·科埃略

◎夏殷棕 译

拿破仑的一名士兵犯了法，被判处死刑。

行刑的前一天晚上，士兵的母亲找到拿破仑，恳求拿破仑宽恕自己的儿子，放他一条生路。

“亲爱的母亲，您儿子犯下的罪行不值得宽恕。”

“这我知道，”这位母亲说，“如果值得的话，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宽恕，真正的宽恕是没有仇恨、没有制裁的度量。”

拿破仑听了，下令免除该士兵的死刑，改判流放。

（孙光星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4月23日）

## 月亮与荣耀

◎黄小平

小时候看月亮，总觉得月亮神秘而美丽，于是仰头去追，可是我越追，月亮越是躲开我。母亲见了，对我说：“孩子，为什么要去追呢？如果你一心赶路，月亮自然会跟着你。”

一天，我赶夜路回家，突然想起了母亲的那句话，于是回头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发现月亮果然一路跟在我的身后。

长大后，我从这件事上悟出了一些道理：如果把月亮比作一份荣耀，那么我们越是想



## 意·林

着荣耀，越是贪婪地去追逐荣耀，荣耀反而会远离我们。如果我们能一心赶路，把人生之路走得更快、更好，把事情做得更完美、更成功，属于我们的荣耀自然也就尾随而至。

（青 冥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 看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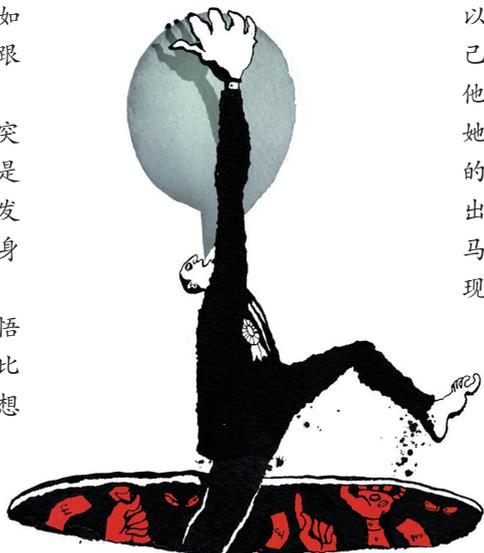
◎林清玄

我很喜欢禅宗的一个公案：

五祖法演禅师门下有3个杰出的弟子，佛果克勤、佛鉴慧勤、佛眼清远，时人号称“三佛”。

有一天，法演带着3个弟子，在山下的凉亭夜话。回寺的时候，灯突然灭了。在黑暗中，法演叫每一位弟子说出自己的心境。

佛鉴说：“彩凤丹青。”



佛眼说：“铁蛇横古路。”

佛果说：“看脚下！”

法演当场给佛果印可，说：“将来能传扬我的宗风的只有你呀！”后来，佛果克勤禅师果然使宗风大盛。

（生如夏花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心有欢喜过生活》一书）

## 谁骗谁

◎〔危地马拉〕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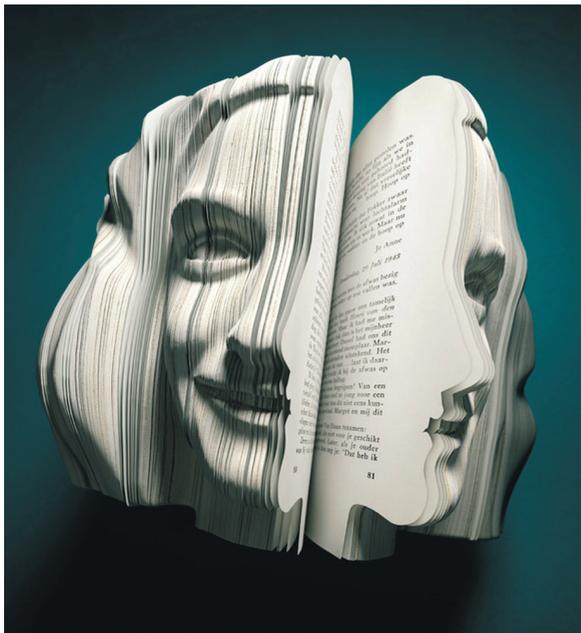
◎贺 晓译

很久很久以前，希腊有一个名叫奥德修斯的人，此人相当博学而且颇有计谋。他的妻子珀涅罗珀是个漂亮且极能干的女人，唯一的缺点是过于迷恋织布，正是由于这一习惯，她可以长时间地独处。

根据传说，每当看到妻子不顾自己的阻止又要去织她那永远织不完的布的时候，有心计的奥德修斯就连夜悄悄地准备好自己的靴子和一艘好船，然后不声不响地出去周游世界和寻找自我。

这样一来，那个女人就可以把丈夫支开，从而得以同自己的追求者们调情，并且还让他们以为是因为奥德修斯不在她才织布，而不是像荷马想象的那样因为她织布奥德修斯才出门。事实上，人所共知，荷马有时候会打盹儿，什么都发现不了。

（断 桥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拉美西葡文学大家精品》一书，Belle Mellor 图）



# 书 雕







## 胖子和瘦子

●〔俄〕契诃夫 ◎汝 龙译

在尼古拉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两个朋友，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相遇了。

胖子刚刚在火车站餐厅里用过午餐，他的嘴唇油亮亮的，像熟透了的樱桃。他身上有一股核烈斯酒（一种烈性白葡萄酒）和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车厢里下来，吃力地提着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他身上有一股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在他背后，有一个下巴很长的瘦女人不时探头张望——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着一只眼的中学生——那是他的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到瘦子后大声喊道，“是你吗？我亲爱的！咱们有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啦！”

“我的老天爷！”瘦子惊叫道，“这是米沙，我小时候的朋友！你打哪儿来？”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一连吻了三次，然后

彼此看着对方泪汪汪的眼睛。两人都感到又惊又喜。

“我亲爱的！”瘦子说，“真没有料到！简直让人喜出望外！哎，你倒是仔细瞧瞧我！你呢，还是那么一个美男子，跟从前一样！还是那样气派，喜欢打扮！咳，你，天哪！噢，你怎么样？发财了吧？结婚了吧？我已经成家了，你看……这是我的妻子路易莎，娘家姓万岑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的儿子纳法奈尔，中学三年级学生。纳法奈尔，这位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中学同班同学！”

纳法奈尔犹豫了一下，摘下帽子。

“中学同班同学！”瘦子接着说，“你可记得，同学们当时怎么拿你寻开心的？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特，因为你用香烟把公家的一本图书烧了一个洞。我的外号叫厄菲阿尔特，因为我喜欢告密。哈哈……当时都是小孩子哩！你别害怕，纳法奈尔！你走过来呀……噢，这是我的妻子，娘家姓万岑巴赫……新教徒。”

纳法奈尔犹豫了一下，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喂，朋友，你生活得怎么样？”胖子热情地望着朋友，问道，“在哪儿供职？做多大的官啦？”

“在供职，我亲爱的！升了八品文官，已经做了两年了，还得了一枚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薪金不高……咳，去它的！我妻子给人上音乐课，我呢，工作之余用木料做烟盒。烟盒很精致！我卖一卢布一个。若是有人要十个或十个以上，你知道，我就给他便宜点。好歹能维持生活。你知道，原来我在一个厅里做科员，现在把我调到这里任科长，还是原来那个部门……往后我就在这里工作了。噢，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品文官了吧？啊？”

“不对，亲爱的，再往上提，”胖子说，“我已经是三品文官了……有两枚勋章。”

刹那间，瘦子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但很快他的脸往四下里扭动，做出一副喜气洋洋的笑容。似乎是，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里直冒金星。他本人则蜷缩起来，弯腰屈背，矮了半截……他的那些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也在缩小，皱眉蹙额……他妻子的长下巴拉得更长，纳法奈尔垂手直立，扣上了大衣上所有的纽扣……



可以和能够把自己最好的观察和研究能力奉献给客观的、非时间性的现象，做一个这样的人，真是有特殊的福分，它使我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个人的命运和周围人的行为，对此，我是多么高兴和感激啊！但是，这种独立性并不允许我们漠视把我们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类联系在一起的义务。

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状况奇特得很，我们中的每个人，既非自愿也无人邀请，就在这世界上作一短暂的逗留，对于为了什么却一无所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是感受到：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即为我们所爱的以及许多与我们命运相关的人而活着的。

我一直在想，我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着其他人的劳动。我想知道，我欠他们多少。

我不相信意志自由，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陪伴着我，并使我与人们的行为和解，即使这些行为确实伤害了我。这种对意志不自由的认识使我得以不过分严肃地对待作为行为和判



## 信仰自白

◎ [美] 爱因斯坦

断个体的自己和其他人，并使我保持有益的幽默。

我从不追求舒适和奢侈，毋宁说我甚至十分鄙视这一切。我的社会主义激情经常使我与人们发生冲突，同样，我对不是绝对必要的束缚和依赖的反感也使我与人们发生冲突。我始终尊重个人，我对暴力和社团狂热怀有无法克服的反感。出于这种动机，我是一个热情的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我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它装出爱国主义

的样子。

我认为，来自地位和财产的特权是不公正和腐败的，过分的个人崇拜也是如此。尽管我熟知民主国家形式的缺点，但我仍然拥护民主的思想、社会的平衡和个人的经济保障。我始终认为这是国家的重要目的。

虽然，我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独来独往者，但是，归属于一个追求真理、美和正义的看不见的共同体的意识，阻止了孤独感的产生。

人所能体验的最美和最深刻的东西是充满神秘的感情，这是宗教、艺术和科学中所有深刻追求的基础。我认为，体验不到这一切的人，即使不像一个死人，也活得了无生趣。在我们经验之外，隐藏着为我们心灵所不可及的东西，它的美和崇高只能间接地通过微弱的反光抵达我们。感受到这些，就是宗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有个宗教感情的人。满怀惊异地预感和寻求这种神秘，谦恭地在心灵上把握万物庄严结构的黯淡摹本，对我来说，已是足够的了。

（李中一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经典散文选》一书）

“我，大人……非常高兴！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忽然间，青云直上，成了如此显赫的高官重臣！嘿嘿，大人！”

“哎，算了吧！”胖子皱起了眉头，“何必来这种腔调！你我是儿时的朋友，何必来这一套官场里的奉承！”“那哪儿行呢……您怎么能这么说，大人……”瘦子缩得更小，嘿嘿笑着说，“大人体恤下情……使我如蒙再生的甘露……这是，大人，我的儿子纳法奈尔……这是我妻子路易莎，新教徒，某种意义上说……”

胖子本想反驳他几句，但看到瘦子那副诚惶诚恐、阿谀谄媚、低三下四的寒酸相，他几乎要呕吐了。这个三品文官扭过脸去，向瘦子伸出一只手告别。

瘦子握握三品文官的三根指头，一躬到地，嘿嘿笑着。他的妻子眉开眼笑。纳法奈尔“咔嚓”一声，收脚敬礼，把帽子掉到地上。一家三口都感到又惊又喜。

（若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一书，李昱图）



##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汤一介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早已不存在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它们是永远存在的。

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1945年1月我又回到昆明，这中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是在这一年半中，父亲给我写了三封信，只有三封。

在谈这三封信之前，要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南开中学念书。1941年夏，我进

入西南联大附中，1943年我读初二，我和几个同学对当时童子军教官的专制作风很不满意，加之我们偷偷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对陕北颇为向往。于是我们五个人：我、余绳荪、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决定去延安看看。我们没有路费，就分别偷了家里的金子，卖了作为路费。我们由昆明先到贵阳，准备由贵阳去重庆，再去西安，由西安去延安。到贵阳后，我们住在一家

小旅馆里，吃过晚饭，刚准备睡觉，忽然来了几个大汉，说要我们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去一趟。到那儿后，他就把我们几个人关在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内的小房间里。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特别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还带了一本《西行漫记》，因而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不记得是谁忽然发现，屋子的地板有缝，于是把书撕了，一张一张由地板缝塞了下去。我们又共同编了一套谎话，说我们要去重庆念书，并且各自还找到一两位在重庆的亲友作为护身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警告我们不要听信什么谣言，对带领我们的余绳荪还加以恐吓说：“不要以为不会把你枪毙。”我们几个一口咬定，都说要到重庆念书。没有问出我们什么来，他们就把我们关在侦缉队旁边那间小房子里。关了大约一周，西南联大附中派教务长来接我们回昆明。警备司令部还派了人随同押送。

回到昆明，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反而把我们几个出走的孩子家长给西南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的信给我看，信中对西南联大附中的教育进行了批评。这样我们都不愿再回附中读书了。正好我有一个堂姐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于是我就决定去南开中学了。那时，由昆明去重庆的机票非常难买，给我这样一个15岁的孩子买机票更是难上加难，我父亲带着我跑了好几趟航空公司也无结果。这时我真有点心疼我父



亲。父亲由于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1年至1937年几乎每晚到一两点才睡觉，这对他的身体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患有高血压，心脏也很不好。后来实在无法，父亲只得去找毛子水教授帮忙，因为据说毛先生曾是军统头子戴笠的老师。这样我才得到了一张去重庆的机票。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了一年半，于1945年1月又回到昆明。这期间父亲一共只给我写了三封信，而母亲给我的信更多一些。

以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生活更加艰难。在南开中学，所有的学生都住校，吃集体伙食，菜很少，我们吃完第一碗饭，菜就没有了。有些同学家在重庆，往往带点私菜，或者带点加盐的猪油来拌饭吃，而我则没有这种可能。因此，我就写了封信给父亲抱怨生活太苦。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抗战期间大家生活都苦，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他还说，他在清华读书时，由于祖母不给他车费，每星期六回家要走几十里路，也并没有抱怨。他还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抄给我，并且说：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这样你才能在后方读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想到的仍然是“大庇天下寒士”。父亲的信虽是这样写的，但他同时又多寄了一点钱给我堂姐，让她买点猪油给我

拌饭。后来我知道，我们家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父亲的薪水本来就不够用，加上我妹妹患了肾炎，治病要花不少钱，而我母亲由北平带到昆明的衣物和首饰渐渐都卖光了。父亲的信和他的所作所为，对我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每当我想起他的这封信和他让堂姐给我买猪油，我都不能平静，感谢父亲对我的爱和关怀。我比起父亲来在学术上没有他那么大的成就，但我不敢苟且偷安，总是希望能对得起他，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期间，我的大妹汤一平患肾炎不治而离开了人世，她那时只有14岁。起初，我父母都没告诉我，我是后来从我堂姐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大妹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她和我只相差一岁半，感情也最好，在我写的《生死》里记述了大妹的死。当我知道了大妹病死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述说我的哀恸，并问“死”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只有二三百字的信，信中引了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并且说：“对于生死、富贵等，不是人应去追求的，学问和道德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他要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从父亲这封短信看，他确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一位“纯儒”。近读《吴宓日记》，其中也记有父亲在一次演讲中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那时，父亲正好50岁，是否“知天命”了，我不

敢说，但他要求我做一个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这无疑儒家对做人的要求。而我在50岁时（1977年）才像孔子15岁那样始“有志于学”吧？大概到我60岁时也才如孔子40岁时那样进入“不惑”之年。父亲立身行事所依据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重庆南开中学无疑是当时大后方最好的中学之一，我能进入是得益于我的堂姐在那里教书，当然也和我父亲于1927年至1928年在南开大学教过书有关。我在联大附中只读到初二，没有读初三，而到南开中学直接进入高一，功课的压力自然很大。开始我还可以勉强跟上，可越来越感到困难，因而学下去的信心动摇了。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不想学了，想回昆明。父亲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开始比较容易，越往上越困难，这就看你是否能坚持，只有有志气的人才能爬上去。爬得越高，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他还举出一些古今学人坚持为学的例子来鼓励我。父亲的这番话，不仅使我坚持在南开中学学下去，而且对我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虽无大成就，但总力求日进有所贡献。这大概是和父亲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分不开的吧！



（祖庭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我们三代人》一书，刘程民图）



# 生日

◎〔美〕

伊森·坎宁

◎孔亚雷

译



在埃莉诺·布莱克的81岁生日那天，一群鸟从窗户飞进了她的厨房。它们又大又脏又黑，几乎有猫那么大，比她想象中的鸟要大得多。它们的恶臭、它们的鸣叫、它们疯狂扑腾的翅膀让她觉得呼吸困难。

她坐下来吃了颗消水肿的药片，然后拿起电话，按下自动接通她儿子的按钮，他是个医生。

“伯纳德，”她说，“屋里有群乌鸦。”

“才早上5点，妈。”

“是吗？对不起，这里是7点。我忘了。但真的有乌鸦在厨房里飞。”

“妈？”

“嗯？”

“你的药都吃了吗？”

“吃了。”

“格鲁克医生给你开过什么新药吗？”

“没。”

“你刚才说怎么了？”

“屋里有一大群乌鸦。”

伯纳德没说话。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

“我只是在想有时候新的药物会影响人的感官系统。”

“你想不想听听它们的声音？”

“行，”他说，“好主意，让我听听。”

她把话筒朝上对着天花板。鸟的鸣叫声如此之大，她知道即使离得很远他也能听到。

“怎么样？”

她说。

“见鬼。”

“我该怎么办？”

“它们攻击你了吗？”

“没有，但不管怎样，我想让它们出去。”

“我在丹佛怎么让它们出去？”

她想了一下，说：“要去丹佛的人不是我。”

他在电话里喘着粗气，呼哧呼哧的，像个孩子。“我只是在想，”他说，“我不可能在科罗拉多抓把扫帚赶走在纽约的那些鸟。”

“那怪谁？”

“妈。”他说。

“嗯？”

“打电话给SPCA（爱护动物协会，下同），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会派人来赶走它们。”

“他们很忙。”

“我知道，”他说，“别打

911，那是应对紧急事件的。打普通的SPCA。好吗？”

“好。”她说。

他顿了顿后说：“你可以过会儿打回来让我知道事情怎么样了。”

“好。”

“没问题？”

“没问题。”她等了一会儿，“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了。”他说。

她挂断电话。过了一会儿，除了两只，其他鸟都原路从窗户飞了出去。那两只走了另一条路，穿过她开在那儿的转门飞进了起居室。她跟着它们走进去。其中一只正在书架上跳来跳去，而就在埃莉诺看它的时候，另外一只从房间中央笔直地飞向窗户，一头撞到玻璃上。窗玻璃颤动着，那只鸟踉跄了几下，随即重整旗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鼓，又来了一次。有那么一会儿，埃莉诺就站在那儿看着，然后她去了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香草汽水，给自己倒了一杯。她喝完汽水，把瓶子放回去，再重新坐下来，拨了911。

“紧急热线。”一个女人说。

埃莉诺没说话。

“911 紧急热线。”

“有群乌鸦在我房间里。”

“你应该打 SPCA。”

“它们要把窗户撞破了。”

“听着，”她说，“我们本来是不提供这类建议的，但你可以悄悄走到一只鸟的后面，然后捉住它。它们不会伤到你。我是在农场长大的。”

“我是在这儿。”

“你可以的，”她说，“你也可以打 SPCA。”

挂了电话，埃莉诺回到起居室。一只鸟还栖息在她的书架边上，翅膀一张一合，而另外那只——发疯的那只，笔直地飞向前窗，重重地撞上去，掉到窗台上，然后接着再逃回空中。窗户上已经有一小块淡蓝色的羽毛油脂的斑点。那只鸟又撞了一次，扑打着翅膀掉到窗台上，这次它停在那儿，歇着不动。

“待在那里，”她说，“我来开窗。”

她朝那只鸟走了两步，尽可能让身体的其他部位保持不动，她旁边书架上那只镇定的鸟歪着个脖子，头轻轻地一扯一扯——下，上，侧面，下。她停下脚步。发疯的那只鸟立在那儿。让埃莉诺惊恐的是，她可以透过它的皮肤看到它怪

异的脉搏正沿着翅膀和身体狂乱地颤动，似乎整只鸟就是一颗正在剧烈跳动的心脏。她纹丝不动地站了好几分钟，盯着它。

“你好。”她说。

它抬起翅膀，似乎又要飞向窗户，但接着又放了下来。

“我丈夫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朋友。”她说。

鸟没有动。

“为什么你不能像你的朋友那样呢？”她用下巴指指书架上的那只。她朝窗户又走了一步。现在她离发疯的这只已经近到可以看见它弄皱的、淡紫色的胸部羽毛和眼睛里黑色虹膜外的一圈黄边。它没有抬高翅膀，只是像刚才另外一只那样歪着头。她向它伸出双手，伸到一半停住。“今天是我的生日。”她低声说。她就那样等着，双手伸着。那只鸟把头歪了一下又缩回去，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立着。等它安静下来有一会儿了，她才把手完全伸过去，放在它微微颤抖的身体两侧。

有一刹那，被拉长了的、古怪的一刹那，自然法则似乎失效了，在一刹那她几乎没觉得有什么奇怪，那只鸟一动不动。它油油的、冰冰的，它歪掉的羽毛戳着她的手掌。在那一瞬间她想到的，竟然是那天她丈夫查尔斯走进起居室，向她宣布肯尼迪总统打算对古巴发射导弹。当他告诉她那个消息的时候，她感觉就跟现在一样，仿佛自然界发生了什么她不太理解的小问题，就像现在她不太理解这只鸟为什么一动

不动，直到它突然尖叫一声，在她手里扭动着，然后飞到空中。

她退后几步。它在屋里转了一圈，然后又撞向玻璃，这次是靠近书架的另一扇窗。那只镇定的鸟离开它的栖木，直接穿过门厅，飞进了她的卧室。她穿过屋子走进厨房，开始找 SPCA 的号码。

一个男人接的：“协会。”

“有两只乌鸦在我家里。”埃莉诺说。

“你试过赶它们出去吗？”

“试过。我照警察说的办法抓了一只，但它咬了我一口。”

“它们现在在哪儿？”

“在起居室，”她说，“一只在另一个房间。”

“好吧，”他说，“告诉我你的地址。”

他们讲完，埃莉诺挂上电话。她已经活得够久了，久到足以知道什么叫静观其变，所以她关掉卧室的灯，走回起居室，拿掉罗斯福总统坐过的那张椅子上的塑料罩膜，然后呢，双臂交叉，一屁股坐上去。现在，那只疯鸟平静了。它站在窗台上，时不时地在那段木头上趾高气扬地向前急促地走上三四步，然后转向她，头上下点动。她也向它点点头。

门铃响了，她起身打开楼房对讲器。是 SPCA 的人。当她打开房间大门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子站在那儿。

“那么，”她说，“你说的那些乌鸦在哪儿？”

“在起居室，”埃莉诺说，“你再不到它就要把玻璃撞破



了。”

“我一接到电话就来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个女人走进起居室。那只鸟从窗台跳到窗框上，然后又跳回窗台。那个女人站着一动不动，眼睛盯着鸟。“那不是乌鸦，”她终于说道，“那是鹈哥。这里很少见的品种。”

“我是在纽约长大的。”埃莉诺说。

“我也是。”那个女人退后几步，转过身背对着鸟，开始欣赏埃莉诺的起居室，“你知道，乌鸦在这儿也很少见。对了，你有没有汽水什么的？外面很热。”

“我看看。”

埃莉诺走进厨房。她打开冰箱门，站在那儿，然后又关上。“我什么都没了。”她叫道。

“没关系。”

她倒了一杯水端出去给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喝了口水。“好，”她说，“现在我想我要动手捉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真的？”

“是的。”

“您多大了？”

“81。”

那个女人拿起那杯水，做了个干杯的动作说：“那么，81岁快乐。”放下杯子，她走过去打开前窗，然后蹲下来向那只鸟靠近。她的头歪向一边，粗壮的胳膊向前张开，当她离窗户只有几步远的时候，她朝前一弯身，把那只鸟握在手里。它扑腾了几下，然后便静静地待在她手里，她转身走

向那扇打开的窗户，放了它，它飞向空中。

那个女人走后，埃莉诺给儿子又打了个电话。医院的人去喊他，他接电话的时候听上去有点烦。

“很难弄，”她说，“SPCA的人只好来了。”

“他的活儿干得漂亮吗？”

“嗯，漂亮。”

“好，”他说，“那我就放心了。”

“那鸟是一种稀有的品种，”埃莉诺说，“他必须用一种带金属把手的捕鸟器。一副有铰链的长钳子……”

“好，那我放心了。”

“你在忙吗？”

“嗯，是的。”

“那好吧。”

“好。”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了，”他说，“就这样。”

电话挂断后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还是那个SPCA的女人，她捧着一束用报纸包着的康乃馨。“给，”她说，“SPCA祝您生日快乐。”

“哦，”埃莉诺说，有一下子她觉得自己就要哭了，“它们真美。”

那个女人走进房间，说：“我只是觉得您是个好心的太太。”

“太谢谢你了。你要喝杯茶吗？”

“不，谢了。我只是想把花拿上来。我还有许多求助要处理。”

SPCA的女人笑着碰碰埃莉诺的肩，然后转身走下楼。

埃莉诺关上门拿出花。她

凑近了去看那些花的花茎，想找到一些迹象表明它们已经被放了好几天，但没找到。她把它们拿进厨房，洗了个花瓶，把它们放进去。然后她给自己倒了半杯香草汽水。等喝完了，她走进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写信。

亲爱的布什总统：

我是罗斯福总统的一个朋友，在我81岁生日之际写信给您，是关于今天一个稀有物种毫无预兆地闯进了我的生活，而我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人亲自伸出援手。

她坐直身体把信看了一遍。就在这时，那只镇定的鸟飞下来停在书桌边上。埃莉诺猛地退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哦，”她说，摸摸自己的心，“当然。”

然后她双手拍拍头发又坐了下来。那只鸟歪着头看她，埃莉诺也看它。它的身体是黑色的，但她能在它胸部的羽毛上看见一道颜色随光线而变化的彩虹。它趾高气扬地朝她走了几步，头颤动着，左，右，前。它的眼睛是黑色的。

她伸出手，身体稍有一点前倾，然后，慢而稳地移动头部，摸了一下那块羽毛就缩回来。那只鸟跳起来，张开翅膀。她坐回去，看着它。她只是一个住在公寓里的老妇，而它不过是一只迷路的小鸟。可惜他们不能互相说话。她很想知道这只鸟几岁了，以及生活在天空中，是什么样的感觉。🌸

（六月的雨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生日故事集》一书，李 晓林图）

##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



320mm × 450mm；版种：石版；数量：限量发行 80 套。版画基材采用法国进口的康颂版画专用纸，制作精良考究，装帧大气沉稳，由作者亲自签名、编号，由读者杂志社颁发收藏证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收藏价值。

户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兰州广场支行  
 账号：6200 1750 1010 5150 5588  
 咨询电话：0931-8773243、8773350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是从鲁迅美术学院李晨教授多年来为《读者》创作的百余幅民国人物插图中，精选出 30 幅制作成的版画艺术品。成品尺寸：



定价：30000 元

## 《〈读者〉30 年全套合订本》



《读者》属于综合类文摘，坚持“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与时俱进，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认可，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读者》行销世界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套合集共 4 箱 81 卷，全景呈现《读者》30 年来（1981 年~2010 年）所有精美文章，可谓广大读者超级丰盛的精神大餐。特贴心附赠收藏证书，有专用编号，具备一定的升值空间。

定价：1800 元（全 4 箱 81 卷）

邮购信息：北京市海淀区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2 号楼 A 座 9E（100097）

收款人：任清

电话：010-88864156，010-88895298（兼传真），13621388481（北京）

账号：

工商银行 6222 0802 0001 3357 291（任清）

建设银行 6227 0000 1448 0163 991（任清）



互 动 · 互 动

## 去野外,发现生命,迎接 2016 年的天文盛宴

——读者传媒旗下著名科普杂志《飞碟探索》野外科考营第三期开营了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人迹罕至的深山和旷野,

一生一定要看一次宇宙深处的星云和星系。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后土之盛会让我们对生命和生命所依存的宇宙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敬畏。

2016 年将迎来英仙座流星雨的小爆发,8月12日晚上,如果观测条件理想,你每小时可以看见将近 150 颗流星!在峰值之前大约 7 小时,可能会出现另一个天文活动高潮!

届时,我们将深入中国最美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欣赏这一天文盛宴!在神秘、魔幻、壮美的河西走廊,在刚劲粗犷的沙漠戈壁、冷峻巍峨的雪山冰川寻找宇宙和生命的本源。

我们带了高端天文望远镜,在流星雨之外,还要观看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的大草帽、蜘蛛星云,还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木卫二、土卫六,比银河系更大的星系——仙女星系,以及数不胜数的美丽天体。

植物学家和天文观测专家将全程带队,随时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探险更加深入、有趣。

特别说明:

因沙漠深处接待能力有限,本次活动限额 70 人,报满即止。

本次探险的主要活动内容有:沙漠、戈壁观星,沙漠生活深度体验,沙漠腹地冲浪,七彩峡谷探险,沙生植物种植和采集,祁连山植被考察,七一冰川攀爬,葡萄酒庄园品酒,卫星发射中心观摩,西夏古城考古。

活动安排:

1.活动日期:2016年8月11日至2016年8月18日

2.随队专家:天文专家1~4位、植物学家一位

3.相关设备:高端天文望远镜

垂询电话:

0931-8773083 钱茹 0931-8773071 冯璐



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了解行程详情及报名方式。

## 《读者》三十五年精华文丛

《读者》三十五年经典珍藏,收录了近千篇各类佳作,按内容分为《读者的诗》《读者的故事》《读者的小品》《读者的散文》(上下)《读者的生活》(上下),共7本。拥有它,就像拥有了一座家庭图书馆。

定价 380 元(精装)。京东网上书店、亚马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以及全国实体书店均有销售。



《读者》杂志三十五年经典珍藏,最好的家庭图书馆  
三百二十二首名家名作 | 中外精品熔于一炉  
人生 爱情 自然 | 深邃 精彩 | 一卷在手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人出版社  
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香港:香港三联书店  
台北: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墨尔本:墨尔本新加坡人出版社